

書

封禪

河渠

平準

世家

吳太伯

齊太公

魯周公

燕召公

管蔡

陳杞

衛康叔

宋微子

晉

楚

越王句踐

鄭

趙

史

記

第四



史記二十八

封禪書第六



泰山封禪書

自古受命帝王曷嘗不封禪蓋有無其應而用事者矣未有睹符瑞見而不臻乎泰山者也雖受命而功不至至梁父矣而德不洽洽矣而日有不暇給是以卽事用希傳曰三年不為禮禮必廢三年不為樂樂必壞每世之隆則封禪答焉及衰而息厥曠遠者千有餘載近者數百載故其儀闕然堙滅其詳不可得而記聞云尚書曰舜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遂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山川徧羣神輯五瑞擇吉月日見四岳諸牧還瑞徐廣曰還一作班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岱宗泰山也柴望秩于山川遂覲東后東后者諸侯也合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牲一死贄五月巡狩至南岳南岳衡山也八月巡狩至西岳西岳華山也十一月巡狩

至北岳北岳恒山也皆如岱宗之禮中岳嵩高也五載一巡狩禹
遵之後十四世至帝孔甲淫德好神神瀆二龍去之其後二世湯
伐桀欲遷夏社不可作夏社後八世至帝大戊有桑穀生於廷一
暮大拱懼伊陟徐廣曰陟古作軟曰妖不勝德大戊修德桑穀死伊陟贊巫
咸巫咸之興自此始後十四世帝武丁得傳說為相殷復興焉稱
高宗有雉徐廣曰一作鷓音嬌登鼎耳雉武丁懼祖已曰修德武丁從之位以
永寧後五世帝武乙慢神而震死後三世帝紂淫亂武王伐之由
此觀之始未嘗不肅祇後稍怠慢也周官曰冬至祀天於南郊
迎長日之至夏日至祭地祇皆用樂舞而神乃可得而禮也天子
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諸侯祭其疆內名山
大川四瀆者江河淮濟也天子曰明堂辟雍韋昭曰水外四周員如辟雍以節觀諸侯曰
泮宮張晏曰制度半於天子之辟雍周公既相成王郊祀后稷以配天王肅曰配天於南郊祀之宗祀文

觀下有者字字存

王於明堂以配上帝鄭玄曰上帝者天之別名也神無二主故異其處避后稷也自禹興而修社祀后稷

稼穡故有稷祠郊社所從來尚矣自周克殷後十四世世益衰禮

樂廢諸侯恣行而幽王為犬戎所害徐廣曰犬戎作吠周東徙維秦襄公攻

戎救周始列為諸侯秦襄公既侯居西垂自以為主少皞之神作

西時祠白帝其牲用駟駒黃牛牝羊各一云其後十六年秦文公

東獵汧渭之間卜居之而吉文公夢黃虵自天下屬地其口止於

鄜衍李奇曰鄜音孚山阪曰衍文公問史敦敦曰此上帝之徵君其祠之於是作鄜

時用三牲郊祭白帝焉自未作鄜時也而雍旁故有吳陽武時李奇曰於

旁有吳陽地雍東有好時皆廢無祠或曰自古以雍州積高神明之隩故

立時郊上帝諸神祠皆聚云蓋黃帝時嘗用事雖晚周亦郊焉其

語不經見摺紳者不道李奇曰摺插也插笏於紳紳大帶作鄜時後九年文公獲若石

云於陳倉北阪城祠之蘇林曰質如石也服虔曰在北或曰在陳倉北也其神或歲不至或歲數

宮本本敗

來來也常以夜光輝若流星從東南來集於祠城則若雄雞其聲

殷云野雞夜雉如淳曰野雞雉也呂后名雉故曰野雞贊曰殷聲也云足句之辭以一牢祠命曰陳寶贊曰陳倉縣有

秦德公既立卜居雍後子孫飲馬於河遂都雍雍之諸祠自此興

用三百牢於鄜時作伏祠磔狗邑四門以禦蠱苗德公立二年卒

其後六年秦宣公作密時於渭南祭青帝其後十四年秦繆公立

病臥五日不寤寤乃言夢見上帝上帝命繆公平晉亂史書而記

藏之府而後世皆曰秦繆公上天秦繆公即位九年齊桓公既霸

會諸侯於葵丘而欲封禪管仲曰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

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昔無懷氏服虔曰古之王者在伏羲前見莊子封泰山禪云

云李奇曰云云山在梁父東慮義封泰山禪云云神農封泰山禪云云炎帝封泰山

禪云云黃帝封泰山禪亭亭徐廣曰在鉅平關案服虔曰亭亭山在平陰顓頊封泰山禪云云

帝偕封泰山禪云云堯封泰山禪云云舜封泰山禪云云禹封泰

山禪會稽湯封泰山禪云云周成王封泰山禪社首應劭曰山名在博縣晉灼曰在鉅平

南十里皆受命然後得封禪桓公曰寡人北伐山戎過孤竹西伐大夏

涉流沙束馬懸車上卑耳之山韋昭曰將上山纏束其馬懸鉤其車也卑耳即齊語所謂辟耳南伐至召陵

登熊耳山以望江漢兵車之會三而乘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

天下諸侯莫違我昔三代受命亦何以異乎於是管仲睹桓公不

可窮以辭因設之以事曰古之封禪高上之黍北里之禾應劭曰高上北里皆地名

所以為盛江淮之間一茅二脊孟康曰所謂靈茅所以為藉也東海

致比目之魚韋昭曰各有一目不比不行其名曰鱓西海致比翼之鳥韋昭曰各有一翼不比不飛其名曰鶉鶉然後物

有不召而自至者十有五焉今鳳皇麒麟不來嘉穀不生而蓬蒿

藜莠茂鴟梟數至而欲封禪毋乃不可乎於是桓公乃止是歲秦

繆公內晉君夷吾其後三置晉國之君平其亂繆公立三十九年

祠中本時

而卒其後百有餘年而孔子論述六藝傳略言易姓而王封泰山
禪乎梁父者七十餘王矣其俎豆之禮不章蓋難言之或問禘之
說孔子曰不知知禘之說其於天下也視其掌孔安國曰為魯諱也包氏
曰孔子謂或人言知禘之
說者於天下之事如指視
以掌中之物言其易了詩云紂在位文王受命政不及泰山武王克殷

二年天下未寧而崩爰周德之洽維成王成王之封禪則近之矣
及後陪臣執政季氏旅於泰山仲尼譏之馬融曰旅祭名禮諸侯祭山川
在封內者今陪臣祭泰山非禮是

時萇弘以方事周靈王諸侯莫朝周周力少萇弘乃明鬼神事設
射狸首狸首者諸侯之不來者徐廣曰狸
一名不來依物怪欲以致諸侯諸侯

不從而晉人執殺萇弘皇覽曰萇弘家在河
南洛陽東北山上也周人之言方怪者自萇弘
其後百餘年秦靈公作吳陽上時祭黃帝徐廣曰凡去作密
時二百五十年作下時祭

炎帝後四十八年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秦始與周合合而離五
百歲當復合合十七年而霸王出焉櫟陽雨金秦獻公自以為得

金瑞故作畦時櫟陽而祀白帝晉灼曰漢注在隴西西縣人先祠
山下形如種畦畦各一土封其後百二

十歲而秦滅周徐廣曰去太史儋
言時百二十年周之九鼎入於秦或曰宋太丘社亡

爾雅曰右陵太丘而鼎沒於泗水彭城下其後百一十五年而秦并天下秦

始皇既并天下而帝或曰黃帝得土德黃龍地螾見應劭曰螾丘蚓也
黃帝土位故地見

其神蚓大五六圍長十餘丈韋昭
曰黃者地色螾亦地物故以為瑞夏得木德青龍止於郊草木暢茂殷得金

德銀自山溢蘇林曰
流出也周得火德有赤鳥之符今秦變周水德之時昔

秦文公出獵獲黑龍此其水德之瑞於是秦更命河曰德水以冬

十月為年首色上黑度以六為名音上大呂事統上法服虔曰政上法
令也瓚曰水陰

陰主刑殺
故上法即帝位三年東巡郡縣祠騶嶧山頌秦功業於是徵從齊

魯之儒生博士七十人至乎泰山下諸儒生或議曰古者封禪為

蒲車惡傷山之土石草木埽地而祭席用菹藉應劭曰菹禾藁也去其皮
以為席如淳曰菹讀曰祖

稽讀曰夏晉
灼曰菹藉也言其易遵也始皇聞此議各乖異難施用由此絀儒生而

遂除車道上自太山陽至巔立石頌秦始皇帝德明其得封也從陰道下禪於梁父其禮頗采太祝之祀雍上帝所用而封藏皆祕之世不得而記也始皇之上太山中阪遇暴風雨休於大樹下諸儒生既絀不得與用於封事之禮聞始皇遇風雨則譏之於是始皇遂東游海上行禮祠名山大川及八神求僊人羨門之屬八神將自古而有之或曰太公以來作之齊所以為齊以天齊也蘇林曰齊其祀絕莫知起時八神一曰天主祠天齊天齊淵水居臨菑南郊山下者二曰地主祠太山梁父蓋天好陰祠之必於高山之下小山之上命曰時徐廣曰一云之地貴陽祭之必於澤中圓丘云三曰兵主祠蚩尤蚩尤在東平陸監鄉徐廣曰屬東平郡齊之西境也四曰陰主祠三山五曰陽主祠之罘六曰月主祠之萊山韋昭曰在東萊長廣縣皆在齊北竝勃海七曰日主祠成山成山斗入海韋昭曰成山在東萊不夜斗入海不夜古縣名最居齊

東北陽以迎日出云八曰四時主祠琅邪琅邪在齊東方蓋歲之所始皆各用一牢具祠而巫祝所損益珪幣雜異焉自齊威宣之時騶子之徒韋昭曰論著終始五德之運如淳曰今其書有五德始終五德各以所勝為行秦謂周為火德滅火者水故

自謂之及秦帝而齊人秦之故始皇采用之而宋毋忌正伯僑充尚

羨門韋昭曰皆慕古人名效神仙者子高最後皆燕人為方僊道形解銷化服虔曰尸解也張晏曰人老如

解去故骨則變化也今山中有龍骨世人為之龍解骨化之也依於鬼神之事騶衍以陰陽主運如淳曰今其書有主運五行相

次轉用事隨方面為服顯於諸侯而燕齊海上之方士傳其術不能通然則怪迂

阿諛苟合之徒自此興不可勝數也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

萊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傳在渤海中服虔曰傳音附或曰其傳書云爾瓚云世人相傳之去人

不遠患且至則舩風引而去蓋嘗有至者諸僊人及不死之藥皆

在焉其物禽獸盡白而黃金銀為宮闕未至望之如雲及到三神

山及居水下臨之風輒引去終莫能至云世主莫不甘心焉及至

秦始皇并天下至海上則方士言之不可勝數始皇自以為至海上而恐不及矣使人乃齎童男女入海求之船交海中皆以風為解曰未能至望見之焉其明年始皇復游海上至琅邪過恒山從上黨歸後三年游碣石考入海方士服虔曰疑詐故考之贊曰考校其虛實從上郡歸後五年始皇南至湘山遂登會稽竝海上冀遇海中三神山之奇藥不得還至沙丘崩二世元年東巡碣石竝海南歷太山至會稽皆禮祠之而刻勒始皇所立石書旁以章始皇之功德其秋諸侯畔秦三年而二世弒死始皇封禪之後十二歲秦亡諸儒生疾秦焚詩書誅僂文學百姓怨其法天下畔之皆譌曰始皇上太山為暴風雨所擊不得封禪此豈所謂無其德而用事者邪昔三代之君皆在河洛之間故嵩高為中嶽而四嶽各如其方四瀆咸在山東至秦稱帝都咸陽則五岳四瀆皆并在東方自五帝以至秦軼與軼

衰名山大川或在諸侯或在天子其禮損益世殊不可勝記及秦

并天下令祠官所常奉天地名山大川鬼神可得而序也於是自

殺以東名山五大川祠二曰太室太室嵩高也恒山太山會稽湘

山水曰濟曰淮春以脯酒為歲祠因泮凍服虔曰解凍秋涸凍冬賽禱祠

其牲用牛犢各一牢具珪幣各異自華以西名山七名川四曰華

山薄山薄山襄山也徐廣曰蒲阪縣有襄山或字誤也伯莊曰岳山岐山徐廣曰武功縣有吳岳徐廣曰在

也鴻冢瀆山瀆山蜀之汶山水曰河祠臨晉沔祠漢中湫淵祠朝

那蘇林曰湫淵在安定朝那縣方四十里停不流冬夏不增減不生草木音將蓼反江水祠蜀亦春秋泮涸禱賽如東

方名山川而牲牛犢牢具珪幣異而四大冢鴻岐吳岳皆有嘗禾

孟康曰以新穀祭陳寶節來祠服虔曰寶神應節來其河加有嘗醪此皆在雍州之域近

天子之都故加車一乘駟駒四霸產長水澧澆徐廣曰音勞駟案漢書音義曰水名在鄠縣界涇

渭皆非大川以近咸陽盡得比山川祠而無諸加韋昭曰無車駟之屬汧洛二

凍字

衰字

宋本無伯莊曰三字下有堂格

宋本有名字脫異字

日寶字陳寶

澧字

淵鳴澤蒲山岳嶠山徐廣曰音先許反之屬為小山山川亦皆歲禱賽泮涸祠

禮不必同而雍有日月參辰南北斗熒惑太白歲星填星二十八

宿風伯雨師四海九臣晉灼曰自此以下至天淵玉女凡二十六小神不說十四臣諸布諸嚴諸速

之屬百有餘廟西亦有數十祠於湖有周天子祠於下邳有天神

灋滈有昭明天子辟池於社亳有三杜主之祠掌昭曰亳音薄湯所都瓚曰濟陰海縣是壽星

祠而雍管廟亦有杜主李奇曰管茅也杜主故周之右將軍其在秦中最小

鬼之神者各以歲時奉祠唯雍四時上帝為尊其光景動人民唯

陳寶故雍四時春以為歲禱因泮凍秋涸凍冬賽祠五月嘗駒及

四仲之月祠若月祠陳寶節來一祠春夏用騂秋冬用驪時駒四

匹木禺龍樂車一四漢書音義曰禺寄也木禺車馬一駒各如其帝色黃

犢羔各四珪幣各有數皆生瘞埋無俎豆之具三年一郊秦以冬

十月為歲首故常以十月上宿郊見李奇曰宿猶齋戒也通權火張晏曰權火烽火也狀若井紫鼻矣其法

類稱故謂之權欲令光明達照通祀所也漢祀五時於雍五里一烽火如淳曰權舉也拜於咸陽之旁而衣上白其用如經

祠云服虔曰經常也西時畦時祠如其故上不親往諸此祠皆太祝常主以

歲時奉祠之至如他名山川諸鬼及八神之屬上過則祠去則已

郡縣遠方神祠者民各自奉祠不領於天子之祝官祝官有祕祝

即有菑祥輒祝祠移過於下漢興高祖之微時嘗殺大蛇有物曰

蛇白帝子也而殺者赤帝子高祖初起禱豐粉榆社張晏曰粉白榆也社在豐東北十五

里或云粉榆鄉名高祖里社徇沛為沛公則祠蚩尤釁鼓旗遂以十月至灞上與諸

侯平咸陽立為漢王因以十月為年首而色上赤二年東擊項籍

而還入關問故秦時上帝祠何帝也對曰四帝有白青黃赤帝之

祠高祖曰吾聞天有五帝而有四何也莫知其說於是高祖曰吾

知之矣乃待我而具五也乃立黑帝祠命曰北時有司進祠上不

親往悉召故秦祝官復置太祝太宰如其故儀禮因令縣為公社

李奇曰
猶官社

下詔曰吾甚重祠而敬祭今上帝之祭及山川諸神當祠者

各以其時禮祠之如故徐廣曰高祖本紀曰二年六月令祠
官祀天地四方上帝山川以時祀之後四歲天下已

定詔御史令豐謹治粉榆社常以四時春以羊彘祠之令祝官立

蚩尤之祠於長安長安置祠祝官女巫其梁巫祠天地天社天水

房中堂上之屬晉巫祠五帝東君雲中司命巫社巫族人先炊之

屬秦巫祠社主巫係族繫之屬荆巫祠堂下巫先司命施摩之屬

應劭曰先人所在之國及有靈施化民人又貴悉置祠巫祝傳求神靈之意文穎曰巫掌神之位
次者也范氏世仕於晉故祠祝有晉巫范會支庶留秦為劉氏故有秦巫劉氏隨魏都大梁故有
梁巫後徙豐豐屬荆故有荆巫

九天巫祠九天皆以歲時祠宮中其河巫祠河於臨晉

而南山巫祠南山秦中秦中者二世皇帝張晏曰子產云匹夫匹婦
強死其魂魄能依人為厲各有

時月其後二歲或曰周興而邑部立后稷之祠至今血食天下於

是高祖制詔御史其令郡國縣立靈星祠張晏曰龍星左角曰天
田則農祥也晨見而祭常以歲

時祠以牛高祖十年春有司請令縣常以春三月及時臘祠社稷

以羊豕民里社各自財以祠制曰可其後十八年孝文帝即位即

位十三年下詔曰今祕祝移過於下朕甚不取自今除之始名山

大川在諸侯諸侯祝各自奉祠天子官不領及齊淮南國廢令太

祝盡以歲時致禮如故是歲制曰朕即位十三年於今賴宗廟之

靈社稷之福方內艾安民人靡疾閒者比年登朕之不德何以饗

此皆上帝諸神之賜也蓋聞古者饗其德必報其功欲有增諸神

祠有司議增雍五時路車各一乘駕被具西時畦時禺車各一乘

禺馬四匹駕被具其河湫漢水加玉各二及諸祠各增廣壇場珪

幣俎豆以差加之而祝釐者歸福於朕百姓不與焉自今祝致敬

毋有所祈魯人公孫臣上書曰始秦得水德今漢受之推終始傳
則漢當土德土德之應黃龍見宜改正朔易服色色上黃是時丞
相張蒼好律歷以為漢乃水德之始故河決金堤漢書音義曰
在東郡界其符也

博字

其字李者

年始冬十月色外黑內赤服虔曰十月陰氣在外黑陽氣尚失在地故內赤與德相應如公孫臣

言非也罷之後三歲黃龍見成紀徐廣曰在文帝十五年春文帝乃召公孫臣拜為

博士與諸生草改歷服色事其夏下詔曰異物之神見於成紀無

害於民歲以有年朕祈郊上帝諸神禮官議無諱以勞朕有司皆

曰古者天子夏親郊祠上帝於郊故曰郊於是夏四月文帝始郊

見雍五時祠衣皆上赤其明年趙人新垣平以望氣見上言長安

東北有神氣成五采若人冠纓焉或曰東北神明之舍西方神明

之墓也張晏曰神明日也日出東北舍謂陽谷以日沒於西也墓北谷也天瑞下宜立祠上帝以合符應於

是作渭陽五帝廟同宇韋昭曰宇謂上同下異禮所謂複廟重屋也瓚曰一營宇之中立五廟帝一殿面各五

門各如其帝色祠所用及儀亦如雍五時夏四月文帝親拜霸渭

之會如淳曰二水之會以郊見渭陽五帝五帝廟南臨渭北穿蒲池溝水權

火舉而祠若光輝然屬天焉於是貴平上大夫賜累千金而使博

士諸生刺六經中作王制謀議巡狩封禪事文帝出長安門徐廣曰在霸陵

綱案如淳曰亭名也若見五人於道北遂因其直北立五帝壇孟康曰直值也值祠其立處以作壇祠

以五牢具其明年新垣平使人持玉杯上書闕下獻之平言上曰

闕下有寶玉氣來者已視之果有獻玉杯者刻曰人主延壽平又

言臣候日再中居頃之日卻復中於是始更以十七年為元年令

天下大酺平言曰周鼎亡在泗水中今河溢通泗臣望東北汾陰

直有金寶氣意周鼎其出乎兆見不迎則不至於是上使使治廟

汾陰南臨河欲祠出周鼎徐廣曰是後二十七年鼎出汾陰人有上書告新垣平所言

氣神事皆詐也下平吏治誅夷新垣平自是之後文帝怠於改正

朔服色神明之事而渭陽長門五帝使祠官領以時致禮不往焉

明年匈奴數入邊興兵守禦後歲少不登數年而孝景即位十六

年祠官各以歲時祠如故無有所興至今天子自此後武帝事諸先王取為武帝本紀注解已在第

一表全直
載徐義

今天子初即位尤敬鬼神之事元年漢興已六十餘歲矣天下艾安搢紳之屬皆望天子封禪改正度也而上鄉儒術招賢良趙綰王臧等以文學為公卿欲議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諸侯草巡狩封禪改歷服色事未就會竇太后治黃老言不好儒術使人微伺得趙綰等姦利事召案綰臧綰臧自殺諸所興為皆廢後六年竇太后崩其明年徵文學之士公孫弘等明年今上初至雍郊見五時後常三歲一郊是時上求神君舍之上林中號氏觀神君者長陵女子以子死見神於先後宛若宛若祠之其室民多往祠平原君往祠其後子孫以尊顯及今上即位則厚禮置祠之內中聞其言不見其人云是時李少君亦以祠竈穀道却老方見上上尊之少君者故深澤侯舍人主方匿其年及其生長常自謂七十能使物却老其游以方徧諸侯無妻子人聞其能使物及不死更饋遺之常餘金錢衣食人皆以為不治生業而饒給又不知其何所人愈信爭事之少君資好方善為巧發奇中嘗從武安侯飲坐中有九十餘老人少君乃言與其大父游射處老人為見時從其大父識其處一坐盡驚少君見上上有古銅器問少君少君曰此器齊桓公十年陳於柏寢已而案其刻果齊桓公器一宮盡駭以為少君神數百歲人也少君言上曰祠竈則致物致物而丹砂可化為黃金黃金成以為飲食器則益壽益壽而海中蓬萊仙者乃可見見之以封禪則不死黃帝是也臣嘗游海上見安期生安期生食巨棗大如瓜安期生僊者通蓬萊中合則見人不合則隱於是天子始親祠竈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之屬而事化丹砂諸藥齊為黃金矣居久之李少君病死天子以為化去不死而使黃

錘徐廣曰音才志反錘
縣黃縣皆在東萊史寬舒受其方求蓬萊安期生莫能得而海上

燕齊怪迂之方士多更來言神事矣。毫人謬忌奏祠太一方曰：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太一，東南郊用太牢，七日為壇，開八通之鬼道。於是天子令太祝立其祠，長安東南郊常奉祠。如忌方其後，人有上書言古者天子三年壹用太牢祠神，三一天一地一太一，天子許之。令太祝領祠之於忌，太一壇上如其方，後人復有上書言古者天子常以春解祠，祠黃帝用一梟，破鏡冥羊，用羊祠馬，行用一青牡馬，太一澤徐廣曰澤一作阜，山君地長用牛，武夷君用乾魚，陰陽使者以一牛，令祠官領之。如其方而祠於忌，太一壇旁其後，天子苑有白鹿，以其皮為幣，以發瑞應。造白金焉，其明年郊雍徐廣曰武帝立已十九歲，獲一角獸，若麟然。有司曰：陛下肅祇郊祀上帝，報享錫一角獸，蓋麟云。於是薦五時時加一牛，以燎錫。諸侯白金，風符應合於天也。於是濟北王以為天子且封禪，乃上書獻太山及其旁邑。天子以他縣償之。常山王有罪，遷天子封其弟於真定，以續先王祀徐廣曰元鼎四年時。而以常山為郡。然後五岳皆在天子之邦。其明年齊人少翁以鬼神方見上，上有所幸王夫人徐廣曰外戚傳封禪書曰趙之王夫人幸有子封為齊王，夫人卒，少翁以方蓋夜致王夫人及竈鬼之貌云。

天子自帷中望見焉。於是乃拜少翁為文成將軍，賞賜甚多。以客禮禮之，文成言曰：上即欲與神通，宮室被服非象神，神物不至。乃作畫雲氣車及各以勝日，駕車辟惡鬼。又作甘泉宮中為臺室，畫天地太一諸鬼神而置祭具，以致天神。居歲餘，其方益衰，神不至。乃為帛書以飯牛，詳不知，言曰：此牛腹中有奇，殺視得書。書言甚怪。天子識其手書，問其人，果是偽書。於是誅文成將軍，隱之。其後則又作柏梁銅柱徐廣曰元鼎二年時，承露仙人掌之。屬矣。文成死，明年天子病，鼎湖甚，巫醫無所不致，不愈。游水發根，言上郡有巫病而鬼神

下之上召置祠之甘泉及病使人問神君神君言曰天子無憂病
病少愈強與我會甘泉於是病愈遂起幸甘泉病良已大赦置酒
壽宮神君壽宮神君最貴者大一其佐曰大禁司命之屬皆從之
非可得見聞其言言與人音等時去時來則風肅然居室帷中
時晝言然常以夜天子祓然後入因巫為主人關飲食所以言行
下又置壽宮北宮張羽旗設供具以禮神君神君所言上使人受
書其言命之曰書法其所語世俗之所知也無絕殊者而天子心
獨喜其事祕世莫知也其後三年有司言元宜以天瑞命不宜以
一二數一元曰建二元以長星曰光三元以郊得一角獸曰狩云
其明年冬天子郊雍議曰今上帝朕親郊而后土無祀則禮不答
也有司與太史公祠官寬舒議天地牲角蠶粟今陛下親祠后土
后土宜於澤中圓丘為五壇壇一黃犢太牢具已祠盡瘞而從祠

衣上黃於是天子遂東始立后土徐廣曰元祠汾陰睢丘如寬舒等

睢字

議上親望拜如上帝禮禮畢天子遂至滎陽而還過雒陽下詔曰
三代邈絕遠矣難存其以三十里地封周後為周子南君以奉其
先祀焉是歲天子始巡郡縣侵尋於泰山矣其春樂成侯上書言
樂大樂大膠東宮人故嘗與文成將軍同師已而為膠東王尚方
而樂成侯妹為康王后無子康王死他姬子立為王徐廣曰以元符二年薨而康
后有淫行與王不相中相危以法康后聞文成已死而欲自媚於
上乃遣樂大因樂成侯求見言方天子既誅文成後悔其蚤死惜
其方不盡及見樂大大說大為人長美言多方略而敢為大言處
之不疑大言曰臣嘗往來海中見安期羨門之屬顧以臣為賤不
信臣又以為康王諸侯耳不足與方臣數言康王康王又不用臣
臣之師曰黃金可成而河決可塞不死之藥可得仙人可致也然

姊字

字

臣恐效文成則方士皆奄口惡敢言方哉上曰文成食馬肝死耳子誠能修其方我何愛乎大曰臣師非有求人人者求之陛下必欲致之則貴其使者令有親屬以客禮待之勿卑使各佩其信印乃可使通言於神人神人尚肯邪不邪致尊其使然后可致也於是上使驗小方鬪_鬪慕_慕自相觸擊是時上方憂河決而黃金不就乃拜大為五利將軍居月餘得四印佩天士將軍地士將軍大通將軍印制詔御史昔禹疏九江決四瀆聞者河溢臯陸隄繇不思朕臨天下二十有八年_{徐廣曰元鼎四年也}天若遺朕士而大通焉乾稱蜚龍鴻漸于般朕意庶幾與焉其以二千戶封地士將軍大為樂通侯賜列侯甲第僮千人乘輿斥車馬帷帳器物以充其家又以衛長公主妻之齎金萬斤更命其邑曰當利公主天子親如五利之第使者存問供給相屬於道自大主_{徐廣曰武帝姑}將相以下皆置酒其家獻

與字平舉

遺之於是天子又刻玉印曰天道將軍使使衣羽衣夜立白茅上五利將軍亦衣羽衣夜立白茅上受印以示不臣也而佩天道者且為天子道天神也於是五利常夜祠其家欲以下神神未至而百鬼集矣然頗能使之其後裝治行東入海求其師云大見數月佩六印貴震天下而海上燕齊之間莫不搯扼而自言有禁方能神仙矣其夏六月中汾陰巫錦為民祠魏睢后土營旁見地如鈎狀培視得鼎鼎大異於眾鼎文鏤無欸識怪之言吏吏告河東太守勝勝以聞天子使使驗問巫得鼎無姦詐乃以禮祠迎鼎至甘泉從行上薦之至中山_{徐廣曰河渠書曰鑿潞水自中山西}燕_燕盪有黃雲蓋焉有鹿過上自射之因以祭云_{徐廣曰上言從行上薦之或者祭鼎也}至長安公卿大夫皆議請尊寶鼎天子曰聞者河溢歲數不登故巡祭后土祈為百姓育穀今歲豐庶未報鼎曷為出哉有司皆曰聞昔泰帝興神鼎一一者壹統

睢字睢
款字本

天地萬物所繫終也黃帝作寶鼎三象天地人禹收九牧之金鑄

九鼎皆嘗亨徐廣曰亨煮也音殤曰上帝鬼神遭聖則興鼎遷於夏商

周德衰宋之社亡鼎乃淪沒伏而不見頌云自堂徂基自羊徂牛

鼐鼎及鼐不吳不鷺胡考之休今鼎至甘泉光閏龍變承休無疆

合茲中山徐廣曰關中亦復有中山也非魯中山有黃白雲降蓋若獸為符路弓乘矢集獲

壇下報祠大享徐廣曰二云大報祠享唯受命而帝者心知其意而合德焉鼎宜

見於祖禰藏於帝廷以合明應制曰可入海求蓬萊者言蓬萊不

遠而不能至者始不見其氣上乃遣望氣佐候其氣云其秋上幸

雍且郊或曰五帝太一之佐也宜立太一而上親郊之上疑未定

齊人公孫卿曰今年得寶鼎其冬辛巳朔旦冬至與黃帝時等卿

有札書曰黃帝得寶鼎宛胸問於鬼臾區鬼臾區對曰黃帝得寶

鼎神策是歲巳酉朔旦冬至得天之紀終而復始於是黃帝迎日

推策後率二十歲復朔旦冬至凡二十推三百八十年黃帝僊登

於天卿因所忠欲奏之所忠視其書不經疑其妄書謝曰寶鼎事

已決矣尚何以為卿因嬖人奏之上大說乃召問卿對曰受此書

申公申公巳死上曰申公何人也卿曰申公齊人與安期生通受

黃帝言無書獨有此鼎書曰漢興復當黃帝之時曰漢之聖者在

高祖之孫且曾孫也寶鼎出而與神通封禪封禪七十二王唯黃

帝得上太山封申公曰漢主亦當上封上封則能僊登天矣黃帝

時萬諸侯而神靈之封居七千天下名山八而三在蠻夷五在中

國中國華山首山太室太山東萊此五山黃帝之所常游與神會

黃帝且戰且學僊患百姓非其道者乃斷斬非鬼神者百餘歲然

後得與神通黃帝郊雍上帝宿三月鬼臾區號大鴻死葬雍故鴻

冢是也其後黃帝接萬靈明廷明廷者甘泉也所講寒徐廣曰一作寒門者

谷口也黃帝采首山銅鑄鼎於荆山下鼎既成有龍垂湖髯下迎黃帝黃帝上騎羣臣後宮從上者七十餘人龍乃上去餘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龍髯龍髯拔墮墮黃帝之弓百姓仰望黃帝既上天乃抱其弓與胡髯號故後世因名其處曰鼎湖其弓曰烏號於是天子曰嗟乎吾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躡耳乃拜卿為郎東使候神於太室上遂郊雍至隴西西登空峒幸甘泉令祀官寬舒等具太一祠壇祠壇放薄忌大一壇壇三陔徐廣曰階次也五帝壇環居其下各如其方黃帝西南除八通鬼道太一其所用如雍一時物而加醴棗脯之屬殺一狸牛以為俎豆牢具而五帝獨有俎豆醴進其下四方地為醜食羣神從者及北斗云巳祠胙餘皆燎之其牛色白鹿居其中彘在鹿中水而洎之徐廣曰洎一作酒灌水於釜中曰洎首彘祭日以牛祭月以羊彘特太一祝宰則衣紫及繡五帝各如其色日赤月白十一月

月辛巳朔旦冬至昧爽天子始郊拜太一朝朝日夕夕月則揖而見太一如雍郊禮其贊饗曰天始以寶鼎神策授皇帝朔而又朔終而復始皇帝敬拜見焉而衣上黃其祠列火滿壇壇旁亨炊具有司云祠上有光焉公卿言皇帝始郊見太一雲陽有司奉瑄玉嘉牲薦饗是夜有美光及晝黃氣上屬天太史公祠官寬舒等曰神靈之休祐福兆祥宜因此地光域立太時壇以明應令太祝領秋及臘閒祠三歲天子一郊見其秋為伐南越告禱太一以牡荆畫幡日月北斗登龍以象天一三星為太一鋒徐廣曰天官書曰天極星明者太一常居也斗口三命曰靈旗為兵禱則太史奉以指所伐國而五利將軍使不敢入海之太山祠上使人隨驗實毋所見五利妄言見其師其方盡多不讐上乃誅五利其冬公孫卿候神河南言見仙人跡緱氏城上有物如雉往來城上天子親幸緱氏城視跡問卿得毋效文成

五利乎卿曰仙者非有求人主人主者求之其道非少寬假神不
來言神事事如迂誕積以歲乃可致也於是郡國各除道繕治宮
觀名山神祠所以望幸也其春既滅南越上有嬖臣李延年以好
音見上善之下公卿議曰民間祠尚有鼓舞樂今郊祀而無樂豈
稱乎公卿曰古者祠天地皆有樂而神祇可得而禮或曰太帝使
素女鼓五十弦瑟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為二十五弦於是賽南
越禱祠太一后土始用樂舞益召歌兒作二十五弦徐廣曰徐廣曰瑟及空侯
徐廣曰應劭云武帝令樂人侯調始造此器琴瑟自此起其來年冬上議曰古者先振兵釋旅
徐廣曰古釋字作澤然後封禪乃遂北巡朔方勒兵十餘萬還祭黃帝冢橋山
釋兵須如徐廣曰須一作涼上曰吾聞黃帝不死今有冢何也或對曰黃帝已
仙上天羣臣葬其衣冠既至甘泉為且用事太山先類祠太一自
得寶鼎上與公卿諸生議封禪封禪用希曠絕莫知其儀禮而羣

儒采封禪尚書周官王制之望祀射牛事齊人丁公年九十餘曰
封禪者合不死之名也秦皇帝不得上封陛下必欲上稍上即無
風雨遂上封矣上於是乃令諸儒習射牛草封禪儀數年至且行
天子既聞公孫卿及方士之言黃帝以上封禪皆致怪物與神通
欲放黃帝以上接神仙人蓬萊士高世比德於九皇而頗採儒術
以文之羣儒既已不能辨明封禪事又牽拘於詩書古文而不能
騁上為封禪祠器示羣儒羣儒或曰不與古同徐偃又曰太常諸
生行禮不如魯善周霸屬圖封禪事於是上絀偃霸而盡罷諸儒
不用三月遂東幸緱氏禮登中岳太室從官在山下聞若有言萬
歲云問上上不言問下下不言於是以前三百戶封太室奉祠命曰
崇高邑東上太山太山之草木葉未生乃令人上石立之太山巔
上遂東巡海上行禮祠八神齊人之上疏言神怪奇方者以萬數

然無驗者乃益發船令言海中神山者數千人求蓬萊神人公孫卿持節常先行候名山至東萊言夜見大人長數丈就之則不見見其跡甚大類禽獸云羣臣有言見一老父牽狗言吾欲見巨公已忽不見上卽見大跡未信及羣臣有言老父則大以爲仙人也宿留海上予方士傳車及閒使求仙人以千數四月還至奉高上念諸儒及方士言封禪人人殊不經難施行天子至梁父禮祠地主乙卯令侍中儒者皮弁薦紳射牛行事封太山下東方如郊祠太一之禮封廣丈二尺高九尺其下則有玉牒書書祕禮畢天子獨與侍中奉車子侯上太山亦有封其事皆禁明日下陰道丙辰禪太山下趾東北肅然山如祭后土禮天子皆親拜見衣上黃而盡用樂焉江淮閒一茅三脊爲神藉五色土益雜封縱遠方奇蜚禽及白雉諸物頗以加禮兕牛犀象之屬不用皆至太山祭后土

封禪祠其夜若有光晝有白雲起封中天子從禪還坐明堂羣臣更上壽於是制詔御史朕以眇眇之身承至尊兢兢焉懼不任維德非薄不明於禮樂修祠太一若有象景光屑如有望震於怪物欲止不敢遂登封太山至於梁父而后禪肅然自新嘉與士大夫更始賜民百戶牛一酒十石加年八十孤寡布帛二匹復博奉高蛇丘歷城無出今年租稅其赦天下如乙卯赦令行所過毋有復作事在二年前皆勿聽治又下詔曰古者天子五載一巡狩用事太山諸侯有朝宿地其令諸侯各治邸太山下天子旣已封太山無風雨災而方士更言蓬萊諸神若將可得於是上欣然庶幾遇之乃復東至海上望冀遇蓬萊焉奉車子侯暴病一日死上乃遂去並海上北至碣石巡自遼西歷北邊至九原五月反至甘泉有司言寶鼎出爲元鼎以今年爲元封元年其秋有星彗於東井

十餘日有星莩於三能望氣王朔言候獨見旗星出如瓜食頃復入焉有司皆曰陛下建漢家封禪天其報德星云其來年冬郊雍五帝還拜祝祠太一贊饗曰德星昭衍厥維休祥壽星仍出淵耀光明信星昭見皇帝敬拜太祝之享其春公孫卿言見神人東萊山若云欲見天子天子於是幸緱氏城拜卿為中大夫遂至東萊宿留之數日無所見見大人跡云復遣方士求神怪采芝藥以千數是歲旱於是天子既出無名乃禱萬里沙過祠太山還至瓠子自臨塞決河留二日沈祠而去使二卿將卒塞決河徙二渠復禹之故跡焉是時既滅兩越越人勇之乃言越人俗鬼而其祠皆見鬼數有效昔東甌王敬鬼壽百六十歲後世怠慢故衰耗乃令越巫立越祝祠安臺無壇亦祠天神上帝百鬼而以雞卜上信之越祠雞卜始用公孫卿曰仙人可見而上往常遽以故不見今陛下

可為觀如緱城

徐廣曰云如緱氏城

置脯棗神人宜可致也且僊人好樓居於

是上令長安則作蜚廉桂觀甘泉則作益延壽觀使卿持節設具

而候神人乃作通天莖臺

徐廣曰在甘泉

置祠具其下將招來僊神人之屬

於是甘泉更置前殿始廣諸宮室夏有芝生殿房內中

徐廣曰元封二年

天

子為塞河與通天臺若見有光云乃下詔甘泉房中生芝九莖赦

天下毋有復作其明年伐朝鮮夏旱公孫卿曰黃帝時封則天旱

乾封三年上乃下詔曰天旱意乾封乎其令天下尊祠靈星焉其

明年上郊雍通回中道巡之春至鳴澤從西河歸其明年冬上巡

南郡至江陵

徐廣曰元封五年

而東登禮灋之天柱山號曰南岳浮江自尋

陽出樅陽過彭蠡禮其名山川北至琅邪竝海上四月中至奉高

修封焉初天子封太山太山東北趾古時有明堂處處險不敞上

欲治明堂奉高旁未曉其制度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

明堂圖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園宮垣爲複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命曰昆侖天子從之入以拜祠上帝焉於是上令奉高作明堂汶上徐廣曰在元封二年秋如帶圖及五年修封則祠太一五帝於明堂上坐令高皇帝祠坐對之祠后土於下房以二十太牢天子從昆侖道入始拜明堂如郊禮禮畢燎堂下而上又上太山自有祕祠其巔而太山下祠五帝各如其方黃帝并赤帝而有司侍祠焉山上舉火下悉應之其後二歲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推曆者以本統天子親至太山以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祠上帝明堂毋修封禪徐廣曰帝五年一修耳今適二年故但祠於明堂其贊饗曰天增授皇帝太元神策周而復始皇帝敬拜太一東至海上考入海及方士求神者莫驗然益遣冀遇之十一月乙酉柏梁棗十二月甲午朔上親禪高里祠后土臨勃海將以望祀蓬萊之屬冀至殊廷焉上還以柏梁棗故朝受計

甘泉公孫卿曰黃帝就青靈臺十二日燒黃帝乃治明廷明廷甘泉也方士多言古帝王有都甘泉者其後天子又朝諸侯甘泉甘泉作諸侯邸勇之乃曰越俗有火棗復起屋必以大用勝服之於是作建章宮度爲千門萬戶前殿度高未央其東則鳳闕高二十餘丈其西則唐中數十里虎園其北治大池漸臺高二十餘丈命曰太液池中有蓬萊方丈瀛洲壺梁象海中神山龜魚之屬其南有玉堂璧門大鳥之屬乃立神明臺并幹樓度五十丈輦道相屬焉夏漢改曆以正月爲歲首而色上黃官名更印章以五字爲太初元年是歲西伐大宛蝗大起丁夫人雒陽虞初等以方祠詛匈奴大宛焉其明年有司上言雍五時無牢熟具芬芳不備乃令祠官進時犢牢具色食所勝而以木禺馬代駒焉獨五月嘗駒行親郊用駒及諸名山川用駒者悉以木禺馬代行過乃用駒他禮如

故其明年東巡海上考神僊之屬未有驗者方士有言黃帝時為五城十二樓以候神人於執期命曰迎年上許作之如方命曰明年上親禮祠上帝焉公玉帶曰黃帝時雖封太山然風后封臣岐

伯令黃帝封東太山禪凡徐廣曰一作九山合符然後不死焉天子既令設

祠具至東太山太山卑小不稱其聲乃令祠官禮之而不封禪焉

其後令帶奉祠候神物夏遂還太山修五年之禮如前而加以禪

祠石閭石閭者在太山下陟南方方士多言此僊人之閭也故上

親禪焉其後五年復至太山修封徐廣曰天漢三年還過祭恒山今天子所

興祠太一后土三年親郊祠建漢家封禪五年一修封薄忌太一

及三一冥羊馬行赤星五寬舒之祠官以歲時致禮凡六祠皆太

祝領之至如八神諸神明年凡山他名祠行過則祠行去則已方

士所興祠各自主其人終則已祠官不主他祠皆如其故今上封

禪其後十二歲而還徧於五岳四瀆矣而方士之候伺神人入海

求蓬萊終無有驗而公孫卿之候神者猶以大人之跡為解無其

效天子益怠厭方士之怪迂語矣然羈縻不絕其真自此之

後方士言神祠者彌衆然其效可睹矣

太史公曰余從巡祭天地諸神名山川而封禪焉入壽宮侍祠神

語究觀方士祠官之意於是退而論次自古以來用事於鬼神者

具見其表裏後有君子得以覽焉若至俎豆珪幣之詳獻酬之禮

則有司存

臣宗平臣

宗平臣

神字

史記二十九

河渠書第七

夏書曰禹抑鴻水十三年過家不入門陸行載車水行載舟泥行

蹈毳山行即橋

徐廣曰橋近遙反一作櫛櫛直轅車也音已足反尸于曰山行乘櫛音力

以別九州隨山浚川任土作貢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然河蓄衍

溢害中國也尤甚唯是為務故道河自積石歷龍門南到華陰東

下砥柱及孟津雒汭至於大邳於是禹以為河所從來者高水湍

悍

韋昭曰湍疾悍強也難以行平地數為敗乃斷二渠以引其河

西南二折者也其一則漯川

北載之高地過降水至于大陸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

于勃海

贊曰禹貢曰夾右碣石入于海然則河口之入海乃在碣石也武帝元光二年河徙東郡更注勃海禹時不注勃海也

九川既疏九澤

既灑諸夏艾安功施於三代自是之後滎陽下引河東南為鴻溝

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於楚西方則通渠漢水雲夢

漢書音義曰斷分

皆依宋本

勃海教

之野東方則通鴻溝江淮之間於吳則通渠三江五湖

太湖是也於齊則通菑濟之間於蜀蜀守冰漢書曰冰姓李鑿離碓晉灼曰碓今

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餘則用溉漑百姓饗

其利至於所過往往引其水益用溉田疇之渠以萬億計然莫足

數也西門豹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內而韓聞秦之好興事欲

罷之毋令東伐如淳曰欲罷勞之息秦伐韓之計乃使水工鄭國

鑿涇水自中山西邸瓠口為渠竝北山東注洛韋昭曰鄭國能治水故曰水工間說秦令

欲以溉田中作而覺秦欲殺鄭國鄭國曰始臣為閒然渠成亦秦

之利也秦以為然卒使就渠渠就用注填闕之水溉澤鹵之地四

萬餘頃收皆畝一鐘於是關中為沃野無凶年秦以富彊卒并諸

侯因命曰鄭國渠漢興三十九年孝文時河決酸棗東潰金隄於

是東郡大興卒塞之其後四十有餘年今天子元光之中而河決

於瓠子東南注鉅野通於淮泗於是天子使汲黯鄭當時興人徒

塞之輒復壞是時武安侯田蚡為丞相其奉邑食郿郿居河北河

決而南則郿無水菑邑收多蚡言於上曰江河之決皆天事未易

以人力為彊塞塞之未必應天而望氣用數者亦以為然於是天

子久之不事復塞也是時鄭當時為大農言曰異時關東漕粟從

渭中上度六月而罷而漕水道九百餘里時有難處引渭穿渠起

長安竝南山下至河三百餘里徑易漕度可令三月罷而渠下民

田萬餘頃又可得溉田此損漕省卒而益肥關中之地得穀天

子以為然令齊人水工徐伯表徐廣曰表悉眾數萬人穿漕渠三歲

而通通以漕大便利其後漕稍多而渠下之民頗得以溉田矣其

後河東守番係言漕從山東西歲百餘萬石更砥柱之限敗亡甚

多而亦煩費穿渠引汾溉皮氏汾陰下引河溉汾陰蒲阪下度可

得五千頃五千頃故盡河壩韋昭曰音而緣反謂緣河邊地棄地民菱牧其中耳今漑

田之度可得穀二百萬石以上穀從滑上與關中無異而砥柱之

東可無復漕天子以為然發卒數萬人作渠田數歲河移徙渠不

利則田者不能償種久之河東渠田廢予越人令少府以為稍入

如淳曰時越人有徙者以田與之其租稅入少府其後人有上書欲通褒斜道韋昭曰褒中縣也斜谷名音邪贊曰褒斜二水名及漕

事下御史大夫張湯湯問其事因言抵蜀從故道故道多阪回遠

今穿褒斜道少阪近四百里而褒水通沔斜水通滑皆可以行船

漕漕從南陽上沔入褒褒之絕水至斜間百餘里以車轉從斜下

下滑如此漢中之穀可致山東從沔無限便於砥柱之漕且褒斜

林木竹箭之饒擬於巴蜀天子以為然拜湯子邛為漢中守發數

萬人作褒斜道五百餘里道果便近而水湍石徐廣曰湍一作洩不可漕其

後莊熊羆言臨晉民願穿洛以漑重泉以東萬餘頃故鹵地誠得

水可令畝十石於是為發卒萬餘人穿渠自徵引洛水至商顏下

服虔曰顏音崖應劭曰徵在馮翊或曰商顏山名岸善崩如淳曰洛水岸乃鑿井深者四十餘丈往往為井

井下相通行水水頽以絕商顏瓚曰下流曰頽東至山嶺十餘里閒井渠之

生自此始穿渠得龍骨故名曰龍首渠作之十餘歲渠頗通猶未

得其饒自河決瓠子後二十餘歲歲因以數不登而梁楚之地尤

甚天子既封禪巡祭山川其明年旱乾封少雨天子乃使汲仁郭

昌發卒數萬人塞瓠子決於是天子已用事萬里沙則還自臨決

河沈白馬玉璧於河令羣臣從官自將軍已下皆負薪竇決河是

時東郡燒草以故薪柴少而下淇園之竹管灼曰衛之苑也多竹篠以為捷如淳曰樹捷以草塞其裏乃以土填之有石以石為之天子既臨河決悼功之不成乃作

歌曰瓠子決兮將奈何皓皓盱盱兮閭殫為河如淳曰殫盡也殫為

河兮地不得寧功無已時兮吾山平徐廣曰東郡東阿有魚山或者是乎關案如淳曰恐水漸山使平也韋昭曰鑿山以

商下案本多一商字

捷案本

盱盱字作洋洋

填河也 吾山平兮鉅野溢如淳曰鉅子決灌鉅野澤使溢也 魚沸鬱兮柏冬日徐廣曰柏猶迫也冬日行天邊若與

水相連矣駟案漢書音義曰鉅野滿溢則衆魚沸鬱而滋長也迫冬日乃止 延道弛兮離常流徐廣曰延一作正駟案晉灼曰言河道皆弛壞 蛟龍

騁兮方遠遊歸舊川兮神哉沛噴曰水還舊道則羣害消除神祐滂沛 不封禪兮安知外

為我謂河伯兮何不仁泛濫不止兮愁吾人齧桑浮兮淮泗滿張晏曰齧

桑地名也如淳曰邑名為小所浮漂 久不及兮水維緩一曰河湯湯兮激潺湲北渡遶兮

浚流難塞長菱兮沈美玉如淳曰攀取也菱草也音郊一曰菱竿也取長竿樹之用著石間以塞決河贊曰竹葦緇謂之菱下所以引致土石

也者 河伯許兮薪不屬如淳曰旱燒故薪不足 薪不屬兮衛人罪燒蕭條兮噫乎何

以禦水頽林竹兮捷石菑如淳曰河決捷不能禁故言菑韋昭曰捷柱也木立死曰菑 宜房塞兮萬福來

於是卒塞瓠子築宮其上名曰宜房宮而道河北行二渠復禹舊

迹而梁楚之地復寧無水災自是之後用事者爭言水利朔方西

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而關中輔渠靈軹如淳曰地理志靈軹有靈軹渠

引堵水徐廣曰一作汝南九江引淮東海引鉅定瓚曰鉅定澤名 太山下引汶水皆

穿渠為溉田各萬餘頃佗小渠披山通道者不可勝言然其著者

在宜房

太史公曰余南登廬山觀禹疏九江遂至於會稽太滒徐廣曰一作溼 上姑

蘇望五湖東闕洛汭大邳迎河行淮泗濟漯洛渠西瞻蜀之岷山

及離碓北自龍門至于朔方曰甚哉水之為利害也余從負薪塞

宜房悲瓠子之詩而作河渠書徐廣曰溝洫志行田二百畝分賦田與一夫二百畝以田惡故更歲耕之

史記三十

平準書第八

漢書百官表曰大司農屬官有平準令

漢興接秦之弊丈夫從軍旅老弱轉糧饟作業劇而財匱自天子

不能具鈞駟而將相或乘牛車齊民無藏蓋如淳曰齊等無有貴賤故謂之齊民不令言平民矣晉灼曰

於是為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錢漢書食貨志曰鑄榆莢錢黃金一斤

約法省禁而不軌逐利之民蓄積餘業以稽市物物踊騰糶李奇曰稽滿貯

則百金贊曰秦以一溢為一金漢以一斤為一金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

租稅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時為天下初定復弛商賈之律然市井

之子孫亦不得仕宦為吏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而山川園池

市井租稅之入自天子以至於封君湯沐邑皆各為私奉養焉不

領於天下之經費漕轉山東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至

領於天下之經費漕轉山東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至

漢書卷八

漢書卷八

季文時莢錢益多輕如淳曰如榆莢也乃更鑄四銖錢其文為半兩令民縱

得自鑄錢故吳諸侯也以卽山鑄錢富埒天子徐廣曰埒者際畔言鄰接相次也駟案孟康曰富與

氏錢布天下而鑄錢之禁生焉匈奴數侵盜北邊屯戍者多邊粟

不足給食當食者於是募民能輸及轉粟於邊者拜爵爵得至大

庶長季景時上郡以西旱亦復修賣爵令而賤其價以招民及徒

復作得輸粟縣官以除罪益造苑馬以廣用而宮室列觀輿馬益

增修矣至今上卽位數歲漢興七十餘年之間國家無事非遇水

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

累巨萬韋昭曰巨萬今萬萬貫朽而不可校如淳曰校數也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

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衆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羣而乘字牝

者價而不得聚會漢書音義曰皆乘父馬有牝馬間其間則相避避故斥不得出會同守閭閻者食梁肉為吏

者長子孫如淳曰時無事吏不數轉至於子孫長大而不轉職任居官者以為姓號如淳曰倉氏庚氏是也故人入目

愛而重犯法先行義而後絀恥辱焉當此之時網疏而民富役財

驕溢或至兼并豪黨之徒以武斷於鄉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

下爭於奢侈室廬輿服僭於上無限度物盛而衰固其變也自是

之後嚴助朱買臣等招來東甌事兩越江淮之間蕭然煩費矣唐

蒙司馬相如開路西南夷鑿山通道千餘里以廣巴蜀巴蜀之民

罷焉彭吳賈滅朝鮮置滄海之郡則燕齊之間靡然發動及王恢

設謀馬邑匈奴絕和親侵擾北邊兵連而不解天下苦其勞而干

戈日滋行者齎居者送中外騷擾而相奉百姓抗弊以巧法財賂

衰耗而不贍人物者補官出貨者除罪選舉陵遲廉恥相冒武力

進用法嚴令具興利之臣自此始也韋昭曰弘羊孔僅之屬其後漢將歲以數萬

騎出擊胡及車騎將軍衛青取匈奴河南地築朔方當是時漢通

西南夷道作者數萬人千里負擔饋糧率十餘鐘致一石

漢書音義曰鐘六斗四升

散幣於邛夔以集之數歲道不通蠻夷因以數攻吏發兵誅之悉

巴蜀租賦不足以更之章昭曰更續也或曰更償也乃募豪民田南夷入粟縣官而

內受錢於都內服虔曰入穀於外縣受錢於內府也東置滄海之郡人徒之費擬於南夷

又興十餘萬人築衛朔方轉漕甚遼遠自山東咸被其勞費數十

百巨萬府庫益虛乃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終身復為郎增秩及入

羊為郎始於此其後四年徐廣曰元朔五年而漢遣大將將六將軍軍十餘

萬擊右賢王獲首虜萬五千級明年大將軍將六將軍仍再出擊

胡得首虜萬九千級捕斬首虜之士受賜黃金二十餘萬斤虜數

萬人皆得厚賞衣食仰給縣官而漢軍之士馬死者十餘萬兵甲

之財轉漕之費不與焉於是大農陳藏錢章昭曰陳久也經耗賦稅既竭猶

不足以奉戰士有司言天子曰朕聞五帝之教不相復而治禹湯

之法不同道而王所由殊路而建德一也北邊未安朕甚悼之曰

者大將軍攻匈奴斬首虜萬九千級留蹕無所食議令民得買爵

及贖禁固免減罪請置賞官命曰武功爵瓚曰茂陵中書有武功爵一級曰造士二級曰閑與衛三級曰良士

十餘萬金諸買武功爵官首者試補吏先除千夫如五大夫其有

罪又減二等爵得至樂卿徐廣曰爵名也駟案漢書音義曰十爵左庶長以上至十

正卿又十九爵為樂公食公卿祿而無職以顯軍功軍功多用越等大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

吏吏道雜而多端則官職耗廢自公孫弘以春秋之義繩臣下取

漢相張湯用峻文決理為廷尉於是見知之法生張晏曰吏見知不舉劾為故縱而廢

格沮誹窮治之獄用矣如淳曰廢格天子文法使不行也誹謂非上所行若顏異及屠之比也其明年淮南衡

山江都王謀反迹見而公卿尋端治之竟其黨與而坐死者數萬

人長吏益慘急而法令明察當是之時招尊方正賢良文學之士

武功爵

史記三十一

三

升宗李斗

或至公卿大夫公孫弘以漢相布被食不重味為天下先然無益於俗稍驚於功利矣其明年驃騎仍再出擊胡獲首四萬其秋渾邪王率數萬之眾來降於是漢發車二萬乘迎之既至受賞賜及有功之士是歲費凡百餘巨萬初先是往十餘歲河決觀徐廣曰觀縣名也屬

東郡光武改曰衛公國

梁楚之地固已數困而緣河之郡隄塞河輒決壞費不可

勝計其後番係欲省底柱之漕穿汾河渠以為溉田作者數萬人鄭當時為渭漕渠回遠鑿直渠自長安至華陰作者數萬人朔方亦穿渠作者數萬人各歷二三其功未就費亦各巨萬十數天子為伐胡盛養馬馬之來食長安者數萬匹卒牽掌者關中不足乃調旁近郡而胡降者皆衣食縣官縣官不給天子乃損膳解乘輿駟出御府禁藏以贍之其明年山東被水菑民多飢乏於是天子遣使者虛郡國倉廩徐廣曰音廩以振貧民猶不足又募豪富人相貸假

尚不能相救乃徙貧民於關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

服虔曰地名在北方

千里如淳曰長安已北朔方已南贗曰秦逐匈奴以收河南地徙民以實之謂之新秦今以地空故復徙民以實之

七十餘萬口衣食皆仰給

縣官數歲假予產業使者分部護之冠蓋相望其費以億計不可

勝數於是縣官大空而富商大賈或蹠財役貧

漢書音義曰蹠停也一曰貯也

轉轂百

數李奇曰車也廢居居邑

徐廣曰廢居者貯畜之名也有所廢有所畜言其乘時射利也駟案服虔曰居載於邑也如淳曰居賤物於邑中以待貴

封君

皆低首仰給音灼曰低音抵距服虔曰仰給於商賈

冶鑄煮鹽財或累萬金而不佐國家之

急黎民重困於是天子與公卿議更錢造幣以贍用而摧浮淫并

兼之徒是時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銀錫自孝文更造四銖錢至

是歲四十餘年從建元以來用少縣官往往即多銅山而鑄錢民

亦間盜鑄錢不可勝數錢益多而輕如淳曰磨錢取鎔故也贗曰鑄錢者多故錢輕輕亦賤也物益少

而貴如淳曰但鑄作錢不作餘物

有司言曰古者皮幣諸侯以聘享金有三等黃金

為上白金為中赤金為下

漢書音義曰白金銀也赤金丹陽銅

今半兩錢法重四銖

韋昭曰文為半

傳宗本作得 穀案穀

兩實重四銖而姦或盜摩錢裏取鎔徐廣曰音容呂靜曰治器法謂之鎔錢益輕薄而物貴則遠

方用幣煩費不省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以藻績徐廣曰藻一作紫也為皮幣直

四十萬王侯宗室朝覲聘享必以皮幣薦璧然後得行又造銀錫

為白金如淳曰雜鑄銀錫為白金也以為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故

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兩園之其文龍名曰白選直三千二曰重

差小方之其文馬直五百三曰復小橢之其文龜直三百令縣官

銷半兩錢更鑄三銖錢文如其重盜鑄諸金錢罪皆死而吏民之

盜鑄白金者不可勝數於是東郭咸陽孔僅為大農丞領鹽鐵

事桑弘羊以計算用事侍中咸陽齊之大煮鹽孔僅南陽大冶皆

致生累千金故鄭當時進言之弘羊雒陽賈人子以心計年十三

侍中故三人言利事析秋豪矣法既益嚴吏多廢免兵革數動民

多買復及五大夫徵發之士益鮮於是除千夫五大夫為吏不欲

者出焉故吏皆通適令伐棘上林韋昭曰欲令出馬無馬者今伐棘作昆明池其明年

大將軍驃騎大出擊胡徐廣曰元狩四年得首虜八九萬級賞賜五千萬金

漢軍馬死者十餘萬匹轉漕車甲之費不與焉是時財匱戰士頗

不得祿矣有司言三銖錢輕易姦詐乃更請諸郡國鑄五銖錢周

郭其下令不可磨取鉛焉大農上鹽鐵丞孔僅咸陽言山海天地

之藏也皆宜屬少府陛下不私以屬大農佐賦願募民自給費因

官器作煮鹽官與牢盆如淳曰牢廩食也古者名廩為牢也盆者煮鹽盆浮食奇民欲擅管山海

之貨張晏曰若人執倉庫之管籥或曰管固以致富羨役利細民其沮事之議不可勝聽敢

私鑄鐵器煮鹽者鈇史記音隱曰徒計反左趾韋昭曰鈇以鐵為之著左趾以代刑也沒入其器物郡不

出鐵者置小鐵官鄧展曰鑄故鐵便屬在所縣使孔僅東郭咸陽乘傳舉行

天下鹽鐵作官府除故鹽鐵家富者為吏吏道益雜不選而多賈人矣商賈以幣之變多積貨逐利於是公卿言郡國頗被菑害貧

民無產業者募徙廣饒之地陛下損膳省用出禁錢以振元元寬
貸賦而民不齊出於南畝李本可曰齊皆也商賈滋衆貧者蓄積無有皆仰縣

官異時算輶車賈人緡錢皆有差請算如故季斐曰緡絲也以貫錢也一貫千錢出二十算也詩云維絲伊

取利者雖無市籍各以其物自占率緡錢二千而一算贊曰此緡錢為是儲緡錢也故

者三老北邊騎士如淳曰非吏而得與吏比者官謂三老北邊騎士也樓船令邊郡選富者為車騎士輶車以一算商賈

人輶車二算如淳曰商賈有輶車使出二算重其賦也船五丈以上一算匿不自占占不悉

戍邊一歲沒入緡錢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賈人有市籍者及其

家屬皆無得籍名田以便農敢犯令沒入田僮天子乃思卜式之

言召拜式為中郎爵左庶長賜田十頃布告天下使明知之初卜

式者河南人也以田畜為事親死式有少弟弟壯式脫身出分獨

取畜羊百餘田宅財物盡予弟式入山牧十餘歲羊致千餘頭買

田宅而其弟盡破其業式輒復分予弟者數矣是時漢方數使將

擊匈奴卜式上書願輸家之半縣官助邊天子使使問式欲官乎

式曰臣少牧不習仕宦不願也使問曰家豈有冤欲言事乎式曰

臣生與人無分爭式邑人貧者貸之不善者教順之所居人皆從

式式何故見冤於人無所欲言也使者曰苟如此子何欲而然式

曰天子誅匈奴愚以為賢者宜死節於邊有財者宜輸委如此而

匈奴可滅也使著具其言入以聞天子以語丞相弘弘曰此非人

情不軌之臣不可以為化而亂法願陛下勿許於是上久不報式

數歲乃罷式式歸復田牧歲餘會軍數出渾邪王等降縣官費衆

倉府空其明年貧民大徙皆仰給縣官無以盡贍卜式持錢二十

萬予河南守以給徙民河南上富人助貧人者籍天子見卜式名

萬予河南守以給徙民河南上富人助貧人者籍天子見卜式名

季本字季

宋本買上有賣字

識之曰是固前而欲輸其家半助邊乃賜式外繇四百人

漢書音義曰外繇謂

戍邊也一人出三百錢謂之過更式歲得十二萬錢也一說在繇役之外得復除四百人式又盡復予縣官是時富豪皆爭匿

財唯式尤欲輸之助費天子於是以式終長者故尊顯以風百姓

初式不願為郎上曰吾有羊上林中欲令子牧之式乃拜為郎布

衣屨而牧羊韋昭曰屬草扉歲餘羊肥息上過見其羊善之式曰非獨羊也

治民亦猶是也以時起居惡者輒斥去毋令敗羣上以式為奇拜

為緱氏令試之緱氏便之遷為成臯令將漕最上以為式朴忠拜

為齊王太傅而孔僅之使天下鑄作器三年中拜為大農列於九

卿徐廣曰元鼎二年時丙寅歲而桑弘羊為大農丞筦諸會計事稍稍置均輸以通

貨物矣孟康曰謂諸當所輸於官者皆令輸其土地所饒平其所在時價官吏於他處賣之輸者既便而官有利漢書百官表大司農屬官有均輸令始令吏

得入穀補官郎至六百石自造白金五銖錢後五歲赦吏民之坐

盜鑄金錢死者數十萬人其不發覺相殺者不可勝計赦自出者

百餘萬人然不能半自出天下大抵無慮皆鑄金錢矣犯者衆吏

不能盡誅取於是遣博士褚大徐偃等分曹循行郡國服虔曰分曹職案行舉

兼并之徒守相為吏者而御史大夫張湯方隆貴用事減宣杜周

等為中丞義縱尹齊王溫舒等用慘急刻深為九卿而直指夏蘭

之屬始出矣而大農顏異誅徐廣曰元狩四年時壬戌歲也初異為濟南亭長以廉直

稍遷至九卿上與張湯既造白鹿皮幣問異異曰今王侯朝賀以

蒼璧直數千而其皮薦反四十萬本末不相稱天子不說張湯又

與異有卻及人有告異以它議事下張湯治異異與客語客語初

令下有不便者李奇曰異與客語道詔令初下有不便處也異不應微反脣湯奏異當九卿見

令不便不入言而腹誹論死自是之後有腹誹之法以此而公卿

大夫多諂諛取容矣天子既下緡錢令而尊卜式百姓終莫分財

佐縣官於是楊可告緡錢縱矣郡國多姦鑄錢錢多輕而公卿請

令京師鑄鍾官赤側如淳曰以赤銅為其郭也今錢見有赤側者不知作法云何一當五賦官用非赤側

不得行漢書音義曰俗所謂紫細錢也白金稍賤民不實用縣官以令禁之無益歲餘

白金終廢不行是歲也張湯死徐廣曰元鼎三年而民不思其後二歲赤側

錢賤民巧法用之不便又廢於是悉禁郡國無鑄錢專令上林三

官漢書百官表水衡都尉武帝元鼎二年初置掌上林苑屬官有上林均輸鍾官辨銅令然則上林三官其是此三令乎鑄錢既多而令天下

非三官錢不得行諸郡國所前鑄錢皆廢銷之輸其銅三官而民

之鑄錢益少計其費不能相當唯真工大姦乃盜為之下式相齊

而楊可告緡贖曰商賈居積及伎巧之家非桑農所生出謂之緡茂陵中書有緡田奴婢是也徧天下中家以上大抵

皆遇告杜周治之獄少反者如淳曰治匿緡之罪其獄少有反者乃分遣御史廷尉正監

分曹往即治郡國緡錢得民財物以億計奴婢以千萬數田大縣

數百頃小縣百餘頃宅亦如之於是商賈中家以上大率破民偷

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產業而縣官有鹽鐵緡錢之故用益饒矣

益廣關置左右輔徐廣曰元鼎三年丁卯歲徒函谷關於新安東界初大農筦鹽鐵官布多置水

衡欲以主鹽鐵及楊可告緡錢上林財物眾乃令水衡主上林上

林既充滿益廣是時越欲與漢用船戰逐韋昭曰戰鬪馳逐也乃大修昆明池

列觀環之治樓船高十餘丈旗幟加其上甚壯於是天子感之乃

作柏梁臺高數十丈宮室之修由此日麗乃分緡錢諸官而水衡

少府大農大僕各置農官往往即郡縣比沒入田田之其沒入奴

婢分諸苑養狗馬禽獸及與諸官諸官益新置多如淳曰水衡少府太僕司農皆有農官是為多

徒奴婢眾而下河漕度四百萬石及官自糴乃足所忠言世家子

弟如淳曰世世有祿秩家富人或鬪雞走狗馬弋獵博戲亂齊民乃徵諸犯令相

引數千人命曰株送徒入財者得補郎郎選衰矣應劭曰株根本也送引也如淳曰株根蒂也諸

坐博戲事決為徒者能入錢得補郎也或曰先至者為根是時山東被河菑及歲不登數年人或相食方

一二千里天子憐之詔曰江南火耕水耨應劭曰燒草下水種稻草與稻並生高七八寸因悉芟去復下水灌

之草死獨稻長所謂火耕水耨也

令飢民得流就食江淮間欲留之處遣使冠蓋相屬

之字本作留

於道護之下巴蜀粟以振之其明年天子始巡郡國東渡河河東

漢書音義曰踰天

守不意行至不辦自殺行西踰隴隴西守以行往卒

子從官不得食隴西守自殺於是上北出蕭關從數萬騎獵新秦

中以勒邊兵而歸新秦中或千里無亭徼

如淳曰徼亦卒求盜之屬也晉灼曰徼塞也贊曰既無亭候又不徼

循無衛邊於是誅北地太守以下而令民得畜牧邊縣

漢書音義曰令民得畜牧於邊縣也

官假馬母三歲而歸及息什一以除占

緡用充仞新秦中

李奇曰邊有官馬今令民能畜官母馬者滿三歲歸之也及有蕃息與當出緡算者皆復令居新秦中又充仞之也謂與民母馬令得為

善故宮及當馳道縣縣治官儲設供具而望以待幸其明年南越

反西羌侵邊為桀於是天子為山東不贍赦天下因南方樓船卒

二十餘萬人擊南越數萬人發三河以西騎擊西羌又數萬人度

河築令居初置張掖酒泉郡

徐廣曰元鼎六年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開田

官斥塞卒

如淳曰塞侯斥卒六十萬人戍田之中國繕道餽糧遠者二千近

者千餘里皆仰給大農邊兵不足乃發武庫工官兵器以贍之車

騎馬乏絕縣官錢少買馬難得乃著令令封君以下至三百石以

上吏以差出牝馬天下亭亭有畜犝馬歲課息齊相卜式上書曰

臣聞主憂臣辱南越反臣願父子與齊習船者往死之天子下詔

曰卜式雖躬耕牧不以為利有餘輒助縣官之用今天下不幸有

急而式奮願父子死之雖未戰可謂義形於內賜爵關內侯金六

十斤田十頃布告天下天下莫應列侯以百數皆莫求從軍擊羌

越至耐少府省金

如淳曰省視諸侯金有輕有重也或曰至嘗耐飲宗廟時少府視其金多少也

而列侯坐耐金失侯者百餘人

如淳曰漢儀注王子為侯侯歲以戶口耐黃金於漢廟皇帝臨受獻金以助祭大祀曰飲耐飲耐受金金少不如斤兩色惡王削縣侯免國乃拜式

為御史大夫

徐廣曰元鼎六年

式既在位見郡國多不便縣官作鹽鐵鐵器

苦惡

瓚曰謂作鐵器民患苦其不好

賈貴或彊令民賣買之而船有算商者少物貴乃

因孔僅言船算事上由是不悅卜式漢連兵三歲誅羌滅南越番

禹以西至蜀南者置初郡十七

徐廣曰南越為九郡駟案晉灼曰元鼎六年定越地以為南海倉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崖

且以其故俗治毋賦稅南陽

漢中以往郡各以地比給初郡吏卒奉食幣物傳車馬被具而初

郡時時小反殺吏漢發南方吏卒往誅之間歲萬餘人費皆仰給

大農大農以均輸調鹽鐵助賦故能贍之然兵所過縣為以訾給

毋乏而已不敢言擅賦法矣

徐廣曰擅用足耳不取領經常法則矣

其明年元封元

年卜式貶秩為太子太傅而桑弘羊為治粟都尉領大農盡伐僅

筦天下鹽鐵弘羊以諸官各自市相與爭物故騰躍而天下賦輸

或不償其儻費乃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各往往縣

置均輸鹽鐵官令遠方各以其物貴時商賈所轉販者為賦而相

灌輸置平準於京師都受天下委輸名工官治車諸器皆仰給大

農大農之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即賣之賤則買之如此富商

大賈無所牟大利

如淳曰牟取也

則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踊故抑天下物名

曰平準天子以為然許之於是天子北至朔方東到太山巡海上

竝北邊以歸所過賞賜用帛百餘萬匹錢金以巨萬計皆取足大

農弘羊又請令吏得人粟補官及罪人贖罪令民能入粟甘泉各

有差以復終身不告緡他郡國各輸急處而諸農各致粟山東漕

益歲六百萬石一歲之中太倉甘泉倉滿邊餘穀諸物均輸帛五

百萬匹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於是弘羊賜爵左庶長黃金再百

斤焉是歲小旱上令官求雨卜式言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今

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販物求利亨弘羊天乃雨

太史公曰農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龜貝金錢刀布之幣興焉所從來久遠自高辛氏之前尚矣靡得而記云故書道唐虞之際詩述

殷周之世安寧則長庠序先本絀末以禮義防於利事變多故而

亦反是是以物盛則衰時極而轉徐廣曰時一作衰一質一文終始之變也

禹貢九州各因其土地所宜人民所多少而納職焉湯武承弊易

變使民不倦各兢兢所以為治而稍陵遲衰微齊桓公用管仲之

謀通輕重之權管子有輕重之法徼山海之業以朝諸侯用區區之齊顯成

霸名魏用李克盡地力為彊君自是之後天下爭於戰國貴詐力

而賤仁義先富有而後推讓故庶人之富者或累巨萬而貧者或

不厭糟糠有國強者或并羣小以臣諸侯而弱國或絕祀而滅世

以至於秦卒并海內虞夏之幣金為三品或黃或白或赤或錢或

布如淳曰布於民間也或刀如淳曰名錢為刀者以其利於民或龜貝及至秦中一國之幣為三等

黃金以溢名孟康曰二十兩為溢為上幣銅錢識曰半兩重如其文為下幣而

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為器飾寶藏不為幣然各隨時而輕重無常

於是外攘夷狄內興功業海內之士力耕不足糧饑女子紡績不

足衣服古者嘗竭天下之資財以奉其上猶自以為不足也無異

故云事勢之流相激使然曷足怪焉

史記三十一

吳太伯世家第一

吳太伯

韋昭曰後武王追封為吳伯故曰吳太伯

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歷之兄

也季歷賢而有聖子昌太王欲立季歷以及昌於是太伯仲雍二

人乃犇荆蠻文身斷髮示不可用

應劭曰常在水中故斷其髮文其身以象龍子故不見傷害

以避季歷

季歷果立是為王季而昌為文王太伯之犇荆蠻自號句吳

宋忠曰句吳大

伯始所居地名

荆蠻義之從而歸之千餘家立為吳太伯太伯卒

皇覽曰太伯家在吳縣北梅里

十里

無子弟仲雍立是為吳仲雍仲雍卒子季簡立季簡卒子叔

達立叔達卒子周章立是時周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後得周

章周章已君吳因而封之乃封周章弟虞仲於周之北故夏虛

徐廣曰在

河東太

是為虞仲列為諸侯周章卒子熊遂立熊遂卒子柯相立柯

相卒子彊鳩夷立彊鳩夷卒子餘橋疑吾立餘橋疑吾卒子柯盧

立柯盧卒子周繇立周繇卒子屈羽立屈羽卒子夷吾立夷吾卒子禽處立禽處卒子轉立轉卒子頗高立頗高卒子句卑立是時晉獻公滅周北虞公以開晉伐虢也句卑卒子去齊立去齊卒子壽夢立壽夢立而吳始益大稱王自太伯作吳五世而武王克殷封其後為二其一虞在中國其一吳在夷蠻十二世而晉滅中國之虞中國之虞滅二世而夷蠻之吳與大凡從太伯至壽夢十九世王壽夢二年楚之亡大夫申公巫臣怨楚將子反而犇晉自晉使吳教吳用兵乘車令其子為吳行人服虔曰行人掌國賓客之禮籍以待四方之使賓大客受小客之幣辭於是始通於中國吳伐楚十六年楚共王伐吳至衡山杜預曰吳與烏程縣南也二十五年王壽夢卒壽夢有子四人長曰諸樊次曰餘祭次曰餘昧次曰季札季札賢而壽夢欲立之季札讓不可於是乃立長子諸樊攝行事當國王諸樊元年世本曰諸樊徙吳也諸樊已除喪讓位季札季札

謝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服虔曰宣公曹伯盧也以魯成公十二年會晉侯代秦卒于師

曹君公子負芻也負芻在國聞宣公卒殺太子而自立故曰不義之也將立子臧子臧去之以成曹君服虔曰子臧負芻庶兄君

子曰能守節矣君義嗣王肅曰義宜也嫡子嗣國得禮之宜杜預曰諸樊嫡子故曰義嗣誰敢干君有國非

吾節也札雖不材願附於子臧之義吳人固立季札季札棄其室

而耕乃舍之秋吳伐楚楚敗我師四年晉平公初立十三年王諸

樊卒有命授弟餘祭欲傳以次必致國於季札而止以稱先王壽

夢之意且嘉季札之義兄弟皆欲致國今以漸至焉季札封於延

陵故號曰延陵季子王餘祭三年齊相慶封有罪自齊來犇吳吳

子慶封朱方之縣吳地記曰朱方秦改曰丹徒以為奉邑以女妻之富於在齊四年

吳使季札聘於魯在春秋魯襄公二十九年請觀周樂服虔曰周樂魯所受四代之樂也杜預曰魯以周公故有天子禮樂為歌

周南召南杜預曰此皆各依其本國歌所常用聲曲曰美哉始基之矣王肅曰言始造王基也猶未也賈逵曰言未

功也杜預曰猶有商紂未盡善也然勤而不怨杜預曰未能安樂然其音不怨怒歌邶庸衛杜預曰武王伐紂分其地為三監三監叛周公

滅之并三監之地更封康叔故三國盡被康叔之化賈逵曰淵深也杜預曰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

康叔武公德化深遠雖遭宣公淫亂諡公滅亡民猶秉義不至於困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

賈逵曰康叔遭管叔蔡叔之難武公罹幽王褒姒之憂故曰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杜預曰康叔武公皆衛之令德君也聽聲以為別故有疑言

歌王服虔曰王室當在雅衰微而列在風故國人猶尊之故稱王猶春秋之王人也杜預曰王黍離也

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服虔曰平王東遷頌滅憂思猶有先王之遺風故不懼也歌鄭賈逵曰鄭風東鄭是曰其細已甚民不堪也是其先亡乎

曰其風細弱已甚攝於大國之間亡遠慮持久之風故曰民不堪將先亡也

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服虔曰泱泱舒緩深遠有大和之意其詩風刺辭約而義微體疏而不切故曰大風表東海者其太公乎王肅曰言為東海之表式國未可量也

曰國之興衰世數長短未可量也杜預曰言其或將復興

歌豳曰美哉蕩蕩乎樂而不淫賈逵曰蕩然無憂自樂而不荒淫也其周公之東乎杜預曰周公遭管蔡之變東征為成王陳后稷先公不敢荒淫以成王業故言其周公東乎歌秦曰此之謂夏聲

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東乎杜預曰秦仲始有車馬禮樂去戎狄之音而有諸夏之聲故謂之夏聲及襄公佐周盟主也徐廣曰盟一作明駟案賈逵曰其志大直而有曲體歸中和中庸之德歌唐曰思

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風乎不然何憂之遠也杜預曰晉本唐國故有堯之遺風憂深思遠情發於聲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杜預曰淫聲放蕩無所畏忌故曰國無主自

鄆以下無譏焉服虔曰鄆以下及曹風也其國小無所刺譏歌小雅杜預曰小雅小正亦樂歌之章曰美哉思而不

貳杜預曰思文武之德無貳叛之心也怨而不言王肅曰非不能言畏罪咎也其周德之衰乎杜預曰衰小也猶有先

王之遺民也杜預曰謂有殷王餘俗故未大歌大雅杜預曰大雅陳文王之德以正天下曰廣哉熙熙乎杜預曰熙熙和

樂曲而有直體杜預曰論其聲其文王之德乎歌頌杜預曰頌者以其成功告於神明曰至矣哉

賈逵曰言直而不倨杜預曰倨傲也曲而不詘杜預曰詘撓也近而不偏杜預曰謙退也遠而不攜

杜預曰道備至也

遷而不淫服虔曰遷徙也文王徙鄆武王居鄆杜預曰淫過蕩也復而不厭杜預曰常日新也哀而不愁杜

命也樂而不荒杜預曰節之以禮也用而不匱杜預曰德弘大廣而不宣杜預曰不自顯也施而不費

杜預曰因民所利而利之

取而不貪杜預曰義然後取處而不底杜預曰守之以道行而不流杜預曰制之以義五

聲和八風平杜預曰宮商角徵羽謂之五聲八方之氣謂之八風節有度守有序杜預曰八音克諧節有度也無相奪倫守有序也

盛德之所同也杜預曰頌有殷魯故曰盛德之所同見舞象箛南籥者賈逵曰象文王之樂武象也箛舞曲也南籥以箛舞

也曰美哉猶有憾服虔曰憾恨也恨不及已以伐紂而致太平也見舞大武賈逵曰大武周公所作武王樂也曰美哉

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護者賈逵曰韶護殷成湯樂大護也曰聖人之弘也賈逵曰弘大也

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服虔曰慙於始伐而無聖佐故曰聖人之難也見舞大夏賈逵曰夏禹之樂大夏也曰美哉

勤而不德服虔曰禹勤其身以治水土也非禹其誰能及之見舞招削服虔曰有虞氏之樂大韶也曰德

至矣哉大矣服虔曰至帝王之道極於韶也盡美盡善也如天之無不燾也賈逵曰燾覆也如地之無不

載也雖甚盛德無以加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觀服虔曰周用六池黃帝曰雲門魯受四代下周二等故不舞其二季札知之故曰有他樂吾不敢請

與政服虔曰入邑與政職於公不與國家之事無邑無政乃免於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得

所歸難未息也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於樂高之

難難在魯昭公八年去齊使於鄭見子產如舊交謂子產曰鄭之執政侈難

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為政慎以禮服虔曰禮所以經國家利社稷也不然鄭國將敗去

鄭適衛說遽瑗史狗史鱣公子荆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

有患也自衛如晉將舍於宿左傳曰將宿於戚聞鐘聲服虔曰繇文子鼓鐘作樂也曰異哉吾

聞之辯而不德必加於戮服虔曰辯若鬪辯也夫以辯爭不以德居之必加於刑戮也夫子獲罪於君以

在此賈逵曰夫子孫文子也獲罪出獻公以戚畔也懼猶不足而又可以畔乎夫子之在此猶燕

之巢于幕也王肅曰言至危也君在殯而可以樂乎賈逵曰衛君獻公棺在殯未葬遂去之文子

聞之終身不聽琴瑟服虔曰聞義而改也琴瑟不聽况於鐘鼓乎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

子曰晉國其萃於三家乎服虔曰言晉國之祚將集於三家將去謂叔向曰吾子勉之

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三家杜預曰富必厚施故政在三家也吾子直服虔曰直不能曲撓

以從必思自免於難季札之初使北過徐君徐君好季札劍口弗敢

言季札心知之為使上國未獻還至徐徐君已死於是乃解其寶

劍繫之徐君冢樹而去從者曰徐君已死尚誰予乎季子曰不然

始吾心已許之豈以死倍吾心哉七年楚公子圍弑其王夾敖而

代立是為靈王十年楚靈王會諸侯而以伐吳之朱方以誅齊慶

鍾
繇文子
宗本孫

封吳亦攻楚取三邑而去左傳曰吳伐楚入棘十一年楚伐吳至雩婁服虔曰雩婁

婁楚之東邑十二年楚復來伐次於乾谿杜預曰乾谿在譙國城父縣南楚東境楚師敗走十七年

王餘祭卒弟餘昧立王餘昧二年楚公子棄疾弒其君靈王代立

焉四年王餘昧卒欲授弟季札季札讓逃去於是吳人曰先王有

命兄卒弟代立必致季子季子今逃位則王餘昧後立今卒其子

當代乃立王餘昧之子僚為王王僚二年公子光伐楚徐廣曰世本曰

春秋曰王僚夷昧子與史記同敗而亡王舟光懼襲楚復得王舟而還左傳曰舟名餘皇五年楚

之亡臣伍子胥來犇公子光客之公子光者王諸樊之子也常以

為吾父兄弟四人當傳至季子季子即不受國光父先立即不傳

季子光當立陰納賢士欲以襲王僚八年吳使公子光伐楚敗楚

師迎楚故太子建母於居巢以歸因北伐敗陳蔡之師九年公子

光伐楚拔居巢鍾離服虔曰鍾離州來西邑也初楚邊邑卑梁氏之處女與吳邊邑

之女爭桑二女家怒相滅兩國邊邑長聞之怒而相攻滅吳之邊

邑吳王怒故遂伐楚取兩都而去伍子胥之初犇吳說吳王僚以

伐楚之利公子光曰胥之父兄為修於楚欲自報其仇耳未見其

利於是伍員知光有他志服虔曰欲取國乃求勇士專諸貫注曰吳勇士見之光光喜乃

客伍子胥子胥退而耕於野以待專諸之事十二年冬楚平王卒

十三年春吳欲因楚喪而伐之使公子蓋餘燭庸賈逵曰二公子皆吳王僚之弟以兵

圍楚之六濶杜預曰濶在廬江六縣西南使季札於晉以觀諸侯之變服虔曰察疆弱楚發兵

絕吳兵後吳兵不得還於是吳公子光曰此時不可失也服虔曰時言可殺王時也

告專諸曰不索何獲服虔曰不索當何時得也我真王嗣當立吾欲求之季子雖至

不吾廢也王肅曰聘晉還至也專諸曰王僚可殺也母老子弱服虔曰母老子弱專諸託其母子於光也王肅

曰專諸言王母老子弱也而兩公子將兵攻楚楚絕其路方今吳外困於楚而內空服虔曰言我身猶爾身也四月丙子

無骨鯁之臣是無奈我何光曰我身子之身也服虔曰言我身猶爾身也

光伏甲士於窟室杜預曰掘地為室也而謁王僚飲王僚使兵陳於道自王宮

至光之家門階戶席皆王僚之親也人夾持鉞音披公子光詳為足

疾入于窟室杜預曰恐難作王黨殺已素避之也使專諸置匕首於炙魚之中服虔曰全以魚炙也

進食手匕首刺王僚鉞交於匈賈逵曰交專諸匈也遂弒王僚公子光竟代立

為王是為吳王闔廬闔廬乃以專諸子為卿季子至曰苟先君無

廢祀民人無廢主社稷有奉乃吾君也吾敢誰怨乎哀死事生以

待天命服虔曰待其天命之終也非我生亂立者從之先人之道也杜預曰吳自諸樊已下兄弟相傳而不立適是

亂由先人起也季子自知力不能討光故云復命哭僚墓服虔曰復命於僚哭其墓也復位而待杜預曰復本位待光命吳公子

燭庸蓋餘二人將兵遇圍於楚者聞公子光弒王僚自立乃以其

兵降楚楚封之於舒王闔廬元年舉伍子胥為行人而與謀國事

楚誅伯州犁其孫伯嚭披美反亡奔吳徐廣曰伯嚭州犁孫也史記與吳越春秋同吳以為大夫三

年吳王闔廬與子胥伯嚭將兵伐楚拔舒殺吳亡將二公子光謀

欲入郢將軍孫武曰民勞未可待之四年伐楚取六與濞五年伐

越敗之六年楚使子常囊瓦伐吳迎而擊之大敗楚軍於豫章取

楚之居巢而還九年吳王闔廬謂伍子胥孫武曰始子之言郢未

可入今果如何二子對曰楚將子常貪而唐蔡皆怨之王必欲大

伐必得唐蔡乃可闔廬從之悉興師與唐蔡西伐楚至於漢水楚

亦發兵拒吳夾水陳吳王闔廬弟夫槩欲戰闔廬弗許夫槩曰王

已屬臣兵兵以利為上尚何待焉遂以其部五千人襲冒楚楚兵

大敗走於是吳王遂縱兵追之北至郢五戰楚五敗楚昭王亡出

郢奔鄖服虔曰鄖鄖楚縣鄖公弟欲弒昭王昭王與鄖公犇隨服虔曰隨楚與國也而吳兵

遂入郢子胥伯嚭鞭平王之尸以報父讐十年春越聞吳王之在

郢國空乃伐吳吳使別兵擊越楚告急秦秦遣兵救楚擊吳吳師

敗闔廬弟夫槩見秦越交敗吳吳王畱楚不去夫槩亡歸吳而自

立為吳王闔廬聞之乃引兵歸攻夫槩夫槩敗奔楚楚昭王乃得

以九月復入郢而封夫槩於堂谿為堂谿氏司馬彪曰汝南吳房有堂谿亭十一年吳

王使太子夫差伐楚取番楚恐而去郢徙都服虔曰都楚邑十五年孔子相

魯十九年夏吳伐越越王勾踐迎擊之檣音李賈逵曰檣李越地杜預曰吳郡嘉興縣南有醉李城也

越使死士挑戰徐廣曰一作宜越世家亦然或者以為人名氏乎駟案賈逵曰死士也三行

造吳師呼自到左傳曰使罪人三行屬劔於頸吳師觀之越因伐吳敗之姑蘇越絕書曰闔廬起姑蘇臺三年聚材五年乃成高見三百里

太子夫差謂曰爾而忘勾踐殺汝父乎對曰不敢三年乃報越越絕書曰闔廬家在吳縣閭門外名曰虎丘下池廣六十步水深一丈五尺銅棺三重瀕地六尺五尺之流扁諸之劔三千方員之口三千繫鄧魚腸之劔在焉卒十餘萬人治之取土臨湖葬之二日白虎居其上故號曰虎丘

王夫差越絕書曰太伯到夫差二十六代且千歲元年以大夫伯嚭為太宰習戰射常

以報越為志二年吳王悉精兵以伐越敗之夫椒賈逵曰夫椒越地杜預曰太湖中椒山也報

姑蘇也越王勾踐乃以甲兵五千人棲於會稽賈逵曰會稽山名使大夫種

因吳太宰嚭而行成服虔曰行成求成也請委國為臣妾吳王將許之伍子胥

諫曰昔有過氏殺斟灌以伐斟尋賈逵曰過國名也斟灌斟尋夏同姓也夏后相依斟灌而國故曰殺夏后相也滅夏

后帝相服虔曰夏后相故之孫帝相之妃后緡方娠賈逵曰緡有仍之姓也杜預曰娠懷身也逃於有仍賈逵曰有仍國

名后緡之家而生少康服虔曰后緡遺腹子少康為有仍牧正王肅曰牧正牧官之長也有過又欲殺少

康少康奔有虞賈逵曰有虞帝舜之後杜預曰梁國虞縣有虞思夏德於是妻之以二女而邑

之於綸賈逵曰綸虞邑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賈逵曰方十里為成五百人為旅後遂收夏衆撫其

官職服虔曰因此基業積收取夏遺民餘衆撫修夏之故官憲典使人誘之遂滅有過氏復禹之績祀夏

配天服虔曰以鮌配天也不失舊物賈逵曰物職也杜預曰物事也今吳不如有過之疆而勾踐大

於少康今不因此而滅之又將寬之不亦難乎且勾踐為人能辛

苦今不滅後必悔之吳王不聽聽太宰嚭卒許越平與盟而罷兵

去七年吳王夫差聞齊景公死而大臣爭寵新君弱乃興師北伐

齊子胥諫曰越王勾踐食不重味衣不重采弔死問疾且欲有所

史記三十一

閭亭本昌地宋本池

用其衆此人不死必爲吳患今越在腹心疾而王不先而務齊不亦謬乎吳王不聽遂北伐齊敗齊師於艾陵杜預曰艾陵齊地至繒杜預曰琅邪

召魯哀公而徵百牢季康子使子貢以周禮說太宰嚭乃得止賈逵曰周禮王合諸侯享禮十有二牢上公九牢侯伯七牢子男五牢因畱略地於齊魯之南九年爲騶伐魯至與

魯盟乃去十年因伐齊而歸十一年復北伐齊越王句踐率其衆以朝吳厚獻遺之吳王喜唯子胥懼曰是棄吳也諫曰越在腹心

今得志於齊猶石田無所用王肅曰石田不可耕且盤庚之誥有顛越勿遺服虔曰顛頽也越墜也顛越無道則割絕無遺也商之以興徐廣曰一本作盤庚之誥有顛越之吳王不聽使

子胥於齊子胥屬其子於齊鮑氏服虔曰鮑氏齊大夫還執吳王吳王聞之大怒賜子胥屬鏤之劍以死服虔曰屬鏤劍名賜使自刎將死曰樹吾墓上以梓令可

爲器抉吾眼置之吳東門以觀越之滅吳也齊鮑氏殺齊悼公吳王聞之哭於軍門外三日服虔曰諸侯相臨之禮乃從海上徐廣曰一作中攻齊齊人敗吳

吳王乃引兵歸十三年吳召魯衛之君會於橐泉服虔曰橐泉地名也杜預曰在淮南邊道縣東南十四年春吳王北會諸侯於黃池杜預曰陳畱封丘縣南有黃亭近濟水欲霸中國以全

周室六月戊子越王句踐伐吳乙酉越五千人與吳戰丙戌虜吳太子友丁亥入吳吳人告敗於王夫差夫差惡其聞也賈逵曰惡其聞諸侯或

泄其語吳王怒斬七人於幕下服虔曰以絕口七月辛丑吳王與晉定公爭長吳王曰於周室爲我長杜預曰吳爲太伯後故爲長晉定公曰於姬姓我爲伯杜預曰

伯趙鞅怒將伐吳乃長晉定公徐廣曰黃池之盟吳先歃晉次之與外傳同駟案賈逵曰外傳曰吳先歃晉亞之先敘晉晉有信又所以吳王已盟與晉別欲伐宋太宰嚭曰可勝而不能居也乃引兵

歸國國亡太子內空王居外久士皆罷敝於是乃使厚幣以與越平十五年齊田常殺簡公十八年越益彊越王句踐率兵使伐敗

吳師於笠澤楚滅陳二十年越王句踐復伐吳二十一年遂圍吳二十三年十一月丁卯越敗吳越王句踐欲遷吳王夫差於甬東

我爲

殺宋

報宋

賈逵曰甬東越東甬江東也
子百家居之吳王曰孤老矣不能事君王也

吾悔不用子胥之言自令陷此遂自剄死
越絕書曰夫差家在猶亭西卑猶之位越王侯于戈人一累土以葬之近太

湖去縣五十七里越王滅吳誅太宰嚭以為不忠而歸

太史公曰孔子言太伯可謂至德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

王肅曰太伯弟季歷賢又生聖子昌昌必有天下故太伯以天下三讓於王季其讓隱故無得而稱言之者所以為至德也余讀春秋古文乃知中

國之虞與荆蠻句吳兄弟也延陵季子之仁心慕義無窮見微而

知清濁嗚呼又何其閎覽博物君子也
皇覽曰延陵季子家在毗陵縣暨陽鄉至今吏民皆祀事

史記三十二

齊太公世家第二

太公望呂尚者東海上人
呂氏春秋曰東夷之士其先祖嘗為四嶽佐禹平水土

甚有功虞夏之際封於呂
徐廣曰呂在南陽宛縣西或封於申姓姜氏夏商之時申

呂或封枝庶子孫或為庶人尚其後苗裔也本姓姜氏從其封姓

故曰呂尚呂尚蓋嘗窮困年老矣以漁釣奸周西伯西伯將出獵

卜之曰所獲非龍非虵
徐廣曰虵救知反非虎非熊所獲霸王之輔於是周西

伯獵果遇太公於渭之陽與語大說曰自吾先君太公曰當有聖

人適周周以興子真是邪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載

與俱歸立為師或曰太公博聞嘗事紂紂無道去之游說諸侯無

所遇而卒西歸周西伯或曰呂尚處士隱海濱周西伯拘姜里散

宜生閔天素知而招呂尚呂尚亦曰吾聞西伯賢又善養老盍往

韓川屯鳳鳴

氏書

焉三人者為西伯求美女奇物獻之於紂以贖西伯西伯得以出反國言呂尚所以事周雖異然要之為文武師周西伯昌之脫羑里歸與呂尚陰謀修德以傾商政其事多兵權與奇計故後世之言兵及周之陰權皆宗太公為本謀周西伯政平及斷虞芮之訟而詩人稱西伯受命曰文王伐崇密須犬夷大作豐邑天下三分其二歸周者太公之謀計居多文王崩武王即位九年欲修文王業東伐以觀諸侯集否師行師尚父劉向別錄曰師之尚之父之故曰師尚父父亦男子之美號也左杖黃鉞右把白旄以誓曰蒼兕蒼兕總爾眾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遂至盟津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諸侯諸侯皆曰紂可伐也武王曰未可還師與太公作此泰誓居二年紂殺王子比干囚箕子武王將伐紂卜龜兆不吉風雨暴至羣公盡懼唯太公強之勸武王武王於是遂行十一年徐廣曰一作三年正月甲子誓於牧野伐商紂師敗

績紂反走登鹿臺遂追斬紂明日武王立于社羣公奉明水衛康叔封布采席師尚父牽牲史佚策祝以告神討紂之罪散鹿臺之錢發鉅橋之粟以振貧民封比干墓釋箕子囚遷九鼎修周政與天下更始師尚父謀居多於是武王已平商而王天下封師尚父於齊營丘東就國道宿行遲逆旅之人曰吾聞時難得而易失客寢甚安殆非就國者也太公聞之夜衣而行犁明至國萊侯來伐與之爭營丘營丘邊萊萊人夷也會紂之亂而周初定未能集遠方是以與太公爭國太公至國修政因其俗簡其禮通商工之業便魚鹽之利而人民多歸齊齊為大國及周成王少時管蔡作亂淮夷畔周乃使召康公服虔曰召公奭命太公曰東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無棣服虔曰是皆太公始受封土疆境所至也五侯九伯實得征之杜預曰五等諸侯九州之伯皆得征討其罪齊由此得征伐為大國都營丘蓋太公之卒百有餘年禮記曰太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

宗今去有地字

鄭玄曰太公受封爵為太師死葬於周五世之後乃葬齊皇覽曰呂尚家在臨菑縣城南去縣十里

子丁公呂伋

徐廣曰一作及

立丁公卒子

乙公得立乙公卒子癸公慈母立癸公卒子哀公不辰立哀公時

紀侯譖之周周烹哀公

徐廣曰周夷王

而立其弟靜是為胡公胡公徙都薄

姑而當周夷王之時哀公之同母少弟山怨胡公乃與其黨率營

丘人襲攻殺胡公而自立是為獻公獻公元年盡逐胡公子因徙

薄姑都治臨菑九年獻公卒子武公壽立武公九年周厲王出奔

居彘十年王室亂大臣行政號曰共和二十四年周宣王初立二

十六年武公卒子厲公無忌立厲公暴虐故胡公子復入齊齊人

欲立之乃與攻殺厲公胡公子亦戰死齊人乃立厲公子赤為君

是為文公而誅殺厲公者七十人文公十二年卒子成公說立成

公九年卒子莊公購立莊公二十四年犬戎殺幽王周東徙維秦

始列為諸侯五十六年晉弒其君昭侯六十四年莊公卒子釐公

祿甫立釐公九年魯隱公初立十九年魯桓公弒其兄隱公而自

立為君二十五年北戎伐齊鄭使太子忽來救齊齊欲妻之忽曰

鄭小齊大非我敵遂辭之三十二年釐公同母弟夷仲年死其子

曰公孫無知釐公愛之令其秩服奉養比太子二十三年釐公卒

太子諸兒立是為襄公襄公元年始為太子時嘗與無知鬪及立

紉無知秩服無知怨四年魯桓公與夫人如齊齊襄公故嘗私通

魯夫人魯夫人者襄公女弟也自釐公時嫁與魯桓公婦及桓公

來而襄公復通焉魯桓公知之怒夫人夫人以告齊襄公齊襄公

與魯君飲醉之使力士彭生抱上魯君車因拉殺魯桓公

公羊傳曰擗折聲也桓公下車則死矣魯人以為讓而齊襄公殺彭生以謝魯人

年代紀紀遷去其邑

徐廣曰年表云去其都邑

十二年

初襄公使連稱管至父戍葵

丘

賈逵曰連稱管至父皆齊大夫杜預曰臨菑縣西有地名葵丘

瓜時而往及瓜而代

服虔曰瓜時七月及瓜謂後年瓜時

往戍一

宋本與時字

說宋本脫

歲卒瓜時而公弗為發代或為請代公弗許故此二人怒因公孫無知謀作亂連稱有從妹在公宮無寵服虔曰為妾在宮也使之間襄公王肅曰侯公之

問隙曰事成以女為無知夫人冬十二月襄公游姑蔡賈逵曰齊地也遂獵沛

丘杜預曰安樂博昌縣南有地名曰丘見彘從者曰彭生服虔曰公見彘從者乃見彭生鬼改形為豕也公怒射之彘人

立而啼公懼墜車傷足失屨反而鞭主屨者弗三百弗出宮而無

知連稱管至父等聞公傷乃遂率其眾襲宮逢主屨弗弗曰且無

入驚宮驚宮未易入也無知弗信弗示之劊乃信之待宮外令弗

先入弗先入即匿襄公戶間良久無知等恐遂入宮弗反與宮中

及公之幸臣攻無知等不勝皆死無知入宮求公不得或見人足

於戶間發視乃襄公遂殺之而無知自立為齊君桓公元年春齊

君無知游於雍林賈逵曰渠丘大夫也雍林人嘗有怨無知及其往游雍林人

襲殺無知告齊大夫曰無知弑襄公自立臣謹行誅唯大夫更立

公子之當立者唯命是聽初襄公之醉殺魯桓公通其夫人殺誅

數不當淫於婦人數欺大臣羣弟恐禍及故次弟糾奔魯其母魯

女也管仲召忽傅之次弟小白奔莒鮑叔傅之小白母衛女也有

寵於釐公小白自少好善大夫高偃賈逵曰齊正卿高偃也及雍林人殺無知議

立君高國先陰召小白於莒魯聞無知死亦發兵送公子糾而使

管仲別將兵遮莒道射中小白帶鉤小白佯死管仲使人馳報魯

魯送糾者行益遲六日至齊則小白已入高偃立之是為桓公桓

公之中鉤佯死以誤管仲已而載溫車中馳行亦有高國內應故

得先入立發兵距魯秋與魯戰于乾時杜預曰乾時齊地也時水在樂安界歧流旱則涸竭故曰乾時魯兵

敗走齊兵掩絕魯歸道齊遺魯書曰子糾兄弟弗忍誅請魯自殺

之召忽管仲讐也請得而甘心醢之不然將圍魯魯人患之遂殺

子糾于笙瀆賈逵曰魯地句瀆也召忽自殺管仲請囚桓公之立發兵攻魯心

殺中未殺

安樂字本

欲殺管仲鮑叔牙曰臣幸得從君君竟以立君之尊臣無以增君
君將治齊即高侯與叔牙足也君且欲霸王非管夷吾不可夷吾
所居國國重不可失也於是桓公從之乃詳為召管仲欲甘心實
欲用之管仲知之故請往鮑叔牙迎受管仲及堂阜而脫桎梏賈
曰堂阜魯北境杜預曰堂阜齊地東莞蒙陰縣西北齊被而見桓公桓公厚禮以為
有夷吾亭或曰鮑叔解夷吾縛於此因以為名也大夫任政桓公既得管仲與鮑叔隰朋徐廣曰或高侯修齊國政連
五家之兵國語曰管子制國五家為軌十軌為設輕重魚鹽之利以贍貧窮祿
賢能齊人皆說二年伐滅郟徐廣曰郟子奔莒初桓公亡時過郟郟
無禮故伐之五年伐魯魯將師敗魯莊公請獻遂邑以平杜預曰遂在
東桓公許與魯會柯而盟杜預曰此柯今濟北東阿齊魯將盟曹沫以匕首
劫桓公於壇上何休曰上基三尺階三等曰壇會必有曰反魯之侵地桓公許
之已而曹沫去匕首北面就臣位桓公後悔欲無與魯地而殺曹

沫管仲曰夫劫許之而倍信殺之徐廣曰一云已許愈一小快耳而棄

信於諸侯失天下之援不可於是遂與曹沫三敗所亡地於魯諸

侯聞之皆信齊而欲附焉七年諸侯會桓公於甄杜預曰甄衛地而桓

公於是始霸焉十四年陳厲公子完號敬仲來奔齊齊桓公欲以

為卿讓於是以為工正賈逵曰田成子常之祖也二十三年山戎伐

燕服虔曰山戎北狄蓋今鮮卑也燕告急於齊齊桓公救燕遂伐山戎至于

孤竹而還燕莊公遂送桓公入齊境桓公曰非天子諸侯相送不

出境吾不可以無禮於燕於是分溲割燕君所至與燕命燕君復

修召公之政納貢于周如成康之時諸侯聞之皆從齊二十七年

魯濬公母曰哀姜桓公女弟也哀姜淫於魯公子慶父慶父弑濬

公哀姜欲立慶父魯人更立釐公徐廣曰史記桓公召哀姜殺之二十

八年衛文公有狄亂告急於齊齊率諸侯城楚丘賈逵曰而立衛君

二十九年桓公與夫人蔡姬戲船中蔡姬習水蕩公賈逵曰蕩搖也公懼止

之不止出船怒歸蔡姬弗絕蔡亦怒嫁其女桓公聞而怒與師往

伐三十年春齊桓公率諸侯伐蔡蔡潰賈逵曰民逃其上曰潰也遂伐楚楚成王與

師問曰何故涉吾地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

九伯若實征之以夾輔周室左傳曰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也賜我先君履杜預曰所踐履之界東

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無棣楚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具賈逵曰包茅菁茅包醜之也以供祭祀杜預曰尚書包匭菁茅茅之為異未審

是以來責昭王南征不復是以來問服虔曰周昭王南巡狩涉漢未濟船解而溺昭王王室諱之不以赴諸侯不知其故故桓公以為辭責問楚也楚王曰貢之不入有之寡人罪也敢

不共乎昭王之出不復君其問之水濱杜預曰昭王時漢非楚境故不受罪齊師進次于

陘杜預曰陘楚地潁川召陵縣南有陘亭左傳曰凡師一宿為舍再宿為信過信為次夏楚王使屈完將兵扞齊齊師退

次召陵杜預曰召陵潁川縣桓公矜屈完以其眾屈完曰君以道則可若不則

楚方城以為城服虔曰方城山在漢南韋昭曰方城楚北之阨塞杜預曰方城山在南陽華縣南是也江漢以為溝君女能

進乎乃與屈完盟而去過陳陳袁濤塗詐齊令出東方覺秋齊伐

陳左傳曰討不忠也是歲晉殺太子申生三十五年夏會諸侯于葵丘杜預曰陳畱外黃縣東有葵丘也周襄王使宰孔賜桓公文武胙彤弓矢大路賈逵曰大路諸侯朝服之車謂之金路

命無拜桓公欲許之管仲曰不可乃下拜受賜韋昭曰下堂拜賜也秋復會諸

侯於葵丘益有驕色周使宰孔會諸侯頗有叛者公羊傳曰葵丘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

晉侯病後遇宰孔宰孔曰齊侯驕矣弟無行從之是歲晉獻公卒

里克殺奚齊卓子徐廣曰史記卓多作掉秦穆公以夫人入公子夷吾為晉君桓

公於是討晉亂至高梁服虔曰晉地也杜預曰在平陽縣西南使隰朋立晉君還是時周室

微唯齊楚秦晉為彊晉初與會獻公死國內亂秦穆公辟遠不與

中國會盟楚成王初收荆蠻有之夷狄自置唯獨齊為中國會盟

而桓公能宣其德故諸侯賓會於是桓公稱曰寡人南伐至召陵

望熊山北伐山戎離枝孤竹地理志曰今支縣有孤竹城疑離枝即令支也令離音離相近應劭曰令音鈴鈴離聲亦相近管子亦作離子

史記三十二

西伐大夏涉流沙東馬懸車登太行至卑耳山而還諸侯莫違寡人寡人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昔三代受命有何以異於此乎吾欲封泰山禪梁父管仲固諫不聽乃說桓公以遠方珍怪物至乃得封桓公乃止三十八年周襄王弟帶與戎翟合謀伐周齊使管仲平戎於周周欲以上卿禮管仲管仲頓首曰臣陪臣安敢三讓乃受下卿禮以見三十九年周襄王弟帶來奔齊齊使仲孫請王為帶謝襄王怒弗聽四十一年秦穆公虜晉惠公復歸之是歲管仲隰朋皆卒管仲病桓公問曰羣臣誰可相者管仲曰知臣莫如君公曰易牙何如對曰殺子以適君非人情不可公曰開方何如對曰倍親以適君非人情難近管仲曰衛公子開方去其子乘之太子而臣事君也公曰豎刁如何對曰自宮以適君非人情難親管仲死而桓公不用管仲言卒近用三子三子專權四十二年戎伐周周告

急齊齊令諸侯各發卒戍周是歲晉公子重耳來桓公妻之四十年

三年初齊桓公之夫人三曰王姬徐姬蔡姬皆無子桓公好內言也多內寵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無詭少衛姬生惠公元鄭

姬生孝公昭葛嬴生昭公潘密姬生懿公商人宋華子賈逵曰宋華子之女子姓生

公子雍桓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為太子雍巫有寵於衛

共姬賈逵曰雍巫雍人名巫易牙也因宦者豎刁以厚獻於桓公亦有寵桓公許之立

無詭社預曰易牙既有寵於公為長衛姬請立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冬十月乙亥齊桓公卒

易牙入與豎刁因內寵殺羣吏服虔曰內寵如夫人者六人羣吏諸大夫也社預曰內寵內宮人之權寵者而立公

子無詭為君太子昭奔宋桓公病五公子各樹黨爭立及桓公卒

遂相攻以故宮中空莫敢棺桓公尸在牀上六十七日尸蟲出于

戶十二月乙亥無詭立乃棺赴辛巳夜斂殯徐廣曰斂一作臨也桓公十有餘

子要其後立者五人無詭立三月死無諡次孝公次昭公次懿公

子要其後立者五人無詭立三月死無諡次孝公次昭公次懿公

氏本

字本

官之有

次惠公孝公元年三月宋襄公率諸侯兵送齊太子昭而伐齊齊人恐殺其君無詭齊人將立太子昭四公子之徒攻太子太子走宋宋遂與齊人四公子戰五月宋敗齊四公子師而立太子昭是為齊孝公宋以桓公與管仲屬之太子故來征之以亂故八月乃葬齊桓公

皇覽曰桓公冢在臨菑南城十七里所菑水南

六年春齊伐宋以其不同盟于齊也

服虔曰魯城南七里所葬

僖公十九年諸侯盟于齊以無忘桓公之德宋襄公欲行霸道不與盟故伐之

夏宋襄公卒七年晉文公立十年孝公卒孝公弟潘因衛公子開方殺孝公子而立潘是為昭公昭公桓公子也其母曰葛嬴昭公元年晉文公敗楚於城濮而會諸侯踐土朝周天子使晉稱伯六年翟侵齊晉文公卒秦兵敗於殺十二年秦穆公卒十九年五月昭公卒子舍立為齊君舍之母無寵於昭公國人莫畏昭公之弟商人以桓公死爭立而不得陰交賢士附愛百姓百姓說及昭公卒子舍立孤弱即與眾十月即墓上弒

齊君舍而商人自立是為懿公懿公桓公子也其母曰密姬懿公四年春初懿公為公子時與丙戎之父獵爭獲不勝及即位斷丙戎父足而使丙戎僕

賈逵曰僕御也庸職之妻好公丙之宮使庸職驂乘五月懿公游於申池

杜預曰齊南城門名申門齊城無池唯此門左右有池疑此是也左思齊都賦注曰申池海濱齊數也二人浴戲職曰斷足子戎曰奪妻者二人俱病此言乃怨謀與公游竹中二人弒懿公車上棄竹中而亡去懿公之立驕民不附齊人廢其子而迎公子元於衛立之是為惠公惠公桓公子也其母衛女曰少衛姬避齊亂故在衛惠公二年長翟來

穀梁傳曰身橫九畝斷其首而載之眉見於賦王子城父攻殺之

賈逵曰王子城父齊大夫埋之於北門晉趙穿弒其君靈公十年惠公卒子頃公無野立初崔杼有寵於惠公惠公卒高國畏其偏也逐之崔杼奔衛頃公元年楚莊王強伐陳二年圍鄭鄭伯降已復國鄭伯六年春晉使卻克於齊齊使夫人帷中而觀之卻克上夫人笑之

六年春晉使卻克於齊齊使夫人帷中而觀之卻克上夫人笑之

郤克曰不是報不復涉河歸請伐齊晉侯弗許齊使至晉郤克執齊使者四人河內殺之八年晉伐齊齊以公子強質晉晉兵去十年春齊伐魯衛魯衛大夫如晉請師皆因郤克晉使郤克以車八

百乘賈逵曰八百乘八萬人為中軍將士燮將上軍欒書將下軍以救魯衛伐齊

六月壬申與齊侯兵合靡徐廣曰靡一作摩筭下賈逵曰靡筭山名也癸酉陳于鞍服虔曰鞍齊地名也

逢丑父賈逵曰齊大夫為齊頃公右頃公曰馳之破晉軍會食射傷郤克流血至履克欲還入壁其御曰我始入再傷不敢言疾恐懼士卒願

子忍之遂復戰齊急丑父恐齊侯得乃易處頃公為右車絙於木

而止晉小將韓厥伏齊侯車前曰寡君使臣救魯衛戲之丑父使

頃公下取飲因得亡脫去入其軍晉郤克欲殺丑父丑父曰代君

死而見僂後人臣無忠其君者矣克舍之丑父遂得亡歸齊於是

晉軍追齊至馬陵徐廣曰一作陘齊侯請以寶器謝左傳曰賂以不聽

必得笑克者蕭桐叔子杜預曰桐叔蕭君之字齊侯外祖父子女也今齊東

義伐而以暴為後其可乎於是乃許令反魯衛之侵地十一年晉

初置六卿賞鞍之功齊頃公朝晉欲尊王晉景公晉景公不敢受

乃歸歸而頃公弛苑囿薄賦斂振孤問疾虛積聚以救民民亦大

說厚禮諸侯竟頃公卒百姓附諸侯不犯十七年頃公卒皇覽曰頃公冢近呂尚冢

子靈公環立靈公九年晉欒書弑其君厲公十年晉悼公伐齊齊

令公子光質晉十九年立子光為太子高厚傳之令會諸侯盟於

鍾離二十七年晉使中行獻子伐齊齊師敗靈公走入臨菑晏嬰

止靈公靈公弗從曰君亦無勇矣晉兵遂圍臨菑臨菑城守不敢

出晉焚郭中而去二十八年初靈公取魯女生子光以為太子仲

姬戎姬戎姬嬖仲姬生子牙屬之戎姬戎姬請以為太子公許之

服虔曰欲令齊隴東行

對曰叔子齊君母齊君母亦猶晉君母子安置之且子以

難斥言其母故遠言之賈逵曰蕭附庸子姓

今齊東

戰字係宗

仲姬曰不可光之立列於諸侯矣服虔曰數從諸侯征伐盟會今無故廢之君必悔

之公曰在我耳遂東太子光賈逵曰從之東垂也使高厚傅牙為太子靈公疾

崔杼迎故太子光而立之是為莊公莊公殺戎姬五月壬辰靈公

卒莊公即位執太子牙於句賈之丘殺之八月崔杼殺高厚晉聞

齊亂伐齊至高唐杜預曰高唐在祝阿縣西北莊公三年晉大夫欒盈徐廣曰史記多作逞奔齊

莊公厚客待之晏嬰田文子諫公弗聽四年齊莊公使欒盈問入

晉曲沃賈逵曰欒盈之邑為內應以兵隨之上太行入孟門賈逵曰孟門太行皆晉山隘也欒盈

敗齊兵還取朝歌賈逵曰晉邑六年初棠公妻好賈逵曰棠公齊棠邑大夫棠公死崔杼取

之莊公通之數如崔氏以崔杼之冠賜人侍者曰不可崔杼怒因

其伐晉欲與晉合謀襲齊而不得聞莊公嘗管宦者賈舉賈舉復

侍為崔杼間公服虔曰伺公間隙以報怨五月莒子朝齊齊以甲戌饗之崔

杼稱病不視事乙亥公問崔杼病遂從崔杼妻崔杼妻入室與崔

杼自閉戶不出公擁柱而歌服虔曰公以為姜氏不知已在於故歌以命之也一曰公自知見欺恐不得出故歌以自悔宦者

賈舉遮公從宮而入閉門崔杼之徒持兵從中起公登臺而請解

不許請盟不許請自殺於廟不許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聽命

服虔曰言不能親聽公命近於公宮服虔曰崔杼之宮近公宮淫者或詐稱公陪臣爭趣徐廣曰爭一作奸有淫者不知二

命杜預曰言得淫人受崔子命討之不知他命也公踰牆射中公股公反墜遂弑之晏嬰立崔杼

門外賈逵曰聞難而來曰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服虔曰謂以公義為社稷死亡也如是者臣亦隨之死亡也杜預曰私暱所親愛也非所親愛無為當其禍也門開而入枕公尸而哭三踊而出人謂崔杼必

殺之崔杼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服虔曰置之所以得人心丁丑崔杼立莊公異母

弟杵臼徐廣曰史記多作箸臼是為景公景公母魯叔孫宣伯女也景公立以崔

杼為右相慶封為左相二相恐亂起乃與國人盟曰不與崔慶者

死晏子仰天曰嬰所不獲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從不肯盟慶封

死晏子仰天曰嬰所不獲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從不肯盟慶封

欲殺晏子崔杼曰忠臣也舍之齊太史書曰崔杼弑莊公崔杼殺之其弟復書崔杼復殺之少弟復書崔杼乃舍之景公元年初崔杼生子成及彊其母死取東郭女生明東郭女使其前夫子無咎與其弟偃相崔氏成有罪二相急治之立明為太子成請老於崔杼崔杼許之二相弗聽曰崔宗邑不可杜預曰濟陽東朝陽縣西北有崔氏城也成彊怒告慶封慶封與崔杼有郤欲其敗也成彊殺無咎偃於崔杼家家皆奔亡崔杼怒無人使一宦者御見慶封慶封曰請為子誅之使崔杼仇盧蒲癸賈逵曰癸齊大夫慶封之屬攻崔氏殺成彊盡滅崔氏崔杼婦自殺崔杼歸亦自殺慶封為相國專權三年十月慶封出獵初慶封已殺崔杼益驕嗜酒好獵不聽政令慶舍用政服虔曰舍慶封之子也生傳其職政與子已有內郤田文子謂桓子曰亂將作田鮑高樂氏相與謀慶氏慶舍發甲圍慶封宮四家徒共擊破之慶封還不得入奔魯齊人讓魯封奔吳吳

與字依宗本增

與之朱方聚其族而居之富於在齊其秋齊人徙葬莊公僂崔杼尸於市以說眾九年景公使晏嬰之晉與叔向私語曰齊政卒歸田氏田氏雖無大德以公權私有德於民民愛之十二年景公如晉見平公欲與伐燕十八年公復如晉見昭公二十六年獵魯郊因入魯與晏嬰俱問魯禮三十一年魯昭公辟季氏難奔齊齊欲以干社封之賈逵曰二十五家為一社干社二萬九千家也子家止昭公昭公乃請齊伐魯取鄆以居昭公三十一年彗星見景公坐柏寢嘆曰堂堂誰有此乎服虔曰景公自恐德薄不能久享齊國故曰誰有此也羣臣皆泣晏子笑公怒晏子曰臣笑羣臣諛甚景公曰彗星出東北當齊分野寡人以為憂晏子曰君高臺深池賦斂如弗得刑罰恐弗勝弗星將出彗星何懼乎公曰可禳否晏子曰使神可祝而來亦可禳而去也百姓苦怨以萬數而君令一人禳之安能勝眾口乎是時景公好治宮室聚狗馬奢侈厚賦重刑

故晏子以此諫之四十二年吳王闔閭伐楚入郢四十七年魯陽
虎攻其君不勝奔齊請齊伐魯鮑子諫景公乃囚陽虎陽虎得亡
奔晉四十八年與魯定公好會夾谷服虔曰東海祝其縣是也犁鉏曰孔丘知禮而

怯請令萊人爲樂杜預曰萊人齊所滅萊夷也因執魯君可得志景公害孔丘相魯

懼其霸故從犁鉏之計方會進萊樂孔子歷階上使有司執萊人

斬之以禮讓景公景公慙乃歸魯侵地以謝而罷去是歲晏嬰卒

五十五年范中行反其君於晉晉攻之急來請粟田乞欲爲亂樹

黨於逆臣說景公曰范中行數有德於齊不可不救乃使乞救而

輸之粟五十八年夏景公夫人燕姬適子死景公寵妾芮姬生子

荼荼少其母賤無行諸大夫恐其爲嗣乃言願擇諸子長賢者爲

太子景公老惡言嗣事又愛荼母欲立之憚發之口乃謂諸大夫

曰爲樂耳國何患無君乎秋景公病命國惠子高昭子杜預曰惠子國夏也昭子高張

也立少子荼爲太子逐羣公子遷之萊服虔曰萊齊東鄙邑景公卒皇覽曰景公冢與桓公冢同處

太子荼立是爲晏孺子冬未葬而羣公子畏誅皆出亡荼諸異母

兄公子壽駒黔奔衛徐廣曰一作壽黔奔衛公子鉏陽生奔魯萊人歌之曰景公

死乎弗與埋三軍事乎弗與謀服虔曰萊人見五公子遠遷鄙邑不得與景公葬埋之事及國三軍之謀故慙而歌杜預曰稱論蓋葬後

而爲此歌哀羣公子失所也師乎師乎胡黨之乎服虔曰師衆也黨所也言公子徒衆何所適也晏孺子元年春田

乞僞事高國者每朝乞參乘言曰子得君大夫皆自危欲謀作亂

又謂諸大夫曰高昭子可畏及未發先之大夫從之六月田乞鮑

牧乃與大夫以兵入公宮攻高昭子昭子聞之與國惠子救公公

師敗田乞之徒追之國惠子奔莒遂反殺高昭子晏圍奔魯賈逵曰國晏嬰

之八月齊秉意茲徐廣曰左傳八月齊師意茲奔魯田乞敗二相乃使人之魯昭公子

陽生陽生至齊私暱田乞家十月戊子田乞請諸大夫曰常之母

有魚菽之祭何休曰齊俗婦人首祭事言魚豆者示薄陋無所有也幸來會飲會飲田乞盛陽生橐中

置坐中央發橐出陽生曰此乃齊君矣大夫皆伏謁將與大夫盟

而立之鮑牧醉乞誣大夫曰吾與鮑牧謀共立陽生鮑牧怒曰子

忘景公之命乎諸大夫相視欲悔陽生前頓首曰可則立之否則

已鮑牧恐禍起乃復曰皆景公子也何為不可乃與盟立陽生是

為悼公悼公入宮使人遷晏孺子於駘賈逵曰齊邑殺之幕下而逐孺子

母芮子芮子故賤而孺子少故無權國人輕之悼公元年齊伐魯

取謹闡杜預曰闡在東平剛縣北初陽生亡在魯季康子以其妹妻之及歸即位使

迎之季姬與季魴侯通杜預曰魴侯康子叔父也言其情魯弗敢與故齊伐魯竟迎

季姬季姬嬖齊復歸魯侵地鮑子與悼公有郤不善四年吳魯伐

齊南方鮑子弑悼公赴于吳吳王夫差哭於軍門外三日將從海

入討齊齊人敗之吳師乃去晉趙鞅伐齊至賴而去服虔曰賴齊邑齊人共

立悼公子壬是為簡公徐廣曰年表曰簡公上者景公之子也簡公四年春初簡公與父陽

生俱在魯也闕止有寵焉賈逵曰闕止子我也及即位使為政田成子憚之驟

顧於朝杜預曰心不安故數顧也御鞅言簡公賈逵曰鞅齊大夫也曰田闕不可竝也君其擇焉

杜預曰擇用一人也弗聽子我服虔曰夕省事田逆殺人逢之服虔曰子我將往夕省事於君而逢逆之殺人也杜預曰逆子行陳氏宗

遂捕以入杜預曰執逆入至於朝也田氏方睦服虔曰陳常方欲謀有齊國故和其宗族使囚病而遺守囚者酒

服虔曰使陳逆詐病而遺也醉而殺守者得亡子我盟諸田於陳宗服虔曰子我見陳逆得生出而恐為陳氏所怨

故與盟而請和也初田豹欲為子我臣賈逵曰豹陳氏族也使公孫言豹賈逵曰公孫齊大夫也杜預曰言介達豹有喪而止後卒以為臣杜預曰終喪也幸於子我子我謂曰吾盡逐

田氏而立女可乎對曰我遠田氏矣服虔曰言我與陳氏宗疎遠也且其違者不過數人服虔曰違者不從子我者何盡逐焉遂告田氏子行曰彼得君弗先必禍子服虔曰彼謂闕

止也子謂子行舍於公宮服虔曰止於公宮為陳氏作內間也夏五月壬申成子兄弟四乘

如公服虔曰成子兄弟八人二人共一乘故曰四乘子我在幄杜預曰幄帳也聽政之處也出迎之遂入閉門服虔曰成子兄弟見子我出遂突入反宦者禦之服虔曰闡豎以兵禦陳氏子行殺宦者服虔曰舍於公宮故得殺之公與婦

人飲酒于檀臺

服虔曰當陳氏入時飲酒於此臺

成子遷諸寢

服虔曰欲從公令居寢也

公執戈將擊之

從字本從

杜預曰疑其作亂也

太史子餘

服虔曰齊大夫

曰非不利也將除害也

杜預曰言將為公除害也

成子出舍

于庫

杜預曰以公怒故也

聞公猶怒將出

服虔曰出奔也

曰何所無君子行拔劍曰需事

杜預曰言子若欲出我心

之賊也

杜預曰言需疑則害事

誰非田宗

杜預曰言陳氏宗族衆多

所不殺子者有如田宗

杜預曰言子若欲出我心

殺子明如陳宗

乃止子我歸屬徒

服虔曰會徒衆

攻闈與大門

服虔曰宮中之門曰闈大門公門也

皆弗勝乃

出田氏追之豐丘人執子我以告

賈逵曰豐丘陳氏邑也

殺之郭關

服虔曰齊關也

成子將

殺大陸子方

服虔曰子方子我之黨大夫東郭賈也

田逆請而免之以公命取車於道

杜預曰子方取

道中行

人車

出雍門

杜預曰齊城門

田豹與之車弗受曰逆為余請豹與余車余有

服虔曰子方將欲奔魯衛也左傳曰東郭賈奔衛

私焉事子我而有私於其讐何以見魯衛之士

庚辰田常執簡公于徐州

春秋作舒州賈逵曰陳氏邑也

公曰余蚤從御鞅言不及此

甲午田常弑簡公于徐州

春秋作舒州賈逵曰陳氏邑也

公曰余蚤從御鞅言不及此

位田常相之專齊之政割齊安平以東為田氏封邑

平公八年越滅吳二十五年卒子宣公積立宣公五十一年卒子

徐廣曰年表曰平公之時抑自出稱田氏

康公貸立田會反廩丘康公二年韓魏趙始列為諸侯十九年田

常曾孫田和始為諸侯遷康公海濱二十六年康公卒呂氏遂絕

其祀田氏卒有齊國為齊威王疆於天下

太史公曰吾適齊自泰山屬之琅邪北被于海膏壤二千里其民

闡達多匿知其天性也太公之聖建國本桓公之盛修善政以

為諸侯會盟稱伯不亦宜乎洋洋哉固大國之風也

為諸侯會盟稱伯不亦宜乎洋洋哉固大國之風也

為諸侯會盟稱伯不亦宜乎洋洋哉固大國之風也

為諸侯會盟稱伯不亦宜乎洋洋哉固大國之風也

為諸侯會盟稱伯不亦宜乎洋洋哉固大國之風也

為諸侯會盟稱伯不亦宜乎洋洋哉固大國之風也

為諸侯會盟稱伯不亦宜乎洋洋哉固大國之風也

為諸侯會盟稱伯不亦宜乎洋洋哉固大國之風也

史記三十三

魯周公世家第三

周公旦者周武王弟也

譙周曰以大王所居周地為其采邑故謂周公

自文王在時旦為子孝篤

仁異於羣子及武王即位旦常輔翼武王用事居多武王九年東

伐至盟津周公輔行十一年伐紂至牧野周公佐武王作牧誓破

殷入商宮已殺紂周公把大鉞召公把小鉞以夾武王釁社告紂

之罪于天及殷民釋箕子之囚封紂子武庚祿父使管叔蔡叔傳

之以續殷祀徧封功臣同姓戚者封周公旦於少昊之虛曲阜是

為魯公周公不就封畱佐武王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集武王有

疾不豫羣臣懼太公召公乃繆卜

徐廣曰古書繆字多作繆

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

王

孔安國曰戚近也未可以死近先王也鄭玄曰二

周公於是乃自以為質設三

壇周公北面立戴璧秉圭

孔安國曰璧以禮神圭以為贊

告于大王王季文王

孔安國曰告謂祝辭

西川忠厚

史策祝

孔安國曰史為策書祝詞也鄭玄曰策周公所作謂簡書也祝者讀此簡書以告三王

曰惟爾元孫王發勤勞阻疾

徐廣曰阻一作淹

若爾三王是有負子之責於天以旦代王發之身

孔安國曰太子之責

謂疾不可救也不可救于天則當以旦代之死生有命不可請代聖人敘臣子之心以垂世教

且巧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

孔安國曰言可

以代武

王之意乃王發不如且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乃命於帝庭敷佑四方

馬融曰武王受命於天帝

用能定汝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敬畏

無墜天之降葆命我先王亦永有所

孔安國曰言武王用受命帝庭之故能定先人子孫於天下四方之民無不敬畏也

依歸

孔安國曰言不救則墜天寶命也救之則先王長有所依歸矣鄭玄曰降下也寶猶神也有所依歸為宗廟之主也

今我其即命於元龜

孔安國曰就受三王之命於元龜卜知吉凶者也馬融曰元龜大龜也

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圭歸以俟爾命

孔安國曰

許謂疾瘳待命當以事神也馬融曰待汝命武王當愈我當死也

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圭

孔安國曰不許不愈也屏藏言不得事神

周

公已令史策告大王王季文王欲代武王發於是乃即三王而卜

卜人皆曰吉發書視之信吉

孔安國曰占兆書也

周公喜開籥乃見書遇吉

王肅曰籥

藏占兆書管也

周公入賀武王曰王其無害且新受命三王維長終是圖

孔安國曰一人天子也鄭玄曰茲此也

周公藏其策金滕

匱中

孔安國曰藏之於匱緘之以金不欲人開也

誠守者勿敢言明白武王有瘳其後武王既

崩成王少在強祿之中周公恐天下聞武王崩而畔周公乃踐祚

代成王攝行政當國管叔及其羣弟流言於國曰周公將不利於

成王

孔安國曰放言於國以誣周公以惑成王也

周公乃告太公望召公奭曰我之所以弗辟

而攝行政者恐天下畔周無以告我先王大王王季文王三王之

憂勞天下久矣於今而后成武王蚤終成王少將以成周我所以

為之若此於是卒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伐就封於魯周公戒伯

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於天下亦不賤矣然

我一沐三捉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子之

魯慎無以國驕人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成王命

興師東伐作大誥遂誅管叔殺武庚放蔡叔放殷餘民以封康叔

我之弗辟一語皆從此解

孫子孫

於衛封微子於宋以奉殷祀寧淮夷東土二年而畢定諸侯咸服宗周天降祉福唐叔得禾異母同穎徐廣曰一作穗穎即穗也獻之成王成王命唐

叔以餽周公於東土作餽禾周公既受命禾嘉天子命徐廣曰嘉一作魯今書序作旅也作嘉禾東土以集周公歸報成王乃為詩貽王命之曰鴟鴞詩

序曰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為詩以遺王名之曰鴟鴞毛傳曰鴟鴞鸚鵡也王亦未敢訓周公徐廣曰訓一作誥成王七年二月乙未王朝步自周至豐馬融曰周鎬京也豐文王廟所在朝者舉事上朝將即土中易都大事故告文王武王廟鄭玄曰步行也堂下謂之

步豐鎬異邑而言步者告武王廟即行出廟入廟不以遠為父恭也使太保召公先之維相土鄭玄曰相視也其三月周公往營成周雒邑公羊傳曰成周者何東周也何休曰名為成周者周道始成王所都也卜居焉曰告遂國之

成王長能聽政於是周公乃還政於成王成王臨朝周公之代成王治南面倍依以朝諸侯禮記曰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向而立避于也天子周公也負之言倍也斧依為斧文屏風於戶牖之間周公於前立也及七年後還政成王北面就臣位躬

躬如畏然徐廣曰躬躬謹敬貌也見三蒼音義躬躬一本作變變也初成王少時病周公乃自揃其蚤沈之河以祝於神曰王少未有識奸神命者乃旦也亦藏其策於府

成王病有瘳及成王用事人或譖周公周公奔楚成王發府見周公禱書乃泣反周公周公歸恐成王壯治有所淫佚乃作多士作

毋逸毋逸稱為人父母為業至長久子孫驕奢忘之以亡其家為人子可不慎乎故昔在殷王中宗嚴恭敬畏天命自度孔安國曰用法度也治

民震懼不敢荒寧馬融曰知民之勞苦不敢荒廢自安也故中宗饗國七十五年其在高宗

久勞于外為與小人孔安國曰父小乙使之久居人間勞是稼穡與小人出入同事也馬融曰武丁為太子時其父小乙使行役有所勞役於外與小人作其即位乃有亮闇三年不言孔安國曰武丁起

從事知小人艱難勞苦也鄭玄曰為父小乙將師役於外也言乃驩鄭玄曰驩喜悅也言乃喜也鄭玄曰謂謂之梁闇謂廬也不敢荒寧密靖

殷國馬融曰寧安也至于小大無怨孔安國曰小大之政民無怨者言無非也故高宗饗國五十五年尚書其在祖甲孔安國曰王肅曰祖甲湯孫太甲也不義惟王久為小人孔安國曰為王

云五十九年其在祖甲孔安國曰王肅曰祖甲湯孫太甲也不義惟王久為小人孔安國曰為王于

王廢長立少不義逃亡民間故曰不義惟王久為小人也政丁死祖庚立祖庚死祖甲立

鳩

吉

密

安

政

外知小人之依能保施小民不侮鰥寡孔安國曰小人之所依依仁政也故能安順於眾民不敢侮慢悻獨也故

祖甲饗國三十三年王肅曰先中宗後祖甲先盛德後有過也多士稱曰自湯至于帝乙無不

率祀明德帝無不配天者孔安國曰無敢失天道者故無不配天也在今後嗣王紂誕淫厥佚

不顧天及民之從也徐廣曰一作敬之也駟案馬融曰紂大淫樂其逸無所能顧念於天施顯道於民而敬之也其民皆可誅周

多士文王日中昊不暇食饗國五十年作此以誠成王成王在豐

天下已安周之官政未次序於是周公作周官官別其宜作立政

孔安國曰周公既致政成王恐其怠忽故以君臣立政為戒也以便百姓百姓說周公在豐病將沒曰必葬

我成周徐廣曰衛世家云管叔欲襲成周然則或說尚書者不以成周為洛陽乎諸侯年表敘曰齊晉楚秦其在成周微之甚也以明吾不敢離

成王周公既卒成王亦讓葬周公於畢從文王以明子小子不敢

臣周公也周公卒後秋未獲暴風雷雨禾盡偃大木盡拔周國大

恐成王與大夫朝服以開金滕書王乃得周公所自以為功代武

王之說徐廣曰一作簡駟案孔安國曰所藏請命策書本也二公及王乃問史百執事孔安國曰二公倡王敬之故先見書

也史百執事皆從周公請命者鄭玄曰問者問審然否也史百執事曰信有昔周公命我勿敢言成王執

書以泣鄭玄曰泣者傷周公忠孝如是而無知之者曰自今後其無繆卜乎孔安國曰本欲敬上吉凶今天意可知故止昔

周公勤勞王家惟予幼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

小子其迎我國家禮亦宜之王肅曰亦宜褒有德也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盡起

孔安國曰郊以玉幣謝天地天即反風起禾明郊之是也馬融曰反風風還反也二公命國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

之徐廣曰築拾也駟案馬融曰禾為木所偃者起其木拾其下禾乃無所失亡也歲則大孰於是成王乃命魯得郊禮

曰魯君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祭文王禮記曰諸侯不得祖天子鄭玄曰魯以周公之故立文王之廟也魯有天子禮樂者以

褒周公之德也周公卒子伯禽固已前受封是為魯公魯公伯禽

之初受封之魯三年而後報政周公周公曰何遲也伯禽曰變其

俗革其禮喪三年然後除之故遲太公亦封於齊五月而報政周

公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簡其君臣禮從其俗為也及後聞伯禽報

政遲乃歎曰嗚呼魯後世其北面事齊矣夫政不簡不易民不有

近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徐廣曰一本云政不簡不行不樂不樂則不平易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又一本云夫民不簡不易有近乎簡易民必歸之

伯禽即位之後有管蔡等反也淮夷徐戎亦並興反孔安國曰淮浦之夷徐州之戎並起為寇

於是伯禽率師伐之於胙徐廣曰一作鮮一作彌駟案尚書作柴孔安國曰魯東郊之地名也作胙誓曰陳爾

甲冑無敢不善無敢傷犴馬牛其風臣妾逋逃鄭玄曰風走逸臣妾斷役之屬也勿敢

越逐敬徐廣曰一作振復之孔安國曰勿敢棄越壘伍而求逐也無敢寇攘踰牆垣鄭玄

曰寇劫取也因魯人三郊三隧王肅曰邑外曰郊郊外曰隧不言四者東郊畱守故言三也峙爾芻芻糗糧楨

翰孔安國曰皆當儲峙汝糧使足食多積芻芻供軍牛馬馬融曰楨榦皆築具楨在前翰在兩旁無敢不逮我甲戌築而征徐戎

魯公伯禽卒徐廣曰皇甫謐云伯禽以成王元年封四十六年康王十六年卒子考公酋立考公四年卒立

弟熙是謂煬公煬公築茅徐廣曰一作闕門六年卒子幽

公宰立幽公十四年幽公弟潰殺幽公而自立是為魏公徐廣曰世本作微公

魏公五十年卒子厲公擢立厲公三十七年卒魯人立其弟具是

為獻公獻公三十二年卒徐廣曰劉歆云五十年皇甫謐云三十六年子真公湣立真公十四

年周厲王無道出奔彘共和行政二十九年周宣王即位三十年

真公卒弟敖立是為武公武公九年春武公與長子括少子戲西

朝周宣王宣王愛戲欲立戲為魯太子周之樊仲山父諫宣王曰

廢長立少不順不順必犯王命犯王命必誅之故出令不可不順

也令之不行政之不立韋昭曰令不行則政不立行而不順民將棄上韋昭曰使長事少故民將棄上夫

下事上少事長所以為順今天子建諸侯立其少是教民逆也唐

若魯從之諸侯効之王命將有所壅韋昭曰言先王立長之命將壅塞不行也若弗從

而誅之是自誅王命也韋昭曰先王之命立長今魯亦立長若誅之是自誅王命誅之亦失不誅亦失

王其圖之宣王弗聽卒立戲為魯太子夏武公歸而

戲立是為懿公懿公九年懿公兄括之子伯御與魯人

攻弑懿公而立伯御為君伯御即位十一年周宣王伐魯殺其君

○周公曰魯孫孫
後已其年相考
去公之政不過
手同字耳

柴宰案

峙字

煬字

伯御而問魯公子能道順徐廣曰一作訓諸侯者以為魯後樊穆仲曰韋昭曰穆仲仲

山父之諡也猶魯叔孫穆子謂之穆叔也魯懿公弟稱肅恭明神敬事者老賦事行刑必問於

遺訓而咨於固實徐廣曰固一作故韋昭曰故實故事之是者不干所問不犯所知宣王曰然

能訓治其民矣乃立稱於夷宮韋昭曰夷宮者宣王祖父夷王之廟古者爵命必於祖廟是為孝公自是

後諸侯多畔王命孝公二十五年諸侯畔周犬戎殺幽王秦始列

為諸侯二十七年孝公卒子弗涅徐廣曰表云弗生也立是為惠公惠公三十

年晉人弑其君昭侯四十五年晉人又弑其君孝侯四十六年惠

公卒長庶子息攝當國行君事是為隱公初惠公適夫人無子公

賤妾聲子生子息息長為娶於宋宋女至而好惠公奪而自妻之

生子允徐廣曰一作軌登宋女為夫人以允為太子及惠公卒為允少故魯

人共令息攝政不言即位隱公五年觀漁於棠賈逵曰棠魯地陳漁而觀之杜預曰高平方與縣北

八年與鄭易天子之太山之邑祊及許田君子譏之穀梁傳曰祊者

有武棠亭魯侯觀漁臺也十一年冬公子揮詔謂隱公曰

百姓便君君其遂立吾請為君殺子允君以我為相左傳曰羽父請殺桓公將以求太宰也

隱公曰有先君命吾為允少故攝代令允長矣吾方營菟裘之地

而老焉服虔曰菟裘魯邑也營菟裘以作宮室欲居之以終老也杜預曰菟裘在泰山梁父縣南以授子允政揮懼子允聞

而反誅之乃反譖隱公於子允曰隱公欲遂立去子子其圖之請

為子殺隱公子允許諾十一月隱公祭鍾巫賈逵曰鍾巫祭名也齊于社圃杜預

曰社圃園名館于寫氏服虔曰館舍也寫氏魯大夫揮使人弑隱公于寫氏而立子允為君

是為桓公桓公元年鄭以璧易天子之許田麋信曰鄭以祊不足當許田故復加璧二年以

宋之賂鼎入於太廟君子譏之穀梁傳曰桓公內殺其君外成人之亂受賂而退以事其祖非禮也公羊傳曰周公廟曰太廟三

年使揮迎婦于齊為夫人六年夫人生子與桓公同日故名曰同

同長為太子十六年會于曹伐鄭入厲公十八年春公將有行杜預

曰始議行事也遂與夫人如齊申繻諫止賈逵曰申繻魯大夫公不聽遂如齊齊襄公通

桓公夫人公怒夫人夫人以告齊侯夏四月丙子齊襄公饗公服虔曰為

公設享公醉使公子彭生抱魯桓公因命彭生摺其脅公死于車魯

人告于齊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修好禮禮成而不反無

所歸咎請得彭生以除醜於諸侯齊人殺彭生以說魯立太子同

是為莊公莊公母夫人因畱齊不敢歸魯莊公五年冬伐衛內衛

惠公八年齊公子糾來奔九年魯欲內子糾於齊後桓公桓公發

兵擊魯魯急殺子糾召忽死齊告魯生致管仲魯人施伯曰齊欲

得管仲非殺之也將用之用之則為魯患不如殺以其屍與之莊

公不聽遂囚管仲與齊齊人相管仲十三年魯莊公與曹沫會齊

桓公於柯曹沫劫齊桓公求魯侵地已盟而釋桓公桓公欲背約

管仲諫卒歸魯侵地十五年齊桓公始霸二十三年莊公如齊觀

社韋昭曰齊因祀社蒐軍三十一年初莊公築臺臨黨氏賈逵曰黨氏魯大夫任姓見孟女

氏之女賈逵曰黨說而愛之許立為夫人割臂以盟服虔曰割其孟女生子斑斑

長說梁氏女杜預曰梁氏魯大夫也往觀圉人犖自牆外與梁氏女戲服虔曰圉人掌

也斑怒鞭犖莊公聞之曰犖有力焉遂殺之是未可鞭而置也斑

未得殺會莊公有疾莊公有三弟長曰慶父次曰叔牙次曰季友

莊公取齊女為夫人曰哀姜哀姜無子哀姜弟曰叔姜生子開莊

公無適嗣愛孟女欲立其子斑莊公病而問嗣於弟叔牙叔牙曰

一繼一及魯之常也何休曰父死子繼兄死弟及慶父在可為嗣君何憂莊公患叔

牙欲立慶父退而問季友季友曰請以死立斑也莊公曰曩者叔

牙欲立慶父奈何季友以莊公命命牙待於鍼巫氏杜預曰鍼巫氏魯大夫也使鍼

季劫飲叔牙以鴆服虔曰鴆鳥一日運日鳥曰飲此則有後奉祀不然死且無後牙

遂飲鴆而死魯立其子為叔孫氏杜預曰不以罪誅故得立後世繼其祿也八月癸亥莊公卒

季友竟立子斑為君如莊公命侍喪舍于黨氏先時慶父與哀姜

私通欲立哀姜姊子開及莊公卒而季友立班十月巳未慶父使
圍人犇殺魯公子班於黨氏季友犇陳服虔曰季友內知慶父之情力不能誅故避其難出奔慶父竟

立莊公子開是為潛公潛公二年慶父與哀姜通益甚哀姜與慶
父謀殺潛公而立慶父慶父使卜齮襲殺潛公於武闈賈逵曰卜齮魯大夫也宮中之

門謂之闈季友聞之自陳與潛公弟申如邾請魯求內之魯人欲誅慶父
慶父恐奔莒於是季友奉子申入立之是為釐公釐公亦莊公少

子哀姜恐奔邾季友以賂如莒求慶父慶父歸使人殺慶父慶父
請奔弗聽乃使大夫奚斯行哭而往慶父聞奚斯音乃自殺齊桓

公聞哀姜與慶父亂以危魯乃召之邾而殺之以其屍歸戮之魯
魯釐公請而葬之季友母陳女故亡在陳陳故佐送季友及子申

季友之將生也父魯桓公使人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間于兩社
為公室輔賈逵曰兩社周社也兩社之間朝廷執政之臣所在季友亡則魯不昌及生有文在掌曰

友遂以名之號為成季其後為季氏慶父後為孟氏也釐公元年
以汶陽鄆封季友賈逵曰汶陽鄆魯二邑杜預曰汶陽汶水北地也汶水出泰山萊蕪縣季友為相九年晉里克

殺其君奚齊卓子徐廣曰卓一作悼齊桓公率釐公討晉亂至高梁而還立
晉惠公十七年齊桓公卒二十四年晉文公即位三十三年釐公

卒子興立是為文公元年楚太子商臣弑其父成王代立三
年文公朝晉襄公十一年十月甲午魯敗翟于鹹服虔曰魯地也獲長翟喬

如富父終甥春其喉以戈殺之服虔曰富父終甥魯大夫也春猶衛埋其首於子駒之門
賈逵曰子駒魯郭門名以命宣伯服虔曰宣伯叔孫得臣子喬如也得臣獲喬如以名其子使後世旌識其功初宋武公之世鄭瞞

伐宋服虔曰武公周平王時在春秋前二十五年鄭滿長翟國名司徒皇父帥師禦之以敗翟于長丘杜預

曰宋地名獲長翟緣斯賈逵曰喬如之祖晉之滅路在魯宣公十五年獲喬如弟勞如齊惠公
二年鄭瞞伐齊齊王子城父獲其弟榮如埋其首於北門案年表齊惠公二年
魯宣公二年衛人獲其季弟簡如服虔曰獲與喬如同時鄭瞞由是遂亡杜預曰長翟之種絕十五年

魯日之公亮公于遂
殺于赤立宣公而居夫
其政此孔子所謂祿
去公室之始

此孔子所謂政速
若大夫之始

季文子使於晉十八年二月文公卒文公有二妃長妃齊女哀姜

生子惡及視次妃敬嬴嬖愛生子倭徐廣曰倭一作倭倭私事襄仲服虔曰襄仲公子遂襄

仲欲立之叔仲曰不可服虔曰叔仲惠伯襄仲請齊惠公惠公新立欲親魯

許之冬十月襄仲殺子惡及視而立倭是為宣公哀姜歸齊哭而

過市曰天乎襄仲為不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魯

由此公室卑三桓彊服虔曰三桓魯桓公之族仲孫叔孫季孫宣公倭十二年楚莊王彊圍鄭

鄭伯降復國之十八年宣公卒子成公黑肱徐廣曰肱一作股立是為成公

季文子曰使我殺適立庶失大援者襄仲服虔曰援助也仲殺適立庶國政無常鄰國非之是失大援助也杜預曰

襄仲立宣公南通於楚既不固又不能堅事齊晉故云失大援襄仲立宣公公孫歸父有寵服虔曰歸父襄仲之子宣公欲

去三桓與晉謀伐三桓會宣公卒季文子怨之歸父奔齊成公二

年春齊伐取我隆左傳作龍杜預曰魯邑在泰山博縣西南夏公與晉郤克敗齊頃公於鞍齊

復歸我侵地四年成公如晉晉景公不敬魯魯欲背晉合於楚或

諫乃不十年成公如晉晉景公卒因畱成公送葬魯諱之十五年

始與吳王壽夢會鍾離十六年宣伯告晉欲誅季文子服虔曰宣伯叔孫喬如文

子有義晉人弗許十八年成公卒子午立是為襄公是時襄公三

歲也襄公元年晉立悼公往年冬晉欒書弒其君厲公四年襄公

朝晉五年季文子卒家無衣帛之妾廐無食粟之馬府無金玉以

相三君君子曰季文子廉忠矣九年與晉伐鄭晉悼公冠襄公於

衛左傳曰冠于成公之廟假鐘磬焉禮也季武子從相行禮十一年三桓氏分為三軍韋昭曰周禮天子六軍諸侯大國二軍魯伯禽之封舊有二軍其後削弱二軍而已季武子欲專公室故益中軍以為三軍三家各征其一十二年朝晉十六年晉

平公即位二十一年朝晉平公二十二年孔丘生二十五年齊崔

杼弒其君莊公立其弟景公二十九年吳延陵季子使魯問周樂

盡知其意魯人敬焉三十一年六月襄公卒其九月太子卒左傳曰毀也

魯人立齊歸之子稠徐廣曰稠一作昭為君服虔曰胡歸姓之國也齊論也是為昭公昭公年十九

史記三十三

猶有童心服虔曰言無成人之志而有童子之心穆叔不欲立曰太子死有母弟可立不即

立長服虔曰無母弟則立庶子之長年鈞擇賢義鈞則卜之杜預曰先人事後上筮義鈞謂賢等今禡非適嗣

且又居喪意不在戚而有喜色若果立必為季氏憂季武子弗聽

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衰杜預曰言其嬉戲無度君子曰是不終也昭公三年朝晉

至河晉平公謝還之魯恥焉四年楚靈王會諸侯於申昭公稱病

不往七年季武子卒八年楚靈王就章華臺召昭公昭公往賀春秋

年三月公如楚賜昭公寶器已而悔復詐取之左傳曰好以大屈服虔曰大屈寶金可以為劍一曰大屈弓名魯連書曰楚子享魯

公子棄疾弒其君靈王代立十五年朝晉晉留之葬晉昭公魯恥

之二十年齊景公與晏子狩竟因入魯問禮二十一年朝晉至河

晉謝還之二十五年春鸚鵡來巢周禮曰鸚鵡不踰齊公羊傳曰非中國之禽也宜穴而巢穀梁傳曰來者來中國也師

已曰文成之世童謠曰賈逵曰師已魯大夫也文成魯文公成公鸚鵡來巢公在乾侯鸚鵡入

處公在外野季氏與郈氏徐廣曰一本作郈厚世本亦然雞杜預曰季平子郈昭伯二家相近故關雞季氏芥雞

羽服虔曰齋芥子播其雞羽可以全郈氏雞目杜預曰或以膠沙播之為介雞郈氏金距服虔曰以金錯距季平子怒而侵郈

氏服虔曰怒其不下已也郈昭伯亦怒平子臧昭伯之弟會賈逵曰昭伯臧孫賜也偽讒

臧氏匿季氏臧昭伯囚季氏人季平子怒囚臧氏老服虔曰老臧氏家之太臣臧郈

氏以難告昭公昭公九月戊戌伐季氏遂入平子登臺請曰君以

讒不察臣罪誅之請遷沂上弗許杜預曰魯城南有沂水平子欲出城待罪也大沂水出蓋縣南入泗水請囚於

鄆弗許服虔曰鄆季氏邑請以五乘亡弗許服虔曰言五乘自省約以出子家駒曰君其許之

政自季氏久矣為徒者眾眾將合謀弗聽郈氏曰必殺之叔孫氏

之臣戾左傳曰謂其眾曰無季氏與有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

氏戾曰然救季氏遂敗公師孟懿子賈逵曰懿子仲孫何忌聞叔孫氏勝亦殺郈

昭伯郈昭伯為公使故孟氏得之三家共伐公公遂奔己亥公至

于齊齊景公曰請致于社待君子家曰棄周公之業而臣於齊可

乎乃止子家曰齊景公無信不如早之晉弗從叔孫見公還見平
子平子頓首初欲迎昭公孟孫季孫後悔乃止二十六年春齊伐

魯取鄆賈逵曰申豐魯邑而居昭公焉夏齊景公將內公令無受魯賂申豐汝

賈賈逵曰申豐汝賈魯大夫許齊臣高齧子將粟五千庾賈逵曰十六斗為一庾五千庾八萬斗子將言於齊

侯曰羣臣不能事魯君有異焉服虔曰異猶怪也宋元公為魯如晉求內之

道卒春秋曰宋公佐卒于曲棘叔孫昭子求內其君無病而死不知天棄魯乎抑魯

君有罪于鬼神也願君且待齊景公從之二十八年昭公如晉求

入季平子私於晉六卿六卿受季氏賂諫晉君晉君乃止居昭公

乾侯杜預曰乾侯在魏郡斥丘縣晉竟內邑二十九年昭公如鄆齊景公使人賜昭公書自

謂主君服虔曰大夫稱主比公於大夫故稱主君昭公恥之怒而去乾侯三十一年晉欲內昭

公召季平子平子布衣跣行王肅曰示憂戚因六卿謝罪六卿為言曰晉欲

內昭公衆不從晉人止三十二年昭公卒於乾侯魯人共立昭公

弟宋為君是為定公立趙簡子問史墨服虔曰史墨晉史蔡墨曰季氏亡乎

史墨對曰不亡季友有大功於魯受鄆為上卿至於文子武子世

增其業魯文公卒東門遂服虔曰東門遂襄仲也居東門故稱東門遂殺適立庶魯君於是失

國政政在季氏於今四君矣民不知君何以得國是以為君慎器

與名不可以假人杜預曰器車服名爵號定公五年季平子卒陽虎私怒囚季桓

子與盟乃捨之七年齊伐我取鄆以為魯陽虎邑以從政八年陽

虎欲盡殺三桓適而更立其所善庶子以代之載季桓子將殺之

桓子詐而得脫三桓共攻陽虎陽虎居陽關服虔曰陽關魯邑九年魯伐陽

虎陽虎奔齊已而奔晉趙氏十年定公與齊景公會於夾谷孔子

行相事齊欲襲魯君孔子以禮歷階誅齊淫樂齊侯懼乃止歸魯

侵地而謝過十二年使仲由毀三桓城服虔曰仲由子路收其甲兵孟氏不

肯墮城杜預曰墮毀伐之不克而止季桓子受齊女樂孔子去孔安國曰桓子使定公受齊女

樂君臣相與觀之廢朝禮三日

十五年定公卒子將立是為哀公哀公五年齊景公卒六年齊田乞弒其君孺子七年吳王夫差彊伐齊至繒徵百牢於魯季康子使子貢說吳王及太宰嚭以禮詘之吳王曰我文身不足責禮乃止八年吳為鄒伐魯至城下盟而去齊伐我取三邑十年伐齊南邊十一年齊伐魯季氏用冉有有功思孔子孔子自衛歸魯十四年齊田常弒其君簡公於徐州孔子請伐之哀公不聽十五年使子服景伯子貢為介適齊齊歸我侵地田常初相欲親諸侯十六年孔子卒二十二年越王句踐滅吳王夫差二十七年春季康子卒夏哀公患三桓將欲因諸侯以劫之三桓亦患公之作難故君臣多間賈逵曰間隙也公游于陵阪服虔曰陵阪地名遇孟武伯於衢曰請問余及死乎杜預曰問已可得壽死不對曰不知也公欲以越伐三桓八月哀公如陘氏杜預曰陘氏即有山氏三桓攻公公奔于衛去如鄒遂如越國人迎哀公

復歸卒于有山氏

徐廣曰皇甫謐云哀公元甲辰終庚午

子寧立是為悼公悼公之時三桓

勝魯如小侯卑於三桓之家十三年三晉滅智伯分其地有之三

十七年悼公卒

徐廣曰一本云悼公即位三十年乃於秦惠王卒楚懷王死年合又自悼公以下盡與劉歆曆譜合而反違年表未詳何故皇甫謐云悼公四十年

子嘉立是為元公元公二十一年卒徐廣曰皇甫謐云元辛未終庚戌子顯立是

為穆公穆公三十三年卒徐廣曰皇甫謐云元壬申終甲辰子奮立是為共公共公二

十二年卒

徐廣曰皇甫謐云元乙巳終丙寅

子屯立是為康公康公九年卒徐廣曰皇甫謐云元丙子終甲辰子叔立是為

子匱立是為景公景公二十九年卒徐廣曰皇甫謐云元丙子終甲辰子叔立是為

平公是時六國皆稱王平公十二年秦惠王卒二十二年平公卒

徐廣曰皇甫謐云元乙巳終甲子

子賈立是為文公文公七年楚懷王死于秦二十三

年文公卒

徐廣曰皇甫謐云元乙丑終丁亥

子讐立是為傾公傾公二年秦拔楚之郢

徐廣曰年表云文公十八年秦拔郢楚走陳

楚傾王東徙于陳十九年楚伐我取徐州徐廣曰徐州在魯東

二十四年楚考烈王伐滅魯傾公亡遷於卞邑

徐廣曰卞一作下

為家人

及左傳

上

魯絕祀傾公卒于柯徐廣曰皇甫謐云元戊子終辛亥魯起周公至傾公凡三十四世

太史公曰余聞孔子稱曰甚矣魯道之衰也洙泗之間斷斷如也

徐廣曰漢書地理志云魯濱洙泗之間其民涉渡幼者扶老者而代其任俗既薄長者不自安與幼者相讓故曰斷斷如也斷魚斤反東州語也蓋幼者患苦長者長者忿愧自守故斷斷爭辭所以為道衰也觀慶父及叔牙閔公之際何其亂也隱桓之事襄仲殺適立

庶三家北面為臣親攻昭公昭公以奔至其揖讓之禮則從矣而
行事何其戾也

三十三

史記三十四

燕召公世家第四

召公奭與周同姓姓姬氏譙周曰周之支族食邑於召謂之召公周武王之滅紂封召公於

北燕世本曰居北燕宋忠曰有南燕故云北燕其在成王時召公為三公自陝以西召公主之

自陝以東周公主之何休曰陝者蓋今弘農陝縣是也成王既幼周公攝政當國踐祚

召公疑之作君奭孔安國曰尊之曰君陳古以告之故以名篇君奭不說周公馬融曰召公以周公既攝政致太平功配文武

不宜復列在臣位故不說以為周公苟貪寵也周公乃稱湯時有伊尹假于皇天孔安國曰伊摯佐湯功至大天謂致太平也鄭

玄曰皇天北極天帝也在大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假于上帝巫咸治王家孔安國曰伊陟曰伊陟

若巫賢孔安國曰時賢臣有如此巫賢也賢咸子巫氏也在武丁時則有若甘般孔安國曰高宗即位甘般佐之後有傳說

維茲有陳係又有殷徐廣曰一無此九字馴案王肅曰循此數臣有陳列之功安治有殷也於是召公乃說召公

之治西方甚得兆民和召公巡行鄉邑有棠樹決獄政事其下自

燕召公世家第四

侯伯至庶人各得其所無失職者召公卒而民人思召公之政懷棠樹不敢伐歌誅之作甘棠之詩自召公已下九世至惠侯燕惠

歌字本哥

侯當周厲王奔彘共和之時惠侯卒子釐侯立是歲周宣王初卽位釐侯二十一年鄭桓公初封於鄭三十六年釐侯卒子頃侯立

頃侯二十年周幽王淫亂爲大戎所弑秦始列爲諸侯二十四年

頃侯卒子哀侯立哀侯二年卒子鄭侯立鄭侯三十六年卒子繆

侯立繆侯七年而魯隱公元年也十八年卒子宣侯立宣侯十三

年卒桓侯立徐廣曰古史考曰世家自宣侯已下不說其屬以其難明故也桓侯七年卒世本曰桓侯徙臨易宋忠曰今河間易縣是也子

莊公立莊公十二年齊桓公始霸十六年與宋衛共伐周惠王惠

王出奔溫立惠王弟頹爲周王誰周曰案春秋傳燕與子頹逐周惠王者乃南燕姑姓也世家以爲北燕失之十七年

鄭執燕仲父而內惠王于周二十七年山戎來侵我齊桓公救燕

遂北伐山戎而還燕君送齊桓公出境桓公因割燕所至地予燕

使燕共貢天子如成周時職使燕復修召公之法三十二年卒

公立襄公二十六年晉文公爲踐土之會稱伯三十一年秦師敗

于殽三十七年秦穆公卒四十年襄公卒桓公立桓公十六年卒

宣公立宣公十五年卒昭公立昭公十三年卒武公立是歲晉滅

三郤大夫武公十九年卒文公立文公六年卒懿公立懿公元年

齊崔杼弑其君莊公四年卒子惠公立惠公元年齊高止來奔六

年惠公多寵姬公欲去諸大夫而立寵姬宋大夫共誅姬宋惠公

懼奔齊四年齊高偃如晉請共伐燕入其君晉平公許與齊伐燕

入惠公惠公至燕而死燕立悼公悼公七年卒共公立共公五年

卒平公立晉公室卑六卿始彊大平公十八年吳王闔閭破楚入

郢十九年卒簡公立簡公十二年卒獻公立晉趙鞅圍范中行於

朝歌獻公十二年齊田常弑其君簡公十四年孔子卒二十八年

朝歌獻公十二年齊田常弑其君簡公十四年孔子卒二十八年

表上宗本有子字

桓侯上宗本有子字

獻公卒孝公立孝公十二年韓魏趙滅知伯分其地三晉疆十五年孝公卒成公立成公十六年卒湣公立湣公三十一年卒釐公立是歲三晉列為諸侯釐公三十年伐齊敗于林營釐公卒桓公立桓公十一年卒文公立是歲秦獻公卒秦益疆文公十九年齊威王卒二十八年蘇秦始來見說文公文公予車馬金帛以至趙趙肅侯用之因約六國為從長秦惠王以其女為燕太子婦二十九年文公卒太子立是為易王易王初立齊宣王因燕喪伐我取十城蘇秦說齊使復歸燕十城十年燕君為王蘇秦與燕文公夫人私通懼誅乃說王使齊為反間欲以亂齊孫子兵法曰反間者因敵間而用之者也凡軍之所欲擊城之所欲攻人之所欲殺必先知其守將左右謁者門者舍人之姓名令吾間必索敵間之來間我者因而利導舍之故反間可得用也易王立十二年卒子燕噲立燕噲既立齊人殺蘇秦蘇秦之在燕與其相子之為婚而蘇代與子之及蘇秦死而齊宣王復用蘇代燕噲二年與楚三

晉攻秦不勝而還子之相燕貴重主斷蘇代為齊使於燕燕王問曰齊王奚如對曰必不霸燕王曰何也對曰不信其臣蘇代欲以激燕王以尊子之也於是燕王大信子之子之因遺蘇代百金而聽其所使鹿毛壽徐廣曰一作屠毛又曰甘陵縣本名屠謂燕王不如以國讓相子之人之謂堯賢者以其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有讓天下之名而實不失天下今王以國讓於子之子之必不敢受是王與堯同行也燕王因屬國於子之子之大重或曰禹薦益已而以啟人為吏及老而以啟為不足任乎天下傳之於益已而啟與交黨攻益奪之天下謂禹名傳天下於益已而實令啟自取之今王言屬國於子之子而吏無非太子人者是名屬子之而實太子用事也王因收印自三百石吏已上而效之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噲老不聽政顧為臣國事皆決於子之三年國大亂百姓恟恐將軍市被與太子

平謀將攻子之諸將謂齊湣王曰因而赴之破燕必矣齊王因令人謂燕太子平曰寡人聞太子之義將廢私而立公飭君臣之義明父子之位寡人之國小不足以為先後雖然則唯太子所以令之太子因要黨聚眾將軍市被圍公宮攻子之不克將軍市被及百姓反攻太子平將軍市被死以徇因搆難數月死者數萬眾人恫恐百姓離志孟軻謂齊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王因令章子將五都之兵

章子齊人見孟子

以因北地之眾以伐燕士卒不戰

城門不閉燕君噲死齊大勝燕子之亡

徐廣曰年表云君噲及太子相子之皆死嗣案汲冢紀年曰齊人禽子之而醢

其二年而燕人共立太子平是為燕昭王

徐廣曰噲五十七年而死其九年燕人共立太子平

燕昭

也宋李

王於破燕之後卽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謂郭隗曰齊因孤之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方少不足以報然誠得賢士以共國以雪先王之恥孤之願也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郭隗曰王必欲致

士先從隗始況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為隗改築宮而

師事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趨燕燕王弔

死問孤與百姓同甘苦二十八年燕國殷富士卒樂軼輕戰於是

遂以樂毅為上將軍與秦楚三晉合謀以伐齊齊兵敗湣王出亡

於外燕兵獨追北入至臨菑盡取齊寶燒其宮室宗廟齊城之不

下者獨唯聊莒卽墨其餘皆屬燕六歲昭王三十三年卒子惠王

立惠王為太子時與樂毅有隙及卽位疑毅使騎劫代將樂毅亡

走趙齊田單以卽墨擊敗燕軍騎劫死燕兵引歸齊悉復得其故

城湣王死于莒乃立其子為襄王惠王七年卒韓魏楚共伐燕燕

武成王立武成王七年齊田單伐我拔中陽十二年秦敗趙於長

平四十餘萬十四年武成王卒子孝王立孝王元年秦圍邯鄲者

解去三年卒子今王喜立今王喜四年秦昭王卒燕王命相栗腹

約歡趙以五百金為趙王酒還報燕王曰趙王壯者皆死長平其
孤未壯可伐也王召昌國君樂間問之對曰趙四戰之國其民習
兵不可伐王曰吾以五而伐一對曰不可燕王怒羣臣皆以為可
卒起二軍車二千乘栗腹將而攻鄯徐廣曰在常山今曰高邑卿秦攻代唯獨大夫
將渠謂燕王曰與人通關約交以五百金飲人之王使者報而反
攻之不祥兵無成功燕王不聽自將偏軍隨之將渠引燕王綬止
之曰王必無自往往無成功王楚之以足將渠泣曰臣非以自為
為王也燕軍至宋子徐廣曰屬鉅鹿趙使廉頗將擊破栗腹於鄯破卿秦樂
乘於代樂間奔趙廉頗逐之五百餘里圍其國燕人請和趙人不
許必令將渠處和燕相將渠以將渠為相以處和趙聽將渠解燕圍六年
秦滅東西周置三川郡七年秦拔趙榆次三十七城秦置太原郡
九年秦王政初即位十年趙使廉頗將攻繁陽徐廣曰屬魏郡拔之趙孝成

宋本注在
處和

王卒悼襄王立使樂乘代廉頗廉頗不聽攻樂乘樂乘走廉頗奔
大梁十二年趙使李牧攻燕拔武遂徐廣曰屬河間方城徐廣曰屬涿有督亢亭劇辛故居
趙與龐煖善已而亡走燕燕見趙數困于秦而廉頗去令龐煖將
也欲因趙弊攻之問劇辛辛曰龐煖易與耳燕使劇辛將擊趙趙
使龐煖擊之取燕軍二萬殺劇辛秦拔魏二十城置東郡十九年
秦拔趙之鄴九城趙悼襄王卒二十三年太子丹質於秦亡歸燕
二十五年秦虜滅韓王安置潁川郡二十七年秦虜趙王遷滅趙
趙公子嘉自立為代王燕見秦且滅六國秦兵臨易水徐廣曰出涿郡故安也禍
且至燕太子丹陰養壯士二十人使荆軻獻督亢地圖於秦因襲
刺秦王秦王覺殺軻使將軍王翦擊燕二十九年秦攻拔我薊燕
王亡徙居遼東斬丹以獻秦三十年秦滅魏三十三年秦拔遼東
虜燕王喜卒滅燕是歲秦將王賁亦虜代王嘉

及古別

五

太史公曰召公奭可謂仁矣甘棠且思之況其人乎燕北迫蠻貉
內措齊晉崎嶇疆國之間最為弱小幾滅者數矣然社稷血食者
八九百歲於姬姓獨後亡豈非召公之烈邪

二十五平秦虜滅韓王安置熊川滹二十平秦虜滅王蜀滅
秦封諸之驪小封諸韓王卒二十三平太子共與秦亡蜀燕
封鄆封魯之項燕軍二萬邊陳卒秦封賧二十封置東滹十平
也於因故樊文之間陳卒卒曰鄆封長與耳燕封陳卒保樂封
獸與鄆封善曰而古去燕燕貝封禮困于秦而兼取去令鄆封
大平十二平封卒文文燕封知封
鄆而聞
封善曰
封善曰 陳卒姑呂
王卒封襄王立封樂乘外陳封陳不封文樂乘樂乘去陳封

史記三十五

管蔡世家第五

西川中鳳閣
氏甫周南甫

管叔鮮蔡叔度者周文王子而武王弟也武王同母兄弟十人母

曰太姬文王正妃也其長子曰伯邑考次曰武王發次曰管叔鮮

次曰周公旦次曰蔡叔度次曰曹叔振鐸次曰成叔武次曰霍叔

處次曰康叔封次曰冉季載冉季載最少同母兄弟十人

文王崩而發立是為武王伯邑考既已前卒矣武王已克殷紂平

天下封功臣昆弟於是封叔鮮於管

二人相紂子武庚祿父治殷遺民封叔旦於魯而相周為周公封

叔振鐸於曹封叔武於成封叔處於霍康叔封冉季載皆少未得

封武王既崩成王少周公旦專王室管叔蔡叔疑周公之為不利

侯者十
有六國
唯發且賢左右輔文王故文王舍伯邑考而以發為太子及

杜預曰管在滎
陽京縣東北
杜預曰
居上蔡
杜預曰
作世本

於成王乃挾武庚以作亂周公旦承成王命伐誅武庚殺管叔而放蔡叔遷之與車千乘徒七十人從而分殷餘民爲二其一封微

子啟於宋以續殷祀其一封康叔爲衛君是爲衛康叔封季載於

冉冉季康叔皆有馴行於是周公舉康叔爲周司寇冉季爲周司

空以佐成王治皆有令名於天下蔡叔度既遷而死其子曰胡胡

乃改行率德馴善周公聞之而舉胡以爲魯卿士魯國治於是周

公言於成王復封胡於蔡宋忠曰胡徙居新蔡以奉蔡叔之祀是爲蔡仲餘五

叔皆就國無爲天子吏者蔡仲卒子蔡伯荒立蔡伯荒卒子宮侯

立宮侯卒子厲侯立厲侯卒子武侯立武侯之時周厲王失國奔

彘共和行政諸侯多叛周武侯卒子夷侯立夷侯十一年周宣王

卽位二十八年夷侯卒子釐侯所事立釐侯三十九年周幽王爲

犬戎所殺周室卑而東徙秦始得列爲諸侯四十八年釐侯卒子

共侯興立共侯二年卒子戴侯立戴侯十年卒子宣侯措父立宣

侯二十八年魯隱公初立三十五年宣侯卒子桓侯封人立桓侯

三年魯弒其君隱公二十年桓侯卒弟哀侯獻舞立哀侯十一年

初哀侯娶陳息侯亦娶陳杜預曰息國汝南新息縣息夫人將歸過蔡蔡侯不敬息

侯怒請楚文王來伐我我求救於蔡蔡必來楚因擊之可以有功

楚文王從之虜蔡哀侯以歸哀侯畱九歲死於楚凡立二十年卒

蔡人立其子盼是爲繆侯繆侯以其女弟爲齊桓公夫人十八年齊桓公與蔡女戲船中夫人蕩舟桓公止之不止公怒歸蔡女而不絕也蔡侯怒嫁其妹齊桓公怒伐蔡蔡潰遂虜繆侯南至楚邵陵已而諸侯爲蔡謝齊齊侯歸蔡侯二十九年繆侯卒子莊侯甲午立莊侯三年齊桓公卒十四年晉文公敗楚於城濮二十年楚太子商臣弒其父成王代立二十五年秦穆公卒三十三年楚莊

王卽位三十四年莊侯卒子文侯申立文侯十四年楚莊王伐陳
殺夏徵舒十五年楚圍鄭鄭降楚楚復醜之二十年文侯卒子景
侯同立景侯元年楚莊王卒二十九年景侯爲太子般娶婦於楚
而景侯通焉太子弒景侯而自立是爲靈侯靈侯二年楚公子圍
弒其王郊敖而自立爲靈王九年陳司徒招弒其君哀公楚使公
子棄疾滅陳而有之十二年楚靈王以靈侯弒其父誘蔡靈侯于
申伏甲飲之醉而殺之刑其士卒七十人令公子棄疾圍蔡十一
月滅蔡使棄疾爲蔡公楚滅蔡三歲楚公子棄疾弒其君靈王代
立爲平王平王乃求蔡景侯少子廬立之是爲平侯宋忠曰平侯徙下蔡是年
楚亦復立陳楚平王初立欲親諸侯故復立陳蔡後世本曰平侯者靈侯般之孫太子友之子
平侯九年卒靈侯般之孫東國攻平侯子而自立是爲悼侯悼侯
父曰隱太子友隱太子友者靈侯之太子平侯立而殺隱太子故

宋忠曰隱太子友四字

平侯卒而隱太子之子東國攻平侯子而代立是爲悼侯悼侯三
年卒弟昭侯申立昭侯十年朝楚昭王持美裘二獻其一於昭王

申宋甲

而自衣其一楚相子常欲之不與子常讒蔡侯留之楚三年蔡侯
知之乃獻其裘於子常子常受之乃言歸蔡侯蔡侯歸而之晉請
與晉伐楚十三年春與衛靈公會邵陵蔡侯私於周襄弘以求長

於衛服虔曰載書使蔡在衛上衛使史鮪言康叔之功德乃長衛夏爲晉滅沈杜預曰汝南平

輿縣有鄭亭楚怒攻蔡蔡昭侯使其子爲質於吳以共伐楚冬與吳王闔

閭遂破楚入郢蔡怨子常子常恐奔鄭十四年吳去而楚昭王復
國十六年楚令尹爲其民泣以謀蔡蔡昭侯懼二十六年孔子如

蔡楚昭王伐蔡蔡恐告急於吳吳爲蔡遠約遷以自近易以相救

昭侯私許不與大夫計吳人來救蔡因遷蔡于州來二十八年昭
侯將朝于吳大夫恐其復遷乃令賊利殺昭侯已而誅賊利以解

鄭宋甲

過而立昭侯子朔是為成侯徐廣曰或作景成侯四年宋滅曹十年齊田常弑其君簡公十三年楚滅陳十九年成侯卒子聲侯產立聲侯十五年卒子元侯立元侯六年卒子侯齊立侯齊四年楚惠王滅蔡蔡侯齊亡蔡遂絕祀後陳滅三十三年

伯邑考其後不知所封武王發其後為周有本紀言管叔鮮作亂誅死無後周公旦其後為魯有世家言蔡叔度其後為蔡有世家言曹叔振鐸其後為曹有世家言成叔武其後世無所見霍叔處其後晉獻公時滅霍康叔封其後為衛有世家言冉季載其後世無所見

太史公曰管蔡作亂無足載者然周武王崩成王少天下既疑賴同母之弟成叔冉季之屬十人為輔拂是以諸侯卒宗周故附之世家言

曹叔世家

曹叔振鐸者周武王弟也武王已克殷紂封叔振鐸於曹宋忠曰濟陽定陶縣

叔振鐸卒子太伯脾立太伯卒子仲君平立仲君平卒子宮伯侯

立宮伯侯卒子孝伯雲立孝伯雲卒子夷伯喜立夷伯二十三年

周厲王奔于彘三十年卒弟幽伯強立幽伯九年弟蘇殺幽伯代

立是為戴伯戴伯元年周宣王已立三歲三十年戴伯卒子惠伯

兕立孫檢曰兕音徐子反曹惠伯或名雉或名弟或復名弟兕也惠伯二十五年周幽王為犬戎所殺因

東徙益卑諸侯畔之秦始皇列為諸侯三十六年惠伯卒子石甫立

其弟武殺之代立是為繆公繆公三年卒子桓公終生立孫檢云一作終涅涅音生

桓公三十五年魯隱公立四十五年魯弑其君隱公四十六年宋

華父督弑其君殤公及孔父五十五年桓公卒子莊公夕姑立莊

公二十三年齊桓公始霸三十一年莊公卒子釐公夷立釐公九

年卒子昭公斑立昭公六年齊桓公敗蔡遂至楚召陵九年昭公卒子共公襄立共公十六年初晉公子重耳其亡過曹曹君無禮

欲觀其駢脅韋昭曰駢者并幹也釐負驕諫不聽私善與重耳二十一年晉文

公重耳伐曹虜共公以歸令軍毋入釐負羈之宗族閭或說晉文

公曰昔齊桓公會諸侯復異姓今君囚曹君滅同姓何以令於諸

侯晉乃復歸共公二十五年晉文公卒三十五年共公卒子文公

壽立文公二十三年卒子宣公彊立宣公十七年卒弟成公負芻

立成公三年晉厲公伐曹虜成公以歸已復釋之五年晉欒書中

行偃使程滑弑其君厲公二十二年成公卒子武公勝立武公二

十六年楚公子棄疾弑其君靈王代立二十七年武公卒子平公

頃立平公四年卒子悼公午立是歲宋衛陳鄭皆火悼公八年宋

景公立九年悼公朝於宋宋囚之曹立其弟野是為聲公悼公死

於宋歸葬聲公五年平公弟通弑聲公代立是為隱公隱公四年

聲公弟露弑隱公代立是為靖公靖公四年卒子伯陽立伯陽三

年國人有夢衆君子立于社宮賈逵曰社宮社也鄭衆曰社宮中有室屋者謀欲亡曹曹叔振

鐸止之請待公孫彊許之旦求之曹無此人夢者戒其子曰我亡

爾聞公孫彊為政必去曹無懼曹禍及伯陽即位好田弋之事六

年曹野人公孫彊亦好田弋獲白鴈而獻之且言田弋之說因訪

政事伯陽大說之有寵使為司城以聽政夢者之子乃亡去公孫

彊言霸說於曹伯十四年曹伯從之乃背晉于宋賈逵曰以小加大宋景公

伐之晉人不救十五年宋滅曹執曹伯陽及公孫彊以歸而殺之

曹遂絕其祀

太史公曰余尋曹共公之不用僖負羈乃乘軒者三百人知唯德

之不建及振鐸之夢豈不欲引曹之祀者哉如公孫彊不修厥政

叔鐸之祀忽諸

史記三十六

陳杞世家第六

陳川屯
氏國固南

陳胡公滿者虞帝舜之後也昔舜為庶人時堯妻之二女居于媯
汭其後因為氏姓姓媯氏舜已崩傳禹天下而舜子商均為封國
夏后之時或失或續至于周武王克殷紂乃復求舜後得媯滿封
之於陳以奉帝舜祀是為胡公胡公卒子申公犀侯立申公卒弟
相公皋羊立相公卒立申公子突是為孝公孝公卒子慎公圉戎
立慎公立當周厲王時慎公卒子幽公寧立幽公十二年周厲王
奔于彘二十三年幽公卒子釐公孝立釐公六年周宣王即位三
十六年釐公卒子武公靈立武公十五年卒子夷公說立是歲周
幽王即位夷公三年卒弟平公變立平公七年周幽王為犬戎所
殺周東徙秦始列為諸侯二十三年平公卒子文公圉立文公元

宋本與立
字

年取蔡女生子佗十年文公卒長子桓公鮑立桓公二十三年魯

隱公初立二十六年衛殺其君州吁三十三年魯弑其君隱公三

十八年正月甲戌巳丑陳桓公鮑卒桓公弟佗其母蔡女故蔡人

為佗殺五父及桓公太子免而立佗譙周曰春秋傳謂佗即五父世家與傳違是為厲公桓公

病而亂作國人分散故再赴徐廣曰斑氏云厲公躡者桓公之弟也厲公二年生子敬仲完

周太史過陳陳厲公使以周易筮之卦得觀之否賈逵曰坤下巽上觀坤下乾上否觀爻在六四

變而是為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杜預曰此周易觀卦六四爻辭也易之為書六此爻皆有變象又有互體聖人隨其義而論之此

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非此其身在其子孫若在異國

必姜姓姜姓太嶽之後杜預曰姜姓之先為堯四嶽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厲

公取蔡女蔡女與蔡人亂厲公數如蔡淫七年厲公所殺桓公太

子免之三弟長曰躍中曰林少曰杵曰共令蔡人誘厲公以好女

與蔡人共殺厲公公羊傳曰法于蔡蔡人殺之而立躍是為利公利公者桓公子也

利公立五月卒立中弟林是為莊公莊公七年卒少弟杵曰立是

為宣公宣公三年楚武王卒楚始彊十七年周惠王娶陳女為后

二十一年宣公後有嬖姬生子欵欲立之乃殺其太子禦寇禦寇

素愛厲公子完完懼禍及巳乃奔齊齊桓公欲使陳完為卿完曰

羈旅之臣賈逵曰羈寄旅客也幸得免負擔君之惠也不敢當高位桓公使為

工正齊懿仲欲妻陳敬仲卜之占曰是謂鳳皇于飛和鳴鏘鏘杜預曰

于正卿服虔曰言完後五世與卿並列八世之後莫之與京賈逵曰京大也三十七年齊桓公伐

蔡蔡敗南侵楚至召陵還過陳陳大夫轅濤塗惡其過陳詐齊令出

東道東道惡桓公怒執陳轅濤塗是歲晉獻公殺其太子申生四

十五年宣公卒子欵立是為穆公穆公五年齊桓公卒十六年晉

文公敗楚師于城濮是歲穆公卒子共公朔立共公六年楚太子

曰雄曰鳳雌曰皇雄雌俱飛相和而鳴鏘鏘然也猶敬仲夫妻有聲言

杜預曰媯陳姓姜齊姓

杜預曰媯陳姓姜齊姓

杜預曰媯陳姓姜齊姓

杜預曰媯陳姓姜齊姓

杜預曰媯陳姓姜齊姓

杜預曰媯陳姓姜齊姓

商臣弒其父成王代立是為穆王十一年秦穆公卒十八年共公

卒子靈公平國立靈公元年楚莊王即位六年楚伐陳十年陳及

楚平十四年靈公與其大夫孔寧儀行父皆通於夏姬衷其衣以

戲於朝左傳曰衷其衣服殺梁傅曰或衣其衣或中其襦泄冶諫曰君臣淫亂民何效焉靈公以

告二子二子請殺泄冶公弗禁遂殺泄冶春秋曰陳殺其大夫泄冶十五年靈公與

二子飲於夏氏公戲二子曰徵舒似汝二子曰亦似公杜預曰靈公即位十五年徵舒

已為卿年大無嫌是公子也蓋以夏姬淫放故謂其子多似以為戲也徵舒怒靈公罷酒出徵舒伏弩殿門射殺

靈公左傳曰公出自其殿孔寧儀行父皆奔楚靈公太子午奔晉徵舒自立為

陳侯徵舒故陳大夫也夏姬御叔之妻舒之母也成公元年冬楚

莊王為夏徵舒殺靈公率諸侯伐陳謂陳曰無驚吾誅徵舒而已

已誅徵舒因縣陳而有之羣臣畢賀申叔時使於齊來還獨不賀

賈逵曰叔時楚大夫莊王問其故對曰鄙語行之牽牛經人田田主奪之牛經

則有罪矣奪之牛不亦甚乎今王以徵舒為賊弒君故徵兵諸侯

以義伐之已而取之以利其地則後何以令於天下是以不賀莊

王曰善乃迎陳靈公太子午於晉而立之復君陳如故是為成公

孔子讀史記至楚復陳曰賢哉楚莊王輕千乘之國而重一言二

十八年楚莊王卒二十九年陳倍楚盟三十年楚共王伐陳是歲

成公卒子哀公弱立楚以陳喪罷兵去哀公三年楚圍陳復釋之

二十八年楚公子圍弒其君郊敖自立為靈王三十四年初哀公

娶鄭長姬生悼太子師少姬生偃二嬖妾長妾生畱少妾生勝畱

有寵哀公哀公屬之其弟司徒招哀公病三月招殺悼太子立畱

為太子哀公怒欲誅招招發兵圍守哀公哀公自經殺徐廣曰三十二年時招

卒立畱為陳君四月陳使使赴楚楚靈王聞陳亂乃殺陳使者使

公子棄疾發兵伐陳陳君畱奔鄭九月楚圍陳十一月滅陳使棄

疾

疾為陳公招之殺悼太子也太子之子名吳出奔晉晉平公問太史趙曰陳遂亡乎對曰陳顓頊之族服虔曰陳祖虞舜舜出顓頊故為顓頊之族陳氏得政於齊乃卒亡賈逵曰物莫能兩盛自幕至于瞽叟無違命賈逵曰幕舜後虞思也至于瞽叟無聞違天命以廢絕者鄭眾曰幕

舜之先也駟案國語賈義為長舜重之以明德至於遂杜預曰遂舜後蓋殷之興存舜之後而封遂言舜德乃至於遂也世世守

之及胡公周賜之姓杜預曰胡公滿遂之後也事周武王賜姓曰媯封之陳使祀虞帝且盛德之後必

百世祀虞之世未也其在齊乎楚靈王滅陳五歲楚公子棄疾弒

靈王代立是為平王平王初立欲得和諸侯乃求故陳悼太子師

之子吳立為陳侯是為惠公惠公立探續哀公卒時年而為元空

籍五歲矣七年陳火十五年吳王僚使公子光伐陳取胡沈而去

二十八年吳王闔閭與子胥敗楚入郢是年惠公卒子懷公柳立

懷公元年吳破楚在郢召陳侯陳侯欲往大夫曰吳新得意楚王

雖亡與陳有故不可倍懷公乃以疾謝吳四年吳復召懷公懷公

恐如吳吳怒其前不往留之因卒吳陳乃立懷公之子越是為湣

公湣公六年孔子適陳吳王夫差伐陳取三邑而去十三年吳復

來伐陳陳告急楚楚昭王來救軍於城父吳師去是年楚昭王卒

於城父時孔子在陳十五年宋滅曹十六年吳王夫差伐齊敗之

艾陵使人召陳侯陳侯恐如吳楚伐陳二十一年齊田常弒其君

簡公二十三年楚之白公勝殺令尹子西子綦襲惠王葉公攻敗

白公白公自殺二十四年楚惠王復國以兵北伐殺陳湣公遂滅

陳而有之是歲孔子卒

杞東樓公者夏后禹之後苗裔也殷時或封或絕周武王克殷紂

求禹之後得東樓公封之於杞宋公曰杞今陳留雍丘縣也以奉夏后氏祀東樓公

生西樓公西樓公生題公題公生謀娶公徐廣曰謀一作謀謀娶公當周厲

年卒子共公立共公八年卒子德公立徐廣曰世本曰惠公十八年卒弟德公十八年卒弟

桓公姑容立徐廣曰世本曰惠公十八年卒弟桓公十七年卒子孝公

立孝公十七年弟文公益姑立文公十四年卒弟平公鬱立平公

十八年卒子悼公成立悼公十二年卒子隱公乞立七月隱公弟

遂弒隱公自立是為釐公釐公十九年卒子湣公維立湣公十五

年楚惠王滅陳十六年湣公弟闕路弒湣公代立是為哀公哀公

立十年卒湣公子款立徐廣曰款一作遂是為出公出公十二年卒子簡公

春立立一年楚惠王之四十四年滅杞杞後陳亡三十四年杞小

微其事不足稱述舜之後周武王封之陳至楚惠王滅之有世家

言禹之後周武王封之杞楚惠王滅之有世家言契之後為殷殷

有本紀言殷破周封其後於宋齊湣公滅之有世家言后稷之後

為周秦昭王滅之有本紀言皋陶之後或封英六楚穆王滅之無

譜伯夷之後至周武王復封於齊曰太公望陳氏滅之有世家言

伯翳之後至周平王時封為秦項羽滅之有本紀言塋益夔龍其

後不知所封不見也右十一人者皆唐虞之際名有功德臣也其

五人之後皆至帝王餘乃為顯諸侯滕薛騶夏殷周之間封也小

不足齒列弗論也周武王時侯伯尚千餘人及幽厲之後諸侯力

攻相并江黃胡沈之屬不可勝數故弗采著于傳上

太史公曰舜之德可謂至矣禪位於夏而後世血食者歷三代及

楚滅陳而田常得政於齊卒為建國百世不絕苗裔茲茲有土者

不乏焉至禹於周則杞微甚不足數也楚惠王滅杞其後越王句

踐興

史記三十七

衛康叔世家第七

魏川宅鳳章氏圖書印

衛康叔名封周武王同母少弟也。其次尚有冉季冉季最少。武王已克殷，紂復以殷餘民封紂子武庚。祿父比諸侯以奉其先祀，勿絕為武庚未集，恐其有賊心。武王乃令其弟管叔、蔡叔、傅相、武庚、祿父以和其民。武王既崩，成王少，周公旦代成王治當國。管叔、蔡叔疑周公，乃與武庚、祿父作亂，欲攻成周。周公旦以成王命與師伐殷，殺武庚、祿父，管叔放，蔡叔以武庚、殷餘民封康叔為衛君。居河淇間，故商墟。周公旦懼康叔齒少，乃申告康叔曰：必求殷之賢人，君子長者問其先殷所以興，所以亡，而務愛民，告以紂所以亡者，以淫於酒。酒之失，婦人是用，故紂之亂自此始。為梓材，示君子可法，則故謂之康誥。酒誥、梓材，以命之。康叔之國既以此命，能和

集其民大說成王長用事舉康叔為周司寇賜衛寶祭器

左傳曰分康叔

以大路大旂少帛精棧旃旌大呂賈達曰大路金路也少帛雜帛也精棧大赤也通帛為旃析羽為旌大呂鍾名鄭眾曰精棧旃名也

以章有德康叔卒子

康伯代立康伯卒子考伯立考伯卒子嗣伯立嗣伯卒子康

史記音隱曰音

捷伯立康伯卒子靖伯立靖伯卒子貞伯立貞伯卒子頃侯立頃

侯厚賂周夷王夷王命衛為侯頃侯立十二年卒子釐侯立釐侯

十三年周厲王出奔于彘共和行政焉二十八年周宣王立四十

二年釐侯卒太子共伯餘立為君共伯弟和有寵於釐侯多予之

賂和以其賂賂士以襲攻共伯於墓上共伯入釐侯羨自殺衛人

因葬之釐侯歿諡曰共伯而立和為衛侯是為武公武公即位修

康叔之政百姓和集四十二年大戎殺周幽王武公將兵往佐周

平戎甚有功周平王命武公為公五十五年卒子莊公揚立莊公

五年取齊女為夫人好而無子又取陳女為夫人生子蚤死陳女

女弟亦幸於莊公而生子完完母死莊公令夫人齊女子之立為

太子莊公有寵妾生子州吁十八年州吁長好兵莊公使將石碯

諫莊公

賈逵曰石碯為上卿

曰庶子好兵使將亂自此起不聽二十三年莊公

卒太子完立是為桓公桓公二年弟州吁驕奢桓公紂之州吁出

犇十三年鄭伯弟段攻其兄不勝亡而州吁求與之友十六年州

吁收聚衛亡人以襲殺桓公州吁自立為衛君為鄭伯弟段欲伐

鄭請宋陳蔡與俱三國皆許州吁州吁新立好兵弑桓公衛人皆

不愛石碯乃因桓公母家於陳詳為善州吁至鄭郊石碯與陳侯

共謀使右宰醜進食因殺州吁于濮

服虔曰右宰醜衛大夫濮陳地

而迎桓公弟晉於

邢而立之

賈逵曰邢周公之胤姬姓國

是為宣公宣公七年魯弑其君隱公九年宋

督弑其君殤公及孔父十年晉曲沃莊伯弑其君哀侯十八年初

宣公愛夫人夷姜夷姜生子伋以為太子而令右公子傅之右公

子伋

子爲太子取齊女未入室而宣公見所欲爲太子婦者好說而自取之更爲太子取他女宣公得齊女生子壽子朔令左公子傅之

杜預曰左右勝之子因以爲號

太子伋母死宣公正夫人與朔共讒惡太子伋宣公自

以其奪太子妻也心惡太子欲廢之及聞其惡大怒乃使太子伋

於齊而令盜遮界上殺之與太子白旄而告界盜見持白旄者殺

之且行子朔之兄壽太子異母弟也知朔之惡太子而君欲殺之

乃謂太子曰界盜見太子白旄即殺太子太子可毋行太子曰逆

父命求生不可遂行壽見太子不止乃盜其白旄而先馳至界界

盜見其驗即殺之壽已死而太子伋又至謂盜曰所當殺乃我也

盜并殺太子伋以報宣公宣公乃以子朔爲太子十九年宣公卒

太子朔立是爲惠公左右公子不平朔之立也惠公四年左右公

子怨惠公之讒殺前太子伋而代立乃作亂攻惠公立太子伋之

弟黔牟爲君惠公犇齊衛君黔牟立八年齊襄公率諸侯奉王命

共伐衛納衛惠公誅左右公子衛君黔牟犇于周惠公復立惠公

立三年出亡亡八年復入與前通年比十二年矣二十五年惠公

怨周之容舍黔牟與燕伐周周惠王犇温衛燕立惠王弟頹爲王

二十九年鄭復納惠王三十一年惠公卒子懿公赤立懿公即位

好鶴淫樂奢侈九年翟伐衛衛懿公欲發兵兵或畔大臣言曰君

好鶴鶴可令擊翟於是遂入殺懿公懿公之立也百姓大臣皆不

服自懿公父惠公朔之讒殺太子伋代立至於懿公常欲敗之卒

滅惠公之後而更立黔牟之弟昭伯頹之子申爲君是爲戴公戴

公申元年卒齊桓公以衛數亂乃率諸侯伐翟爲衛築楚丘立戴

公弟燬爲衛君賈誼書曰衛侯朝於周周行人問其名各曰衛侯辟疆周行人還之是爲

文公文公以亂故特齊齊人入之初翟殺懿公也衛人憐之思復

文公文公以亂故特齊齊人入之初翟殺懿公也衛人憐之思復

立宣公前死太子伋之後伋子又死而代伋死者子壽又無子太子伋同母弟二人其一曰黔牟黔牟嘗代惠公為君八年復去其二曰昭伯昭伯黔牟皆已前死故立昭伯子申為戴公戴公卒復立其弟燬為文公文公初立輕賦平罪身自勞與百姓同苦以收衛民十六年晉公子重耳過無禮十七年齊桓公卒二十五年文公卒子成公鄭立成公三年晉欲假道於衛救宋成公不許晉更從南河度服虔曰南河濟南之東南流河也杜預曰從汲郡南度出衛南救宋徵師於衛衛大夫欲許成公不肯大夫元咺攻成公成公出奔晉文公重耳伐衛分其地予宋討前過無禮及不救宋患也衛成公遂出奔陳二歲如周求入與晉文公會晉使人鳩衛成公成公私於周主鳩令薄得不死已而周為請晉文公卒人之衛而誅元咺衛君瑕出奔七年晉文公卒十二年成公朝晉襄公十四年秦穆公卒二十六年齊邴歃弑其

君懿公三十五年成公卒

世本曰成公徙濮陽宋忠曰濮陽帝丘地名

子穆公遯立穆公二年

楚莊王伐陳殺夏徵舒三年楚莊王圍鄭鄭降復釋之十一年孫良夫救魯伐齊復得侵地穆公卒子定公臧立定公十二年卒子

獻公衍立獻公十三年公令師曹教宮妾鼓琴賈逵曰師曹樂人妾不善曹

笞之妾以幸惡曹於公公亦笞曹三百十八年獻公戒孫文子甯

惠子食皆往日盱不召服虔曰孫文子林父也甯惠子甯殖也棘戒二子欲共晏食皆服朝衣待命盱晏也而去射鴻於

圃二子從之服虔曰從公於圃公不釋射服與之言左傳曰不二子怒如宿

孫文子子數侍公飲左傳曰文子子即孫蒯也使師曹歌巧言之卒章杜預曰巧言詩小雅

以怒孫文子報衛獻公文子語遽伯玉伯玉曰臣不知也賈逵曰伯玉衛大夫

遂攻出獻公獻公奔齊齊置衛獻公於聚邑孫文子甯惠子共立

定公弟秋為衛君是為殤公徐廣曰班氏云獻公弟秋殤公秋立封孫文子林父於

史記三十七

濟寧齊

班宗年

宿十二年甯喜與孫林父爭寵相惡殤公使甯喜攻孫林父林父
奔晉復求入故衛獻公獻公在齊齊景公聞之與衛獻公如晉求
入晉為伐衛誘與盟衛殤公會晉平公平公執殤公與甯喜而復
入衛獻公獻公亡在外十二年而入獻公後元年誅甯喜三年吳
延陵季子使過衛見蘧伯玉史鮒曰衛多君子其國無故過宿孫
林父為擊磬曰不樂音大悲使衛亂乃此矣是年獻公卒子襄公
惡立襄公六年楚靈王會諸侯襄公稱病不往九年襄公卒初襄
公有賤妾幸之有身夢有人謂曰我康叔也令若子必有衛名而
子曰元妾怪之問孔成子服虔曰衛卿孔烝鉏成子曰康叔者衛祖也及生子
男也以告襄公襄公曰天所置也名之曰元襄公夫人無子於是
乃立元為嗣是為靈公靈公五年朝晉昭公六年楚公子棄疾弒
靈王自立為平王十一年火三十八年孔子來祿之如魯後有隙

孔子去後復來三十九年太子蒯聵與靈公夫人南子有惡賈逵曰南子宋

女欲殺南子蒯聵與其徒戲陽遯謀朝使殺夫人賈逵曰戲陽遯太子家臣戲陽後

悔不果蒯聵數目之夫人覺之懼呼曰太子欲殺我靈公怒太子

蒯聵奔宋已而之晉趙氏四十二年春靈公游于郊令子郚僕賈逵

曰僕也郚靈公少子也字子南靈公怨太子出犇謂郚曰我將立若為

後郚對曰郚不足以辱社稷君更圖之服虔曰郚自謂已無德不足立以汚辱社稷夏靈公卒

夫人命子郚為太子曰此靈公命也郚曰亡人太子蒯聵之子輒

在也不敢當於是衛乃以輒為君是為出公六月乙酉趙簡子欲

入蒯聵乃令陽虎詐命衛十餘人衰經歸服虔曰衰經為若從衛來迎太子也簡子送蒯

聵衛人聞之發兵擊蒯聵蒯聵不得入入宿而保衛人亦罷兵出

公輒四年齊田乞弒其君孺子八年齊鮑子弒其君悼公孔子自

陳入衛九年孔文子問兵於仲尼仲尼不對其後魯迎仲尼仲尼

反魯十二年初孔圉文子取太子蒯聵之姊生悝孔氏之豎渾良夫美好孔文子卒良夫通於悝母太子在宿悝母使良夫於太子太子與良夫言曰苟能入我國報子以乘軒免于三死毋所與杜預

曰軒大夫車也三死死罪三與之盟許以悝母為妻閏月良夫與太子入舍孔氏之

外圍服虔曰服虔曰二人蒙衣而乘服虔曰二人謂良夫太子蒙衣為婦人之服中蒙其頭而共乘也宦者羅御如

孔氏孔氏之老藥甯問之服虔曰家臣稱老問其姓名稱姻妾以告賈逵曰婿姻家妾也遂入適

伯姬氏服虔曰入孔氏家適伯姬所居既食悝母杖戈而先服虔曰先至孔悝所太子與五人介與

假從之賈逵曰介被甲也與假豚欲以盟伯姬劫悝於廁強盟之遂劫以登臺服虔曰於

藥甯將飲酒炙未熟聞亂使告仲由服虔曰季路為孔氏邑宰故告之召護駕乘車

行爵食炙服虔曰藥甯使召季路乃行爵食炙奉出公輒犇魯服虔曰召護奉

仲由將入遇子羔將出賈逵曰子羔衛大夫高柴孔子弟子也將出犇曰門已閉矣子路曰吾

始至矣杜預曰且欲至門子羔曰不及莫踐其難賈逵曰言家臣憂不及國不得踐履其難鄭眾曰是時輒以出不及事不當踐

其難子羔言不及以子路欲死國也子路曰食焉不辟其難服虔曰言食悝之祿欲救悝之難此明其不死國也子羔遂出

子路入及門公孫敢闔門曰母入為也服虔曰公孫敢衛大夫言輒已出無為復入子路曰是

公孫也求利而逃其難由不然利其祿必救其患有使者出子路

乃得入曰太子焉用孔悝雖殺之必或繼之王肅曰必有繼續其後攻太子且曰太子

無勇若燔臺必舍孔叔太子聞之懼下石乞孟厲敵子路服虔曰子路

當也以戈擊之割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服虔曰不使冠在地結纓而死孔子

聞衛亂曰嗟乎柴也其來乎由也其死矣孔悝竟立太子蒯聵是

為莊公莊公蒯聵者出公父也居外怨大夫莫迎立元年即位欲

盡誅大臣曰寡人居外久矣子亦嘗聞之乎羣臣欲作亂乃止二

年魯孔丘卒三年莊公上城見戎州賈逵曰戎州戎人之邑曰戎虜何為是戎州

病之十月戎州告趙簡子簡子圍衛十一月莊公出犇衛人立公

子斑師為衛君左傳曰斑師襄公之孫齊伐衛虜斑師更立公子起為衛君服虔曰起靈公

衛君起元年衛石曼專逐其君起起犇齊衛出公輒自齊復歸
立初出公立十二年亡亡在外四年復入出公後元年賞從亡者
立二十一年卒出公季父黔攻出公子而自立是為悼公悼公五
年卒子敬公弗立世本云敬公費也敬公十九年卒子昭公糾立是時三晉
疆衛如小侯屬之昭公六年公子疊弑之代立是為懷公懷公十
一年公子頽弑懷公而代立是為慎公慎公父公子適適父敬公
也慎公四十二年卒子聲公訓立聲公十一年卒子成侯速立成
侯十一年公孫鞅入秦十六年衛更貶號曰侯二十九年成侯卒
子平侯立平侯八年卒子嗣君立嗣君五年更貶號曰君獨有濮
陽四十二年卒子懷君立懷君三十一年朝魏魏囚殺懷君魏更
立嗣君弟是為元君元君為魏壻故魏立之徐廣曰班氏云元君者懷君之弟元君十
四年秦拔魏東地秦初置東郡更徙衛野王縣而并濮陽為東郡
二十五年元君卒子君角立年表云元君十一年秦置東郡十二年徙野王二十三年卒君角九年秦并
天下立為始皇帝二十一年二世廢君角為庶人衛絕祀
太史公曰余讀世家言至於宣公之太子以婦見誅弟壽爭死以
相讓此與晉太子申生不敢明驪姬之過同俱惡傷父之志然卒
死亡何其悲也或父子相殺兄弟相滅亦獨何哉

馬融曰重呼告之 **我其發出往** 鄭玄曰發起也紂禍敗如此我其起作往也 **吾家保于喪** 徐廣曰一云於是家保

今女無故告 王肅曰無意告我也 **予顛躋如之何其** 馬融曰躋猶墜也恐顛墜於非義當如之何也鄭玄

曰其語助也齊魯之間聲如姬禮記曰何居 **太師若曰** 孔子曰微子帝乙子 **王子天篤下菑亡殷國** 故曰王子天生紂為亂

是下菑也鄭玄曰少師不答志在必死 **乃毋畏畏不用老長** 孔安國曰上不畏天菑下不畏賢人違戾者老之長不用其教 **今殷民乃**

陋淫神祇之祀 徐廣曰一云今殷民侵神犧又一云陋淫使神祇騷索馬融曰天曰神地曰祇也 **令誠得治國國治身**

死不恨為死終不得治不如去遂亡箕子者 馬融曰箕國名也子爵也 **紂親戚也紂**

始為象箸箕子歎曰彼為象箸必為玉楮為楮則必思遠方珍怪

之物而御之矣與馬宮室之漸自此始不可振也紂為淫泆箕子

諫不聽人或曰可以去矣箕子曰為人臣諫不聽而去是彰君之

惡而自說於民吾不忍為也乃被髮佯狂而為奴遂隱而鼓琴以

自悲故傳之曰箕子操 風俗通義曰其道閉塞憂愁而作者命其曲曰操操者言遇菑遭害困厄窮迫雖怨恨失意猶守禮義不懼不憚樂道而不改

也 其操 **王子比干者亦紂之親戚也見箕子諫不聽而為奴則曰君有**

過而不以死爭則百姓何辜乃直言諫紂怒曰吾聞聖人之心

有七竅信有諸乎乃遂殺王子比干刳視其心微子曰父子有骨

肉而臣主以義屬故父有過子三諫不聽則隨而號之人臣三諫

不聽則其義可以去矣於是太師少師乃勸微子去遂行 時比干已死而云少師者

似 **周武王伐紂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於軍門肉袒面縛左牽**

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於是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如故武王

封紂子武庚祿父以續殷祀使管叔蔡叔傅相之武王既克殷訪

問箕子武王曰於乎維天陰定下民相和其居 孔安國曰天不言而默定下民助合其居使有常生之資

也 **我不知其常倫所序** 孔安國曰言我不知天所以定民之常道理次序問何由 **箕子對曰在昔鯀墮**

鴻水汨陳其五行 孔安國曰墮塞汨亂也治水失道是亂陳五行 **帝乃震怒不從鴻範九等常倫**

所斁 徐廣曰一作釋騶案鄭玄曰帝天也天以鯀如是乃震動其威怒不與天道大法九類言王所問所由敗也 **鯀則殛死禹乃嗣興** 鄭玄曰春秋傳曰舜之誅也殛其舉也與禹 **天乃錫禹鴻範九等常倫所序** 孔安國曰天與禹洛出書也神龜負文而出列於背有數至于

九禹遂因而第 初一日五行二曰五事三曰八政四曰五紀五曰皇極

之以成九類 六曰三德七曰稽疑八曰庶徵九曰嚮用五福畏用六極 馬融曰言天所以畏

懼人用 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 鄭玄曰此數本諸水

曰潤下火曰炎上 孔安國曰言其自然之常性也 木曰曲直 孔安國曰木可

從人而更 土曰稼穡 王肅曰種之曰稼斂之曰穡 潤下作鹹 孔安國曰水鹵所生

曲直作酸 孔安國曰木實之性 從革作辛 孔安國曰金氣之味 稼穡作甘 孔安國曰甘味生於百

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 馬融曰發言當使可從

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 馬融曰睿通也 恭作肅從作治 馬融曰出令而從所以為治也

作謀 孔安國曰所謀必成審也 睿作聖 孔安國曰於事無不通謂之聖 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

曰祀四曰司空 郭主空土以居民 五曰司徒 孔安國曰司徒眾教以禮義 六曰司寇 馬融曰

七曰賓 鄭玄曰掌諸侯朝覲之官 八曰師 鄭玄曰掌軍旅之官 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

曰星辰 馬融曰星二十八宿辰日月 五曰歷數 孔安國曰歷數節氣之度以為歷數敬授民時

皇極皇建其 有極 孔安國曰大中之道大立 斂時五福用傳錫其庶民 馬融曰當斂是五福

時其庶民于女極 馬融曰以其能斂是五福故 錫女保極 鄭玄曰又賜女 以守中之道 凡厥

庶民毋有淫朋人毋有比德維皇作極 孔安國曰民有善則無淫過朋黨之 惡此周之德惟天下皆大為中正也

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女則念之 馬融曰凡其眾民有謀有為有所 執守當思念其行有所趣舍也 不協于

極不離于咎皇則受之 孔安國曰凡民之行雖不合於中而 不離於咎惡皆可進用大法受之 而安而色曰予所

好德女則錫之福 孔安國曰女當安文顏色以謙下人 時人斯其維皇之極 孔安

國曰 不合于中之人女與之福則是人 毋侮鰥寡而畏高明 馬融曰高明顯寵 者不枉法畏之 人之有

能有為使羞其行而國其昌 王肅曰使進其行任 以政則國為之昌 凡厥正人既富方穀 孔安

國曰 正直之人既當爵祿富 女不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 孔安國曰不能使

則是人斯其詐 于其毋好女雖錫之福其作女用咎 鄭玄曰無好於女家之人 雖賜之以爵祿其動作

取罪而去也 毋偏毋頗遵王之義 孔安國曰偏不平頗不正 言當修先王正義以治民 毋有作好遵于

之道 馬融曰好私好也 毋有作惡遵王之路毋偏毋黨王道蕩蕩 孔安國曰言開

錫 宋本無已字 雜字 宋本

明 毋黨毋偏王道平平 孔安國曰一 毋反毋側王道正直 馬融曰反反道也側傾側也 會

其有極 鄭玄曰謂君也當會聚有中之人以爲臣也 歸其有極 鄭玄曰謂臣也當就 曰王極之傳言 融

之傳言 馬融曰亦盡極敷陳其言於上也 是順是行 王肅曰民納言於上而得中者則順而行之 以近天子之光 王肅曰政教務中民善是用所以近猶益也順行民

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 王肅曰政教務中民善是用所以爲民父母而爲天下所歸往

三德一曰正直 鄭玄曰中平之人 二曰剛克三曰柔克 鄭玄曰克能也剛而能柔柔而能剛寬猛相濟以成治立功

平康正直 孔安國曰世平康用正直治之 彊不友剛克 孔安國曰友順也世彊禦不順以剛能治之 內友柔克 孔安國曰世和

沈漸剛克 馬融曰沈陰也潛伏也陰伏之謀謂賊臣亂子非一朝一夕之漸君親無將將而誅 高明柔克 馬融曰高明君子亦以德

維辟作福維辟作威維辟玉食 馬融曰辟君也玉食美食不言王者關諸侯也鄭玄曰作福專爵賞也作威專刑罰也玉食備

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

而國人用側頗辟民用僭忒 孔安國曰在位不端平則下民僭差 稽疑擇建立卜筮人 孔

克曰貞曰悔凡七十五占之用二衍貞 鄭玄曰十五占之用謂雨濟圍霧克也二衍貞謂貞悔也將立卜筮人乃先命

占則從一人之言 鄭玄曰從其多者若言龜之道幽微難明慎之深 女則有大疑謀及女心謀及卿

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 孔安國曰先盡謀慮然後卜筮以決之 女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

民從是之謂大同 孔安國曰大同於吉 而身其康彊而子孫其逢吉 孔安國曰動不違衆故後世遇

也 女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女則逆

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女則逆卿士逆吉 鄭玄曰此三者皆從多故爲吉 女則從

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 鄭玄曰此逆者多以故舉事於境內則吉境外則凶 龜筮

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 孔安國曰安以守常則吉動則凶鄭玄曰龜筮皆與人謀相違人雖三從猶不可以舉事 庶徵曰雨

曰暘曰輿曰寒曰風曰時 孔安國曰雨以潤物陽以乾物煖以長物寒以成物風以動物五者各以時所以爲衆驗 五者來備

各以其序庶草繁廡 孔安國曰言五者備至各以次序則衆草木繁廡滋豐也 一極備凶一極亡凶 孔安國曰一者

史記三十八

陽

陽

備極過甚則凶一者極無不至
亦凶謂其不時失敘之謂也
曰休徵孔安國曰敘美行之驗
曰肅時雨若孔安國曰君行敬則時雨順之
曰治

時暘若孔安國曰君政治則時暘順之
曰知時與若孔安國曰君昭哲則時煖順之
曰謀時寒若孔安國曰君能謀則時寒順之

曰聖時風若孔安國曰君能通理則時風順之
曰咎徵孔安國曰敘惡行之驗也
曰狂常雨若孔安國曰君行逸狂妄則常雨順

之曰僭常暘若孔安國曰君行僭差則常暘順之
曰舒常與若孔安國曰君行逸豫則常煖順之
曰急常寒

若孔安國曰君行急則常寒順之
曰霧常風若孔安國曰君行霧闇則常風順之
王旨維歲馬融曰言王者所青職如歲兼四時也
卿

士維月孔安國曰卿士各有所掌如月之有別
師尹維日孔安國曰眾正官之吏分治其職如日之有歲月也
歲月日時毋易

孔安國曰百穀用成治用明孔安國曰歲月無易則百穀成君臣無易則正治明
峻民用章家用平康

用不寧庶民維星孔安國曰星民象故眾民惟若星也
星有好風星有好雨馬融曰箕星好風畢星好雨
曰

月之行有年有夏孔安國曰日月之行冬夏各有常度
月之從星則以風雨孔安國曰月經于箕則多風離于畢則多雨政教失常以從民欲亦所以亂
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鄭玄曰康寧平安
四曰攸好德

五曰考終命孔安國曰各成其短長之命以自終不橫夭
六極一曰凶短折鄭玄曰未齒曰凶未冠曰折
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孔安國曰惡醜陋也
六曰弱鄭玄曰愚懦不壯毅曰弱
於是

武王乃封箕子於朝鮮而不臣也其後箕子朝周過故殷虛感宮室毀壞生禾黍箕子傷之欲哭則不可欲泣為其近婦人乃作黍秀之詩以歌詠之其詩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彼狡僮兮不與我好兮所謂狡僮者紂也殷民間之皆為流涕杜預曰梁國蒙縣有箕子冢
武王崩成王少周公旦代行政當國管蔡疑之乃與武庚作亂欲襲成王

周公徐廣曰一云欲襲成周周公既承成王命誅武庚殺管叔放蔡叔乃命微子開代殷後奉其先祀作微子之命以申之國于宋世本曰宋更曰睢陽
微子故能仁賢乃代武庚故殷之餘民甚戴愛之微子開卒立其弟衍是為微仲禮記曰微子舍其孫膺而立衍也鄭玄曰微子適于死立其弟衍殷禮也
微仲卒子宋公稽立宋公稽卒子丁公申立丁公申卒子濬公共立濬公共卒弟煬公熙立煬公即位濬公子鮒祀徐廣曰鮒一作魴
殺煬公而自立曰我當立是為厲公厲公

殺字

殺字

殺字

殺字

殺字

殺字

殺字

殺字

殺字

殺字

殺字

卒子釐公舉立釐公十七年周厲王出奔彘二十八年釐公卒子

惠公觀立呂忱曰觀音古竟反惠公四年周宣王即位三十年惠公卒子哀公

立哀公元年卒子戴公立戴公二十九年周幽王為犬戎所殺秦

始列為諸侯三十四年戴公卒子武公司空立武公生女為魯惠

公夫人生魯桓公十八年武公卒子宣公力立宣公有太子與夷

十九年宣公病讓其弟和曰父死子繼兄死弟及天下通義也我

其立和和亦三讓而受之宣公卒弟和立是為穆公穆公九年病

召大司馬孔父謂曰先君宣公舍太子與夷而立我我不敢忘我

死必立與夷也孔父曰羣臣皆願立公子馮穆公曰毋立馮吾不

可以負宣公於是穆公使馮出居于鄭八月庚辰穆公卒兄宣公

子與夷立是為殤公君子聞之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其弟以

成義然卒其子復享之殤公元年衛公子州吁弑其君完自立欲

得諸侯使告於宋曰馮在鄭必為亂可與我伐之宋許之與伐鄭

至東門而還二年鄭伐宋以報東門之役其後諸侯數來侵伐九

年大司馬孔父嘉妻好出道遇太宰華督服虔曰戴公之孫督說目而觀之

十一戰賈逵曰一戰伐鄭圍其東門二戰取其禾三戰取邾田四戰邾鄭伐宋入其郛五戰

弑其君隱公十年華督攻殺孔父取其妻殤公怒遂弑殤公而迎

穆公子馮於鄭而立之是為莊公莊公元年華督為相九年執鄭

之祭仲要以立突為鄭君祭仲許竟立突十九年莊公卒子湣公

捷立湣公七年齊桓公即位九年宋水魯使臧文仲往弔水賈逵曰問凶曰

湣公自罪曰寡人以不能事鬼神政不修故水臧文仲善此言

此言乃公子子魚教湣公也十年夏宋伐魯戰於乘丘徐廣曰乘一作滕駟案杜預曰

滕駟案杜預曰

乘丘魯生虜宋南宮萬賈逵曰南宮萬名宋卿宋人請萬萬歸宋十一年秋潛公與

南宮萬獵因博爭行潛公怒辱之曰始吾敬若今若魯虜也萬有

力病此言遂以局殺潛公于蒙澤賈逵曰蒙澤宋澤名也杜預曰宋地梁國有蒙縣大夫仇牧聞

之以兵造公門萬搏牧牧齒著門闔死何休曰闔門扇因殺太宰華督乃更

立公子游為君諸公子犇蕭公子禦說犇毫服虔曰蕭毫宋邑也杜預曰今沛國有蕭縣蒙縣西北有毫城

也萬弟南宮牛將兵圍毫冬蕭及宋之諸公子共擊殺南宮牛弒

宋新君游而立潛公弟禦說是為桓公宋萬犇陳宋人請以賂陳

陳人使婦人飲之淳酒服虔曰宋萬多力勇不可執故先使婦人誘而飲之酒醉而縛之以革裹之歸宋左傳

曰以屏革裹之宋人醢萬也服虔曰醢肉醬桓公二年諸侯伐宋至郊而去三年齊桓

公始霸二十三年迎衛公子燬於齊立之是為衛文公文公女弟

為桓公夫人秦穆公即位三十年桓公病太子茲甫讓其庶兄目

夷為嗣桓公義太子意竟不聽三十一年春桓公卒太子茲甫立

是為襄公以其庶兄目夷為相未葬而齊桓公會諸侯于葵丘襄

公往會襄公七年宋地實星如雨與雨偕下左傳曰隕石于宋五頃星也六鵙退蜚

公羊傳曰視之則六鵙之則鵙徐察之則退飛風疾也賈逵曰風起於遠至宋都高而疾故鵙逢風却退八年齊桓公卒宋欲為

盟會十二年春宋襄公為鹿上之盟杜預曰鹿上宋地汝陰有原鹿縣以求諸侯於楚

楚人許之公子目夷諫曰小國爭盟禍也不聽秋諸侯會宋公盟

于孟杜預曰孟宋地目夷曰禍其在此乎君欲已甚何以堪之於是楚執宋

襄公以伐宋冬會于亳以釋宋公子魚曰禍猶未也十三年夏宋

伐鄭子魚曰禍在此矣秋楚伐宋以救鄭襄公將戰子魚諫曰天

之棄商久矣不可冬十一月襄公與楚成王戰于泓穀梁傳曰戰于泓水之上楚人

未濟目夷曰彼眾我寡及其未濟擊之公不聽已濟未陳又曰可

擊公曰待其已陳陳成宋人擊之宋師大敗襄公傷股國人皆怨

公公曰君子不困人於阨不鼓不成列何休曰軍法以鼓戰以金止不鼓不戰也不成列未成陳子魚曰

兵以勝為功何常言與徐廣曰云尚何言與必如公言即奴事之耳又何戰為

楚成王以救鄭鄭享之去而取鄭二姬以歸叔瞻曰成王無禮其

不没乎為禮卒於無別有以知其不遂霸也是年晉公子重耳過

宋襄公以傷於楚欲得晉援厚禮重耳以馬二十乘服虔曰八十四十四年

夏襄公病傷於泓而竟卒子成公王臣立成公元年晉文公即位

三年倍楚盟親晉以有德於文公也四年楚成王伐宋宋告急於

晉五年晉文公救宋楚兵去九年晉文公卒十一年楚太子商臣

弑其父成王代立十六年秦穆公卒十七年成公卒成公弟禦殺

太子及大司馬公孫固而自立為君宋人共殺君禦而立成公少

子杵臼是為昭公昭公四年宋敗長翟緣斯於長丘魯世家云宋武公之世獲緣斯於長丘今

七年楚莊王即位九年昭公無道國人不附昭公弟鮑革徐廣

云此時未詳賢而下士先襄公夫人欲通於公子鮑不可服虔曰襄公夫人周襄王之姊王姬也不可鮑

不肯也乃助之施於國因大夫華元為右師昭公出獵夫人王姬便衛

伯攻殺昭公杵臼弟鮑革立是為文公元年晉率諸侯伐宋

責以弑君聞文公定立乃去二年昭公子因文公母弟須與武繆

戴莊桓之族為亂文公盡誅之出武繆之族賈逵曰出逐也四年春鄭命楚

伐宋宋使華元將鄭敗宋囚華元華元之將戰殺羊以食士其御

羊羹不及左傳曰御羊斟也故怨馳入鄭軍故宋師敗得囚華元宋以兵車

百乘文馬四百匹賈逵曰文狸文也王肅曰文馬畫馬也贖華元未盡入華元亡歸宋十四

年楚莊王圍鄭鄭伯降楚楚復釋之十六年楚使過宋宋有前仇

執楚使九月楚莊王圍宋十七年楚以圍宋五月不解宋城中急

無食華元乃夜私見楚將子反子反告莊王王問城中何如曰析

骨而炊何休曰析破人骨也易子而食莊王曰誠哉言我軍亦有三日糧以信

故遂罷兵去二十二年文公卒子共公瑕立始厚葬君子譏華元

史記三十一

不臣矣。共公元年，華元善楚，將子重。又善晉，將欒書，兩盟晉楚。十三年，共公卒，華元為右師，魚石為左師，司馬唐山攻殺太子肥，欲殺華元。華元犇晉，魚石止之，至河乃還。皇覽曰：華元家在陳留小黃縣城北。誅唐山，乃立

共公少子成，是為平公。左傳曰：魚石犇楚。平公三年，楚共王拔宋之彭城，以

封宋左師魚石。四年，諸侯共誅魚石，而歸彭城於宋。三十五年，楚

公子圍弒其君，自立為靈王。四十四年，平公卒，子元公佐立。元公

三年，楚公子棄疾弒靈王，自立為平王。八年，宋火。十年，元公母信

詐殺諸公子，大夫華向氏作亂。楚平王太子建來犇，見諸華氏，相

攻亂，建去如鄭。十五年，元公為魯昭公避季氏居外，為之求入魯

行道。卒子景公頭曼立。景公十六年，魯陽虎來犇，已復去。二十五

年，孔子過宋，宋司馬桓魋惡之，欲殺孔子。孔子微服去。三十年，曹

倍、宋又倍，晉宋伐曹，晉不救，遂滅曹。有之三十六年，齊田常弒簡

公。三十七年，楚惠王滅陳，熒惑守心，心宋之分野也。景公憂之，司

星子韋曰：可移於相。景公曰：相，吾之股肱，曰：可移於民。景公曰：君

者待民，曰：可移於歲。景公曰：歲，飢民困，吾誰為君？子韋曰：天高聽

卑，君有君人之言，三熒惑宜有動。於是候之，果徙三度。六十四年，

景公卒，宋公子特攻殺太子而自立，是為昭公。昭公者，元公之曾

庶孫也。昭公父公孫糾，糾父公子禘。秦徐廣曰：禘，音端。禘秦即元公少子也。

景公殺昭公，父糾故。昭公怨殺太子而自立，昭公四十七年卒。子

悼公購由立。年表云：四十九年。悼公八年卒，子休公田立。休公田二十三年

卒，子辟公辟兵立。徐廣曰：辟，音兵。辟公三年卒，子剔成立。年表云：剔成，君也。剔成四

十一年，剔成弟偃攻襲剔成，剔成敗，犇齊。偃自立為宋君。君偃十

一年，自立為王。東敗齊，取五城南，敗楚，取地三百里。西敗魏軍，乃與齊魏為敵國。盛血以韋囊，縣而射之，命曰射天淫於酒，婦人羣

臣諫者輒射之於是諸侯皆曰桀宋宋其復為紂所為不可不誅
告齊伐宋王偃立四十七年齊湣王與魏楚伐宋殺王偃遂滅宋
而三分其地年表云偃立四十二年

太史公曰孔子稱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殷有三仁

焉何晏曰仁者愛人三人行異而同稱仁者何也以其俱在憂亂寧民也夏侯玄曰微子仕之窮也箕子比干志之窮也故或盡材而止或盡心而留皆其極也致極斯君子之事矣是以三仁不同而歸春秋譏宋之亂自宣公廢太子而立弟

以不寧者十世襄公之時修仁行義欲為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

之故追道契湯高宗殷所以興作商頌韓詩為商頌章句亦襄公襄公既敗於泓而

君子或以為多公羊傳曰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臨大事而不忘大禮有君而無臣以為雖文王之戰亦不過此也傷中國闕禮義

褒之也宋襄之有禮讓也

史記三十八

史記三十九

晉世家第九

唐叔虞者周武王子而成王弟初武王與叔虞母會時左傳曰邑姜方娠太叔服虔曰

其手曰虞故遂因命之曰虞武王崩成王立唐有亂周公誅滅唐

成王與叔虞戲削桐葉為珪以與叔虞曰以此封若史佚因請擇

日立叔虞成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

禮成之樂歌之於是遂封叔虞於唐唐在河汾之東方百里故曰

唐叔虞世本曰居鄂宋忠曰鄂地今在大夏姓姬氏字子于唐叔子燮是為晉侯晉侯子

寧旅是為武侯武侯之子服人是為成侯成侯子福是為厲侯厲

侯子宜曰是為靖侯靖侯以來年紀可推自唐叔至靖侯五世無

其年數靖侯十七年周厲王迷惑暴虐國人作亂厲王出奔于彘

旅寧本族以字本已

以字本已

西川中鳳

氏書

大臣行政故曰共和十八年靖侯卒子釐侯司徒立釐侯十四年

周宣王初立十八年釐侯卒子獻侯籍立獻侯十一年卒子穆侯

費王立穆侯四年取齊女姜氏為夫人七年伐條生太子仇杜預曰條晉地

十年代千畝有功杜預曰西河界休縣南有地名千畝生少子名曰成師杜預曰意取能成其眾也晉人師

服曰賈逵曰晉大夫異哉君之命子也太子曰仇仇者讎也少子曰成師成

師大號成之者名自命也物自定也今適庶名反逆此後晉其

能毋亂乎二十七年穆侯卒弟殤叔自立太子仇出奔殤叔三年

周宣王崩四年穆侯太子仇率其徒襲殤叔而立是為文侯文侯

十年周幽王無道犬戎殺幽王周東徙而秦襄公始列為諸侯三

十五年文侯仇卒子昭侯伯立昭侯元年封文侯弟成師于曲沃

曲沃邑大於翼翼晉君都邑也成師封曲沃號為桓叔靖侯庶孫

樂賓相桓叔桓叔是時年五十八矣好德晉國之眾皆附焉君子

曰晉之亂其在曲沃矣末大於本而得民心不亂何待七年晉大

臣潘父弑其君昭侯而迎曲沃桓叔桓叔欲入晉晉人發兵攻桓

叔桓叔敗還歸曲沃晉人共立昭侯子平為君是為孝侯誅潘父

孝侯八年曲沃桓叔卒子鰈代桓叔是為曲沃莊伯孝侯十五年

曲沃莊伯弑其君晉孝侯于翼翼晉人攻曲沃莊伯莊伯復入曲沃

晉人復立孝侯子郟為君是為鄂侯鄂侯二年魯隱公初立鄂侯

六年卒曲沃莊伯聞晉鄂侯卒乃興兵伐晉周平王使虢公將兵

伐曲沃莊伯莊伯走保曲沃晉人共立鄂侯子光是為哀侯哀侯

二年曲沃莊伯卒子稱代莊伯立是為曲沃武公哀侯六年魯弑

其君隱公哀侯八年晉侵陘廷賈逵曰翼南鄙邑名陘廷與曲沃武公謀九年

伐晉于汾芴虜哀侯晉人乃立哀侯子小子為君是為小子侯禮記曰天子未除喪曰余小子生名之死亦名之鄭玄曰晉有小子侯是取之天子也小子元年曲沃武公使韓萬殺所虜晉

哀侯賈逵曰韓萬曲沃桓叔之子莊伯弟曲沃益彊晉無如之何晉小子之四年曲沃武

公誘召晉小子殺之周桓王使虢仲伐曲沃武公武公入於曲沃

乃立晉哀侯弟緡為晉侯晉侯緡四年宋執鄭祭仲而立突為鄭

君晉侯十九年齊人管至父弒其君襄公晉侯二十八年齊桓公

始霸曲沃武公伐晉侯緡滅之盡以其寶器賂獻于周釐王釐王

命曲沃武公為晉君列為諸侯於是盡併晉地而有之曲沃武公

已即位三十七年矣更號曰晉武公晉武公始都晉國前即位曲

沃通年三十八年武公稱者先晉穆侯曾孫也曲沃桓叔孫也桓

叔者始封曲沃武公莊伯子也自桓叔初封曲沃以至武公滅晉

也凡六十七歲而卒代晉為諸侯武公代晉二歲卒與曲沃通年

即位凡三十九年而卒子獻公詭諸立獻公元年周惠王弟殯攻

惠王惠王出奔居鄭之櫟邑五年伐驪戎得驪姬韋昭曰西戎之驪姬別在驪山也

弟俱愛幸之八年士蔿說公賈逵曰士蔿晉大夫曰故晉之羣公子多不誅亂

且起乃使盡殺諸公子而城聚都之賈逵曰聚晉邑命曰絳始都絳九年晉

羣公子既亡奔號號以其故再伐晉弗克十年晉欲伐號士蔿曰

且待其亂十二年驪姬生奚齊獻公有意廢太子乃曰曲沃吾先

祖宗廟所在而蒲邊秦屈邊翟韋昭曰蒲今蒲坂屈北屈皆在河東杜預曰蒲今平陽蒲子縣是也不使諸子

居之我懼焉於是使太子申生居曲沃公子重耳居蒲公子夷吾

居屈獻公與驪姬子奚齊居絳晉國以此知太子不立也太子申

生其母齊桓公女也曰齊姜早死申生同母女弟為秦穆公夫人

重耳母翟之狐氏女也夷吾母重耳母女弟也獻公子八人而太

子申生重耳夷吾皆有賢行及得驪姬乃遠此三子十六年晉獻

公作二軍左傳曰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為晉侯今始為二軍公將上軍太子申生將下軍趙夙御

戎畢萬為右伐滅霍滅魏滅耿服虔曰三國皆姬姓魏在晉之蒲坂河東也杜預曰平陽皮氏縣東南有耿鄉永安縣東北有霍太

伏後秦夫人泣殺晉君

也宋本無

也還為太子城曲沃賜趙夙耿賜畢萬魏以為大夫士為曰太子不
得立矣分之都城服虔曰邑有先君之主曰都而位以卿賈逵曰謂將下軍先謂之極服虔曰言其祿位極盡于

此又安得立不如逃之無使罪至為吳太伯不亦可乎王肅曰太伯知天命在王季奔吳不
猶有令名王肅曰雖去猶可有令名何與其坐而及禍也太子不從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賈逵曰卜

偃晉掌卜大夫郭偃萬盈數也魏大名也服虔曰數從一至萬為滿魏喻魏巍高大也以是始賞天開之矣
服虔曰以魏賞畢萬是為天開其福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令名之大以從盈數其必

有眾杜預曰以魏從萬有眾多之象初畢萬卜仕於晉國遇屯之比賈逵曰震下坎上屯坤下坎上比屯初九變之比
辛廖占之曰吉賈逵曰辛廖晉大夫屯固比入吉孰大焉杜預曰屯險難也所以為堅固比親密所以得入其

後必蕃昌十七年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賈逵曰東山赤狄別種里克諫獻公
曰監國古之制也夫率師專行謀也杜預曰率師者必專謀軍事誓軍旅杜預曰宣號令君與

故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服虔曰有代太子守則從之從曰撫軍服虔曰助君撫循軍士守
國政之所圖也賈逵曰國政正卿也非太子之事也師在制命而已杜預曰命將軍所制稟

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君失其官杜預曰太子統其官率師不威將安用之杜預曰專命則不孝是為師必不威也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

太子誰立里克不對而退見太子太子曰吾其廢乎里克曰太子
勉之教以軍旅賈逵曰將下軍不共是懼何故廢乎且子懼不孝毋懼不得

立服虔曰不修已而不責人則免於難太子帥師公衣之偏衣服虔曰偏衣之
衣偏異色駸不純袷在中左右異故曰偏衣杜預曰偏衣左

佩之金玦服虔曰以金為玦也韋昭曰金玦兵要也佩之金玦
里克謝病不從太子遂伐東山十九年獻公曰始吾先君莊伯武

公之誅晉亂而號常助晉伐我又匿晉亡公子果為亂弗誅後遺
子孫憂乃使荀息以屈產之乘何休曰屈產出名馬之地乘備馴也假道於虞虞假道遂

伐虢賈逵曰虞在晉南虢在虞南取其下陽以歸服虔曰下夏陽號邑在太陽東北三十里穀梁傳曰下陽虞號之塞邑獻公私
謂驪姬曰吾欲廢太子以奚齊代之驪姬泣曰太子之立諸侯皆

已知之而數將兵百姓附之奈何以賤妾之故廢適立庶君必行之妾自殺也驪姬詳譽太子而陰令人譖惡太子而欲立其子二十一年驪姬謂太子曰君夢見齊姜太子速祭曲沃服虔曰齊姜廟所在歸釐

於君太子於是祭其母齊姜於曲沃上其薦胙於獻公獻公時出

獵置胙於宮中驪姬使人置毒藥胙中居二日獻公從獵來還宰

人上胙獻公獻公欲饗之驪姬從旁止之曰胙所從來遠宜試之

祭地地墳韋昭曰將飲先祭示有先也墳起也與犬犬死與小臣小臣死韋昭曰小臣宦名驪

姬泣曰太子何忍也其父而欲弑代之況他人乎且君老矣旦暮

之人曾不能待而欲弑之謂獻公曰太子所以然者不過以妾及

奚齊之故妾願子母辟之他國若早自殺毋徒使母子為太子所

魚肉也始君欲廢之妾猶恨之至於今妾殊自失於此太子聞之

奔新城韋昭曰新城曲沃也新為太子城獻公怒乃誅其傅杜原款或謂太子曰為此

藥者乃驪姬也太子何不自辭明之太子曰吾君老矣非驪姬寤

不安食不甘即辭之君且怒之不可或謂太子曰可奔他國太子

曰被此惡名以出人誰內我我自殺耳十二月戊申申生自殺於

新城此時重耳夷吾來朝人或告驪姬曰二公子怨驪姬譖殺太

子驪姬恐因譖二公子申生之藥胙二公子知之二子聞之恐重

耳走蒲夷吾走屈保其城自備守初獻公使士蔦為二公子築蒲

屈城弗就夷吾以告公公怒士蔦為謝曰邊城少寇安用之退

而歌曰狐裘蒙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服虔曰蒙茸以言亂貌三公言君與二公子將敵故不知所從卒就

城及申生死二子亦歸保其城二十二年獻公怒二子不辭而去

果有謀矣乃使兵伐蒲蒲人之宦者勃鞞命重耳促自殺重耳踰

垣宦者追斬其衣袂服虔曰袂袂也重耳遂奔翟使人伐屈屈城守不可下

是歲也晉復假道於虞以伐虢虞之大夫宮之奇諫虞君曰晉不

宦者官

可假道也是且滅虞虞君曰晉我同姓不宜伐我宮之奇曰太伯
虞仲太王之子也太伯亡去是以不嗣號仲號叔王季之子也為
文王卿士其記勳在王室藏於盟府杜預曰盟府司盟之官也將虢是滅何愛于虞
且虞之親能親於桓莊之族乎桓莊之族何罪盡滅之虞之與虢
脣之與齒脣亡則齒寒虞公不聽遂許晉宮之奇以其族去虞其
冬晉滅虢虢公醜奔周皇覽曰虢公冢在河內溫縣郭東濟水南大冢是也其城南有虢公臺還襲滅虞虜虞
公并其大夫井伯百里奚以勝秦穆姬杜預曰穆姬獻公女送女曰勝以屈辱之而修虞祀虞服
曰虞所祭祀命祀也荀息牽曩所遺虞屈產之乘馬奉之獻公笑曰馬則
吾馬齒亦老矣公羊傳曰蓋戲之也何休曰以馬歲戲喻荀息之年老也二十三年獻公遂發賈華等伐
屈賈逵曰賈華晉右行大夫屈潰夷吾將奔翟冀芮曰不可韋昭曰冀芮晉大夫重耳已在矣今
往晉必移兵伐翟翟畏晉禍且及不如走梁梁近於秦秦彊吾君
百歲後可以求入焉遂奔梁二十五年晉伐翟翟以重耳故亦擊

及宋卒

歲宋卒

晉於齧桑左傳作采桑服虔曰翟地晉兵解而去當此時晉疆西有河西與秦接壤

北邊翟東至河內驪姬弟生悼子二十六年夏齊桓公大會諸侯

於葵丘晉獻公病行後未至逢周之宰孔宰孔曰齊桓公益驕不

務德而務遠略諸侯弗平君第毋會毋如晉何獻公亦病復還歸

病甚乃謂荀息曰吾以奚齊為後年少諸大臣不服恐亂起子能

立之乎荀息曰能獻公曰何以為驗對曰使死者復生生者不慙

為之驗於是遂屬奚齊於荀息荀息為相主國政秋九月獻公卒

里克邳鄭欲內重耳以三公子之徒作亂賈逵曰邳鄭晉大夫三公子申生重耳夷吾謂荀息

曰三怨將起秦晉輔之子將何如荀息曰吾不可負先君言十月

里克殺奚齊于喪次獻公未葬也荀息將死之或曰不如立奚齊

弟悼子而傅之荀息立悼子而葬獻公十一月里克弒悼子于朝

列女傳曰鞭殺驪姬于市荀息死之君子曰詩所謂白珪之玷猶可磨也斯言之玷

平宋卒

不可為也

杜預曰詩大雅言此言之缺難治甚於白珪

其苟息之謂乎不負其言初獻公將伐

驪戎卜曰齒牙為禍

韋昭曰齒牙謂兆端左右豐拆有似齒牙中有縱畫以象讒言之為害也

及破驪戎獲驪姬

折宗本

愛之竟以亂晉里克等已殺奚齊悼子使人迎公子重耳於翟欲

立之重耳謝曰負父之命出奔父死不得修人子之禮侍喪重耳

何敢入大夫其更立他子還報里克里克使迎夷吾於梁夷吾欲

往呂省卻芮曰內猶有公子可立者而外求難信計非之秦輔彊

國之威以入恐危乃使卻芮厚賂秦約曰即得入請以晉河西之

地與秦乃遺里克書曰誠得立請遂封子於汾陽之邑

賈逵曰汾水名汾陽晉地也

秦繆公乃發兵送夷吾于晉齊桓公聞晉內亂亦率諸侯如晉秦

兵與夷吾亦至晉齊乃使隰朋會秦俱入夷吾立為晉君是為惠

公齊桓公至晉之高梁而還歸惠公夷吾元年使邲鄭謝秦曰始

夷吾以河西地許君今幸得入立大臣曰地者先君之地君亡在

外何以得擅許秦者寡人爭之弗能得故謝秦亦不與里克汾陽

邑而奪之權四月周襄王使周公忌父

賈逵曰周卿士

會齊秦大夫共禮晉

惠公惠公以重耳在外良里克為變賜里克死謂曰微里子寡人

不得立雖然子亦殺二君一大夫

服虔曰奚齊悼子苟息也

為子君者不亦難乎里

克對曰不有所廢君何以興欲誅之其無辭乎乃言為此臣聞命

矣遂伏劍而死於是邲鄭使謝秦未還故不及難晉君改葬恭太

子申生

韋昭曰獻公時申生葬不如禮故改葬之

秋狐突之下國

服虔曰晉所滅國以為下邑一曰曲沃有宗廟故謂之國在絳下故曰下國也

遇

申生申生與載而告之

杜預曰忽如夢而相見狐突本為申生御故復使登車

曰夷吾無禮余得請於

帝服虔曰帝天帝請罰有罪將以晉與秦秦將祀余狐突對曰臣聞神不食非其宗

君其祀毋乃絕乎君其圖之申生曰諾吾將復請帝後十日

新城西偏將有巫者見我焉

杜預曰將因巫以見

許之遂不見

杜預曰狐突許其言申生之象亦沒

及

期而往復見申生告之曰帝許罰有罪矣弊於韓

賈逵曰弊敗也韓晉韓原

兒乃謠

也韓晉韓原兒乃謠

也韓晉韓原兒乃謠

曰恭太子更葬矣後十四年晉亦不昌昌乃在兄邲鄭使秦聞里克誅乃說秦繆公曰呂省卻稱冀芮實為不從杜預曰三子晉大夫不從不與秦路也若重

賂與謀出晉君入重耳事必就秦繆公許之使人與歸報晉厚賂三子三子曰弊厚言甘此必邲鄭賣我於秦遂殺邲鄭及里克邲

鄭之黨七輿大夫韋昭曰七輿申生下軍之眾大夫也杜預曰侯伯七命副車七乘邲鄭子豹奔秦言伐晉

繆公弗聽惠公之立倍秦地及里克誅七輿大夫國人不附二年

周使召公過韋昭曰召武禮公為王卿七禮晉惠公惠公禮倨召公譏之四年晉饑乞

糴於秦繆公問百里奚服虔曰秦大夫百里奚曰天菑流行國家代有救菑

恤鄰國之道也與之邲鄭子豹曰伐之繆公曰其君是惡其民何

罪卒與粟自雍屬絳五年秦饑請糴於晉晉君謀之慶鄭曰杜預曰慶鄭晉大夫以秦得立已而倍其地約晉饑而秦貸我今秦饑請糴與之何

疑而謀之虢射曰服虔曰虢射惠公舅往年天以晉賜秦秦弗知取而貸我今

天以秦賜晉晉其可以逆天乎遂伐之惠公用虢射謀不與秦粟

而發兵且伐秦秦大怒亦發兵伐晉六年春秦繆公將兵伐晉晉

惠公謂慶鄭曰秦師深矣韋昭曰深入境一曰深九重奈何鄭曰秦內君君倍其賂

晉饑秦輸粟秦饑而晉倍之乃欲因其饑伐之其深不亦宜乎晉

卜御右慶鄭皆吉公曰鄭不孫服虔曰孫順乃更令步陽御戎家僕徒為

右服虔曰二子晉大夫也進兵九月壬戌秦繆公晉惠公合戰韓原惠公馬繫不

行秦兵至公窘召慶鄭為御鄭曰不用卜敗不亦當乎遂去更令

梁繇靡御虢射為右輅秦繆公服虔曰輅迎也繆公壯士冒敗晉軍晉軍敗

遂失秦繆公反獲晉公以歸秦將以祀上帝晉君姊為繆公夫人

衰經涕泣公曰得晉侯將以為樂今乃如此且吾聞箕子見唐叔

之初封曰其後必當大矣晉庸可滅乎乃與晉侯盟王城杜預曰馬

東有王城而許之歸晉侯亦使呂省等報國人曰孤雖得歸毋面目見社

字

字

尤宗存猶

不宗存

繫宗存鷲

字

稷卜日立子圉晉人聞之皆哭秦繆公聞呂省晉國和平對曰不和小人懼失君亡親不憚立子圉曰必報讎寧事戎狄其君子則愛君而知罪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此二故不和於是秦繆公更舍晉惠公餽之七年十一月歸晉侯晉侯至國誅慶鄭修政教謀曰重耳在外諸侯多利內之欲使人殺重耳於狄重耳聞之如齊八年使太子圉質秦初惠公亡在梁梁伯以其女妻之生一男一女梁伯卜之男為人臣女為人妾故名男為圉女為妾

不聘曰妾

十年秦滅梁梁伯好土功治城溝

賈逵曰溝澗也

民力罷怨其衆數相驚

服虔曰圉人掌養馬臣之賤者

曰秦寇至民恐惑秦竟滅之十二年晉惠公病內有數子太子圉曰吾母家在梁梁今秦滅之我外輕於秦而內無援於國君即不起病大夫輕更立他公子乃謀與其妻俱亡歸秦女曰子一國太子辱在此秦使婢子侍

服虔曰曲禮曰世婦以下自稱婢子婦人之卑也

以固子之心子亡矣

我不從子亦不敢言子圉遂亡歸晉十四年九月惠公卒太子圉立是為懷公子圉之亡秦怨之乃求公子重耳欲內之子圉之立畏秦之伐也乃令國中諸從重耳亡者與期期盡不到者盡滅其家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弗肯召懷公怒囚狐突突曰臣子事重耳有年數矣今召之是教之反君也何以教之懷公卒殺狐突秦繆公乃發兵送內重耳使人告欒郤之黨為內應殺懷公於高梁入重耳重耳立是為文公晉文公重耳晉獻公之子也自少好士年十七有賢士五人曰趙衰狐偃咎犯文公舅也賈佗先軫魏武子自獻公為太子時重耳固已成人矣獻公即位重耳年二十一獻公十三年以驪姬故重耳備蒲城守秦獻公二十一年獻公殺太子申生驪姬讒之恐不辭獻公而守蒲城獻公二十二年獻公使宦者履鞮趣殺重耳重耳喻垣宦者遂斬其衣袪重耳

遂奔狄狄其母國也是時重耳年四十三從此五士其餘不名者數十人至狄狄伐咎如賈逵曰赤狄之別隗姓得一女以長女妻重耳生伯儵叔

劉以少女妻趙衰生盾居狄五歲而晉獻公卒里克已殺奚齊悼

子乃使人迎欲立重耳重耳畏殺因固謝不敢入已而晉更迎其

弟夷吾立之是為惠公惠公七年畏重耳乃使宦者履鞮與壯士

欲殺重耳重耳聞之乃謀趙衰等曰始吾奔狄非以為可用與以

近易通故且休足休足久矣固願徙之大國夫齊桓公好善志在

霸王收恤諸侯今聞管仲隰朋死此亦欲得賢佐盍往乎於是遂

行重耳謂其妻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乃嫁其妻笑曰犁二十五

年吾冢上栢大矣雖然妾待子重耳居狄凡十二年而去過衛衛

文公不禮去過五鹿賈逵曰衛地杜預曰今衛縣西北有地名五鹿平陽元城縣東亦有五鹿飢而從野人乞食

野人盛土器中進之重耳怒趙衰曰土者有土也君其拜受之至

齊齊桓公厚禮而以宗女妻之有馬二十乘重耳安之重耳至齊

二歲而桓公卒會豎刁等為內亂齊孝公之立諸侯兵數至留齊

凡五歲重耳愛齊女毋去心趙衰咎犯乃於桑下謀行齊女侍者

在桑上聞之以告其主其主乃殺侍者服虔曰懼孝公怒故殺之以滅口勸重耳趣行

重耳曰人生安樂孰知其他必死於此徐廣曰云人生一世必死於此不能去齊女曰

子一國公子窮而來此數士者以子為命子不疾反國報勞臣而

懷女德竊為子羞之且不求何時得功乃與趙衰等謀醉重耳載

以行行遠而覺重耳大怒引戈欲殺咎犯咎犯曰殺臣成子偃之

願也重耳曰事不成我食舅氏之肉咎犯曰事不成犯肉腥臊何

足食乃止遂行過曹曹共公不禮欲觀重耳駢脇曹大夫釐負羈

曰晉公子賢又同姓窮來過我奈何不禮共公不從其謀負羈乃私遺重耳食置璧其下重耳受其食還其璧去過宋宋襄公新困

兵於楚傷於泓聞重耳賢乃以國禮禮於重耳宋司馬公孫固善於咎犯曰宋小國新困不足以求入更之大國乃去過鄭鄭文公弗禮鄭叔瞻諫其君曰晉公子賢而其從者皆國相且又同姓鄭之出自厲王而晉之出自武王鄭君曰諸侯亡公子過此者衆安可盡禮叔瞻曰君不禮不如殺之且後爲國患鄭君不聽重耳去之楚楚成王以適諸侯禮待之重耳謝不敢當趙衰曰子亡在外十餘年小國輕子況大國乎今楚大國而固遇子子其毋讓此天開子也遂以客禮見之成王厚遇重耳重耳甚卑成王曰子卽反國何以報寡人重耳曰羽毛齒角玉帛君王所餘未知所以報王曰雖然何以報不穀重耳曰卽不得已與君王以兵車會平原廣澤請辟王三舍賈逵曰司馬法從遜不過三舍三舍九十里也楚將子玉怒曰王遇晉公子至厚今重耳言不孫請殺之成王曰晉公子賢而困於外久從者皆國

器此天所置庸敢殺乎且言何以易之居楚數月而晉太子圉亡

秦秦怨之聞重耳在楚乃召之成王曰楚遠更數國乃至晉秦晉

接境秦君賢子其勉行厚送重耳重耳至秦繆公以宗女五人妻

重耳故子圉妻與往重耳不欲受司空季子服虔曰晉臣曰季也曰其國且伐

況其故妻乎且受以結秦親而求入子乃拘小禮忘大醜乎遂受

繆公大歡與重耳飲趙衰歌黍苗詩韋昭曰詩云芄芄黍苗陰雨膏之繆公曰知子欲

急反國矣趙衰與重耳下再拜曰孤臣之仰君如百穀之望時雨

是時晉惠公十四年秋惠公以九月卒子圉立十一月葬惠公十

二月晉國大夫欒卻等聞重耳在秦皆陰來勸重耳趙衰等反國

爲內應甚衆於是秦繆公乃發兵與重耳歸晉晉聞秦兵來亦發

兵拒之然皆陰知公子重耳入也唯惠公之故貴臣呂卻之屬不

欲立重耳重耳出亡凡十九歲而得入時年六十一矣晉人多附

焉文公元年春秦送重耳至河咎犯曰臣從君周旋天下過亦多

矣臣猶知之況於君乎請從此去矣重耳曰若反國所不與子犯

其者河伯視之乃投辟河中以與子犯盟是時介子推從在船中

乃笑曰天實開公子而子犯以為已功而要市於君固足羞也吾

不忍與同位乃自隱渡河秦兵圍令狐晉軍于廬柳韋昭曰廬柳晉地也二月

辛丑咎犯與秦晉大夫盟於郇杜預曰解縣西北有郇城壬寅重耳入於晉師丙午

入于曲沃丁未朝于武宮賈逵曰文公之祖武公廟也即位為晉君是為文公羣臣

皆往懷公圍奔高梁戊申使人殺懷公懷公故大臣呂省卻芮本

不附文公文公立恐誅乃欲與其徒謀燒公宮殺文公文公不知

始嘗欲殺文公宦者履鞮知其謀欲以告文公解前罪求見文公

文公不見使人讓曰蒲城之事女斬子祛其後我從狄君獵女為

惠公來求殺我惠公與女期三日至而女一日至何速也女其念

之宦者曰臣刀鋸之餘不敢以二心事君倍主故得罪於君君已

反國其毋蒲翟乎且管仲射鉤桓公以霸今刑餘之人以事告而

君不見禍又且及矣於是見之遂以呂卻等告文公文公欲召呂

卻呂卻等黨多文公恐初入國國人賣已乃為微行會秦繆公於

王城國人莫知三月己丑呂卻等果反焚公宮不得文公文公之

衛徒與戰呂卻等引兵欲奔秦繆公誘呂卻等殺之河上晉國復

而文公得歸夏迎夫人於秦秦所與文公妻者卒為夫人秦送三

千人為衛以備晉亂文公修政施惠百姓賞從亡者及功臣大者

封邑小者尊爵未盡行賞周襄王以弟帶難出居鄭地來告急晉

晉初定欲發兵恐他亂起是以賞從亡未至隱者介子推推亦不

言祿祿亦不及推曰獻公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外內棄之

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開之二三子以為

已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曰是盜況貪天之功以為已力乎下
冒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服虔曰蒙欺也難與處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
死誰對推曰尤而效之罪有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祿母曰亦使
知之若何對曰言身之文也身欲隱安用文之文之是求顯也其
母曰能如此乎與女偕隱至死不復見介子推從者怜之乃懸書
宮門曰龍欲上天五蛇為輔龍已升雲四蛇各入其宇一蛇獨怨
終不見處所文公出見其書曰此介子推也吾方憂王室未圖其
功使人召之則亡遂求所在聞其入綿上山中賈逵曰綿上晉地杜預曰西河介休縣南有地名綿上
於是文公環綿上山中而封之以為介推田徐廣曰一作國號曰介山以記
吾過且旌善人賈逵曰旌表也從亡賤臣壺叔曰君三行賞賞不及臣敢請
罪文公報曰夫導我以仁義防我以德惠此受上賞輔我以行卒
以成立此受次賞矢石之難汗馬之勞此復受次賞若以力事我

絲宗本

而無補吾缺者此受次賞三賞之後故且及子晉人聞大皆說二

人宗本之

年春秦軍河上將入王趙衰曰求霸莫如入王尊周周晉同姓晉

不先入王後秦入之母以令于天下方今尊王晉之資也三月甲

辰晉乃發兵至陽樊服虔曰陽樊周地陽邑名也樊仲山之所居故曰陽樊圍温入襄王於周四月

殺王弟帶周襄王賜晉河內陽樊之地四年楚成王及諸侯圍宋

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施定霸於今在矣杜預曰報宋贈馬之施狐偃曰

楚新得曹而初婚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宋免矣於是晉作

三軍王肅曰始復成國之禮半周軍也趙衰舉卻縠將中軍卻臻佐之使狐偃將上軍

狐毛佐之命趙衰為卿欒枝將下軍賈逵曰欒枝欒賓之孫先軫佐之荀林父御

戎魏犇為右往伐冬十二月晉兵先下山東而以原封趙衰杜預曰河內泌

有原城水縣西北五年春晉文公欲伐曹假道於衛衛人弗許還自河南度

侵曹伐衛正月取五鹿二月晉侯齊侯盟于斂孟杜預曰衛地也衛侯請盟

泌宗本

晉晉人不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晉衛侯居襄
服虔曰牛衛地也公子買守衛楚救衛不卒徐廣曰一作勝晉侯圍曹二月丙午晉師

入曹數之以其不用釐負羈言而用美女乘軒者三百人也令軍
母入僖負羈宗家以報德楚圍宋宋復告急晉文公欲救則攻楚

為楚嘗有德不欲伐也欲釋宋宋又嘗有德於晉患之先軫曰執
曹伯分曹衛地以與宋楚急曹衛其勢宜釋宋於是文公從之而

楚成王乃引兵歸楚將子玉曰王遇晉至厚今知楚急曹衛而故
伐之是輕王王曰晉侯亡在外十九年困日久矣果得反國險阨

盡知之能用其民天之所開不可當子玉請曰非敢必有功願以
間執讒慝之口也服虔曰子玉非敢求有大功但欲執為賈讒慝之楚王怒少與

之兵於是子玉使宛春告晉賈逵曰宛春楚大夫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
答犯曰子玉無禮矣君取一臣取二勿許韋昭曰君文公也臣子玉也先軫

曰定人之謂禮楚一言定三國子一言而亡之我則毋禮不許楚
是棄宋也不如私許曹衛以誘之執宛春以怒楚韋昭曰怒楚令必戰既戰而

後圖之杜預曰須勝負決乃定許晉侯乃囚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於
楚楚得臣怒得臣即子玉擊晉師晉師退軍吏曰為何退文公曰昔在楚

約退三舍可倍乎楚師欲去得臣不肯四月戊辰宋公齊將秦將
與晉侯次城濮賈逵曰衛地也巳巳與楚兵合戰楚兵敗得臣收餘兵去甲

午晉師還至衡雍杜預曰衡雍鄭地今榮陽卷縣也作王宮于踐土服虔曰既敗楚師襄王自往臨踐土賜命晉侯晉侯聞而

為之初鄭助楚楚敗懼使人請盟晉侯與鄭伯盟五月丁未獻
楚俘於周駟介百乘徒兵千服虔曰駟介駟馬被甲也徒兵步卒也天子使王子虎命晉侯

為伯賈逵曰王子虎周大夫賜大輅彤弓矢百旅弓矢千賈逵曰大輅金輅彤弓赤旅弓柅
鬯一卣珪瓚賈逵曰柅黑黍鬯香酒也所以降神卣器名諸侯賜珪瓚然後為鬯虎賁二百人賈逵曰天子卒曰虎賁晉侯二
辭然後稽首受之賈逵曰稽首首至地周作晉文侯命王若曰父義和孔安國曰同姓故稱曰父

馬融曰王順曰父能以義和我諸侯丕顯文武能慎明德孔安國曰文王武王昭登於上布聞在

下馬融曰昭明也維時上帝集厥命於文武孔安國曰惟以是故集恤朕身繼

予一人永其在位張安國曰當憂念我身於是晉文公稱伯癸亥王子虎

盟諸侯於王庭服虔曰王庭踐土也晉焚楚軍火數日不息文公歎左右曰勝

楚而君猶憂何文公曰吾聞能戰勝安者唯聖人是以懼且子玉

猶在庸可喜乎子玉之敗而歸楚成王怒其不用其言貪與晉戰

讓責子玉子玉自殺晉文公曰我擊其外楚誅其內內外相應於

是乃喜六月晉人復入衛侯壬午晉侯渡河北歸國行賞狐偃為

首或曰城濮之事先軫之謀文公曰城濮之事偃說我毋失信先

軫曰軍事勝為右吾用之以勝然此一時之說偃言萬世之功奈

何以一時之利而加萬世功乎是以先之冬晉侯會諸侯于温欲

率之朝周力未能恐其有畔者乃使人言周襄王狩於河陽壬申

遂率諸侯朝王於踐土孔子讀史記至文公曰諸侯無召王王狩

河陽著春秋諱之也丁丑諸侯圍許曹伯臣或說晉侯曰齊桓公

合諸侯而國異姓今君為會而滅同姓曹叔振鐸之後晉唐叔之

後合諸侯而滅兄弟非禮晉侯說復曹伯於是晉始作三行服虔曰

六軍故謂荀林父將中行先穀將右行先蔑將左行杜預曰三行無七年

晉文公秦穆公共圍鄭以其無禮於文公亡過時及城濮時鄭助

楚也圍鄭欲得叔瞻叔瞻聞之自殺鄭持叔瞻告晉晉曰必得鄭

君而甘心焉鄭恐乃間令使謂秦穆公曰亡鄭厚晉於晉得矣而

秦未為利君何不解鄭得為東道交秦伯說罷兵晉亦罷兵九年

冬晉文公卒子襄公歡立是歲鄭伯亦卒鄭人或賣其國於秦秦

穆公發兵往襲鄭十二月秦兵過我郊襄公元年春秦師過周無

禮王孫滿譏之兵至滑鄭賈人弦高將市于周遇之以十二牛勞

禮王孫滿譏之兵至滑鄭賈人弦高將市于周遇之以十二牛勞

人 廿年

宋本無內 外相應四字 宋本無侯字

宋本無侯字

秦師秦師驚而還滅滑而去晉先軫曰秦伯不用蹇叔反其衆心此可擊樂枝曰未報先君施於秦擊之不可先軫曰秦侮吾孤伐吾同姓何德之報遂擊之襄公墨衰經賈述曰墨變凶杜預曰以凶服從戎故墨之四月敗秦

師于殺虜秦三將孟明視西乞林白乙丙以歸遂墨以葬文公服虔曰非禮也杜預日記禮所由變也

文公夫人秦女謂襄公曰秦欲得其三將戮之公許遣

之先軫聞之謂襄公曰患生矣軫乃追秦將秦將渡河已在船中

頓首謝卒不反後三年秦果使孟明伐晉報殺之敗取晉汪以歸

四年秦繆公大興兵伐我渡河取王官封殺尸而去晉恐不敢出

遂城守五年晉伐秦取新城服虔曰秦邑新所作城也報王官役也六年趙衰成子

樂貞子咎季子犯霍伯皆卒賈述曰樂貞子樂枝也霍伯先且居也趙盾代趙衰執政七年

八月襄公卒太子夷臯少晉人以難故服虔曰晉國數有患難欲立長君趙盾曰

立襄公弟雍好善而長先君愛之且近於秦秦故好也立善則固

事長則順奉愛則孝結舊好則安賈季曰不如其弟樂辰羸嬖於

二君服虔曰辰羸懷羸也二君懷公文公立其子民必安之趙盾曰辰羸賤班在九人下

其子何震之有賈述曰班次也震威也且為二君嬖淫也為先君子不能求大

而出在小國僻也母淫子僻無威陳小而遠無援將何可乎使士

會如秦迎公子雍賈季亦使人召公子樂於陳趙盾廢賈季以其

殺陽處父案左傳曰此時賈他為太師陽處父為太傅十月葬襄公十一月賈季奔翟是歲秦

繆公亦卒靈公元年四月秦康公曰昔文公之入也無衛故有呂

卻之患乃多與公子雍衛太子母繆嬴日夜抱太子以號泣於朝

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適而外求君將安置此服虔曰此太子出朝則

抱以適趙盾所頓首曰先君奉此子而屬之子曰此子材吾受其

賜不材吾怨子王肅曰怨其敘導不至今君卒言猶在耳杜預曰在宣子之耳而棄之若何趙

盾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誅乃皆所迎而立太子夷臯是為靈

公發兵以距秦送公子雍者趙盾為將往擊秦敗之令狐先蔑隨

會亡奔秦秋齊宋衛鄭曹許君皆會趙盾盟于扈杜預曰鄭地滎陽以卷縣西北有扈亭

靈公初立故也四年伐秦取少梁秦亦取晉之郟徐廣曰年表曰北微也六年秦

康公伐晉取羈馬晉侯怒使趙盾趙穿卻缺擊秦大戰河曲趙穿

最有功七年晉六卿患隨會之在秦常為晉亂乃詳令魏壽餘反

晉降秦秦使隨會之魏因執會以歸晉八年周頃王崩公卿爭權

故不赴晉使趙盾以車八百乘平周亂而立匡王是年楚莊王初

即位十二年齊人弒其君懿公十四年靈公壯後厚斂以雕墻賈逵曰彫

也從臺上彈人觀其逃丸也宰夫肺熊蹯不熟服虔曰蹯熊掌其肉難熟靈公怒殺

宰夫使婦人持其屍出棄之過朝趙盾隨會前數諫不聽已又見

死人手二人前諫隨會先諫不聽靈公患之使鉏麇刺趙盾賈逵曰鉏麇晉

力盾閨門開居處節鉏麇退歎曰殺忠臣棄君命罪一也遂觸樹而

死杜預曰趙盾庭樹也初盾嘗田首山徐廣曰蒲坂縣有雷首山見桑下有餓人餓人示眡明也

盾與之食食其半問其故曰宦三年服虔曰宦宦學仕也未知母之存不願遺

母盾義之益與之飯肉已而為晉宰夫趙盾弗復知也九月晉靈

公飲趙盾酒伏甲將攻盾公宰示眡明知之恐盾醉不能起而進

曰君賜臣觴三行可以罷欲以去趙盾令先母及難盾既去靈公

伏士未會先縱齧狗名敖何休曰犬四尺曰敖明為盾搏殺狗盾曰棄人用狗

雖猛何為然不知明之為陰德也已而靈公縱伏士出逐趙盾示

眡明反擊靈公之伏士伏士不能進而竟脫盾盾問其故曰我桑

下餓人問其名弗告服虔曰不望報明亦因亡去盾遂奔未出晉境乙丑盾

昆弟將軍趙穿襲殺靈公於桃園虞翻曰園名也而迎趙盾趙盾素貴得民

和靈公少侈民不附故為弒易盾復位晉太史董狐書曰趙盾弒其君以視於朝盾曰弒者趙穿我無罪太史曰子為正卿而亡不

示宗事

示宗事

出境反不誅國亂非子而誰孔子聞之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

不隱杜預曰不隱盾之罪宣子良大夫也為法受惡服虔曰聞義則服杜預曰善其為法受屈也惜也出疆

乃免杜預曰越境則君臣之義絕可以不討賊也趙盾使趙穿迎襄公弟黑臀于周而立之是

為成公成公者文公少子其母周女也壬申朝于武宮成公元年

賜趙氏為公族服虔曰公族大夫也伐鄭鄭倍晉故也三年鄭伯初立附晉而

棄楚楚怒伐鄭晉往救之六年伐秦虜秦將赤七年成公與楚莊

王爭疆會諸侯于扈陳與楚不會晉使中行桓子伐陳因救鄭與

楚戰敗楚師是年成公卒子景公據立景公元年春陳大夫夏徵

舒弒其君靈公三年楚莊王伐陳誅徵舒三年楚莊王圍鄭鄭告

急晉晉使荀林父將中軍隨會將上軍趙朔將下軍卻克欒書先

穀韓厥鞏朔佐之六月至河聞楚已服鄭鄭伯肉袒與盟而去荀

林父欲還先穀曰凡來救鄭不至不可將率離心卒度河楚已服

鄭欲飲馬于河為名而去楚與晉軍大戰鄭新附楚畏之反助楚

攻晉晉軍敗走河爭度船中人指甚衆楚虜我將智罃歸而林父

曰臣為督將軍敗當誅請死景公欲許之隨會曰昔文公之與楚

戰城濮成王歸殺子玉而文公乃喜今楚已敗我師又誅其將是

助楚殺仇也乃止四年先穀以首計而敗晉軍河上恐誅乃奔翟

與翟謀伐晉晉覺乃族穀穀先軫子也五年伐鄭為助楚故也是

時楚莊王疆以挫晉兵河上也六年楚伐宋宋來告急晉晉欲救

之伯宗謀曰賈逵曰伯宗晉大夫楚天方開之不可當乃使解楊給為救宋服虔曰解

楊晉大夫鄭人執與楚楚厚賜使反其言令宋急下解楊給許之卒致晉

君言楚欲殺之或諫乃歸解楊七年晉使隨會滅赤狄八年使卻

克於齊齊頃公母從樓上觀而笑之所以然者卻克僂而魯使蹇

衛使眛故齊亦令人如之以導容卻克怒歸至河上曰不報齊者

河伯視之至國請君欲伐齊景公問知其故曰子之怨安足以煩國弗聽魏文子請老休辟郤克克執政九年楚莊王卒晉伐齊齊使太子彊為質於晉晉兵罷十一年春齊伐魯取隆魯告急衛衛與魯皆因郤克告急於晉晉乃使郤克樂書韓厥以兵車八百乘與魯衛共伐齊夏與頃公戰於鞏傷困頃公頃公乃與其右易位下取飲以得脫去齊師敗走晉追北至齊頃公獻寶器以求平不聽郤克曰必得蕭桐姪子為質齊使曰蕭桐姪子頃公母頃公母猶晉君母奈何必得之不義請復戰晉乃許與平而去楚申公巫臣盜夏姬以奔晉晉以巫臣為邢大夫賈逵曰邢晉邑十二年冬齊頃公如晉欲上尊晉景公為王景公讓不敢晉始作六卿賈逵曰初作六軍僭王也韓厥鞏朔趙穿荀躒趙括趙旃皆為卿智罃自楚歸十三年魯成公朝晉晉弗敬魯怒去倍晉晉伐鄭取汜十四年梁山崩公羊傳曰梁山河上山杜預曰在馮翊夏陽北

也問伯宗伯宗以為不足怪也徐廣曰年表曰伯宗隱其人用其言十六年楚將子反怨

巫臣滅其族巫臣怒遺子反書曰必令子罷於奔命乃請使吳令

其子為吳行人教吳乘車用兵吳晉始通約伐楚十七年誅趙同

趙括族滅之韓厥曰趙衰趙盾之功豈可忘乎奈何絕祀乃復令

趙庶子武為趙後復與之邑十九年夏景公病立其太子壽曼為

君是為厲公後月餘景公卒厲公元年初立欲和諸侯與秦桓公

夾河而盟歸而秦倍盟與翟謀伐晉三年使呂相讓秦賈逵曰呂相晉大夫因

與諸侯伐秦至涇敗秦於麻隧虜其將成差五年三郤讒伯宗殺

之賈逵曰三郤郤鉤郤犇郤至伯宗以好直諫得此禍國人以是不附厲公六年春

鄭倍晉與楚盟晉怒樂書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乃發兵厲

公自將五月渡河聞楚兵來救范文子請公欲還郤至曰發兵誅

逆見疆辟之無以令諸侯遂與戰癸巳射中楚共王目楚兵敗於

夏陽下字

鄢徐廣曰鄢陵服虔曰鄢陵鄭一作焉陵之東南地也子反收餘兵拊循欲復戰晉患之共王召子

反其侍者豎陽穀進酒子反醉不能見王怒讓子反子反死王遂

引兵歸晉由此威諸侯欲以令天下求霸厲公多外嬖姬歸欲盡

去羣大夫而立諸姬兄弟寵姬兄曰胥童嘗與郤至有怨及樂書

又怨郤至不用其計而遂敗楚左傳曰樂書欲待楚師退而擊之郤至云楚有六間不可失也乃使人間謝

楚楚來詐厲公曰鄢陵之戰實至召楚欲作亂內子周立之會與

國不俱是以事不成厲公告樂書樂書曰其殆有矣願公試使人

之周虞翻曰周京師微考之果使郤至於周樂書又使公子周見郤至郤至

不知見賣也厲公驗之信然遂怨郤至欲殺之八年厲公獵與姬

飲郤至殺豕奉進宦者奪之郤至射殺宦者公怒曰季子欺予杜預曰公反以為郤至奪豕也將誅三郤未發也郤錡欲攻公曰我雖死公亦病矣郤至

曰信不反君智不害民勇不作亂失此三者誰與我我死耳十二

月壬午公令胥童以兵八百人襲攻殺三郤胥童因以劫樂書中

行偃于朝曰不殺二子患必及公公曰一旦殺三卿寡人不忍益

也對曰人將忍君杜預曰人謂書偃公弗聽謝樂書等以誅郤氏罪大夫復

位二子頓首曰幸甚幸甚公使胥童為卿閏月乙卯厲公游匠驪

氏賈逵曰匠驪氏晉外嬖大夫在翼者樂書中行偃以其黨襲捕厲公囚之殺胥童而使

人迎公子周徐廣曰一作糾于周而立之是為悼公悼公元年正月庚申樂

書中行偃弒厲公葬之左傳曰葬之于翼東門之外以一乘車杜預曰言不以君禮葬也諸侯葬車七乘厲公囚

六日死死十日庚午智罃迎公子周來至絳刑雞與大夫盟而立

之是為悼公辛巳朝武宮二月乙酉即位悼公周者其大父捷晉

襄公少子也不得立號為桓叔桓叔最愛桓叔生惠伯談談生悼

公周周之立年十四矣悼公曰大父皆不得立而辟難於周客

死焉寡人自以疎遠母幾為君今大夫不忘文襄之意而惠立桓

叔之後賴宗廟大夫之靈得奉晉祀豈敢不戰戰乎大夫其亦助

佐宋本

寡人於是遂不臣者七人修舊功施德惠收文公入時功臣後秋

伐鄭鄭師敗遂至陳三年晉會諸侯悼公問羣臣何用者祁僎舉

可宋本

解狐解狐僎之仇復問舉其子祁牛君子曰祁僎可謂不黨矣外

年宋本

舉不避仇內舉不隱子方會諸侯悼公弟楊干亂行賈逵曰行陳也魏絳戮

其僕賈逵曰僕御也悼公怒或諫公公卒賢絳任之政使和戎戎大親附十

一年悼公曰自吾用魏絳九合諸侯服虔曰九合一謂會于戚二會城棣救陳三會于鄆四會于邢丘五同盟於戲六會

于祖七成鄭虎牢八同盟于亳城北九會于蕭魚和戎翟魏子之力也賜之樂三讓乃受之冬秦取

祖宋本

我櫟十四年晉使六卿率諸侯伐秦度涇大敗秦軍至械林而去

十五年悼公問治國於師曠師曠曰唯仁義為本冬悼公卒子平

公彪立平公元年伐齊齊靈公與戰靡下徐廣曰靡一作歷齊師敗走晏嬰

曰君亦毋勇何不止戰遂去晉追遂圍臨菑盡燒屠其郭中東至

膠南至沂齊皆城守晉乃引兵歸六年魯襄公朝晉晉欒逞有罪

奔齊八年齊莊公微遣欒逞於曲沃以兵隨之齊兵上太行欒逞

從曲沃中反襲入絳絳不戒平公欲自殺范獻子止公以其徒擊

左傳逞作盈

逞逞敗走曲沃曲沃攻逞逞死遂滅欒氏宗逞者欒書孫也

其入絳與魏氏謀齊莊公聞逞敗乃還取晉之朝歌去以報臨菑

之役也十年齊崔杼弑其君莊公晉因齊亂伐敗齊於高唐去報

太行之役也十四年吳延陵季子來使與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

語曰晉國之政卒歸此三家矣十九年齊使晏嬰如晉與叔嚮語

叔嚮曰晉季世也公厚賦為臺池而不恤政政在私門其可久乎

晏子然之二十二年伐燕二十六年平公卒子昭公夷立昭公六

年卒六卿強公室卑子頃公去疾立頃公六年周景王崩王子爭立晉六卿平王室亂立敬王九年魯季氏逐其君昭公昭公居乾

年宋本

侯十一年衛宋使使請晉納魯君季平子私賂范獻子獻子受之
乃謂晉君曰季氏無罪不果入魯君十二年晉之宗家祁僕孫叔
嚮子相惡於君六卿欲弑公室乃遂以法盡滅其族而分其邑為
十縣各令其子為大夫晉益弱六卿皆大十四年頃公卒子定公
午立定公十一年魯陽虎奔晉趙鞅簡子舍之十二年孔子相魯
十五年趙鞅使邯鄲大夫午不信欲殺午午與中行寅范吉射親
攻趙鞅鞅走保晉陽定公圍晉陽荀欒韓不信魏侈與范中行為
仇乃移兵伐范中行反晉君擊之敗范中行范中行走朝
歌保之韓魏為趙鞅謝晉君乃赦趙鞅復位二十二年晉敗范中
行氏二子奔齊三十年定公與吳王夫差會黃池爭長趙鞅時從
卒長吳徐廣曰吳世家說黃池之盟云趙鞅怒將戰吳乃長晉
定公左氏傳云乃先晉人外傳云吳公先歆晉公次之三十一年齊田常弑
其君簡公而立簡公弟騫為平公三十三年孔子卒三十七年定

公卒子出公鑿立出公十七年徐廣曰年表云山公立
十八年或云二十年智伯與趙韓魏共

分范中行地以為邑出公怒告齊魯欲以伐四卿四卿恐遂反攻

出公出公奔齊道死故知伯乃立昭公曾孫驕為晉君是為哀公

哀公大父雍晉昭公少子也號為戴子徐廣曰世本作桓
子雍注云戴子戴子生忌忌

善知伯早死故知伯欲盡并晉未敢乃立忌子驕為君當是時晉

國政皆決智伯晉哀公不得有所制智伯遂有范中行地最疆哀

公四年趙襄子韓康子魏桓子共殺知伯盡并其地十八年哀公

卒子幽公桺立幽公之時晉畏反朝韓趙魏之君獨有絳曲沃餘

皆入三晉十五年魏文侯初立十八年幽公淫婦人夜竊出邑中

盜殺幽公魏文侯以兵誅晉亂立幽公子止是為烈公烈公十九

年周威烈王賜趙韓魏皆命為諸侯二十七年烈公卒子孝公頎
立孝公九年魏武侯初立襲邯鄲不勝而去十七年孝公卒子靜

字宗今歲

知宗

公俱酒立是歲齊威王元年也靜公二年魏武侯韓哀侯趙敬侯滅晉後而三分其地靜公遷為家人晉絕不祀太史公曰晉文公古所謂明君也亡居外十九年至困約及即位而行賞尚忘介子推况驕主乎靈公既弒其後成景致嚴至厲大刻大夫懼誅禍作悼公以後日衰六卿專權故君道之御其臣下固不易哉

史記二十九終

齊山田鳳園氏書

史記四十

楚世家第十

齊山田鳳園氏書

楚之先祖出自帝顓頊高陽高陽者黃帝之孫昌意之子也高陽

生稱稱生卷章卷章生重黎徐廣曰世本云老童生重黎及吳回惟周曰老童即卷章重黎為帝嚳高

辛居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嚳命曰祝融虞翻曰祝大融明也章昭曰祝始也共工

氏作亂帝嚳使重黎誅之而不盡帝乃以庚寅日誅重黎而以其

弟吳回為重黎後復居火正為祝融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子六人

圻剖而產焉干寶曰先儒學士多疑此事譙允南通才達學精核數理者也作古史考以為作者妄記廢而不論余亦尤其生之異也然案六子之世子孫有國并降六代

數千年間迭至霸王大將興之必有尤物乎若夫前志所傳修己背圻而生禹簡狄胸剖而生契歷代久遠莫足相證近魏黃初五年汝南屈雍妻王氏生男兒從右腋下小腹上出而平和自若數月創合母子無恙斯蓋近事之信也以今況古固知注記者之不安也天地云為陰陽變化安

守之一端繫以常理乎詩云不圻不嗣無災無害原詩人之吉明古之婦人嘗有圻剖而產者矣又有因產而遇災其長一曰昆吾虞翻曰昆吾名樊為己姓封二曰參胡世本日

害者故美其無害也三曰彭祖虞翻曰名翦為彭姓封於太四曰會人世本日會人五曰曹姓世本日

世本日三曰彭祖虞翻曰名翦為彭姓封於太四曰會人世本日會人五曰曹姓世本日

曰曹姓者六曰季連芊姓楚其後也昆吾氏夏之時嘗為侯伯桀之

時湯滅之彭祖氏殷之時嘗為侯伯殷之末世滅彭祖氏季連生

附沮孫檢曰一作祖附沮生穴熊其後中微或在中國或在蠻夷弗能紀其

世周文王之時季連之苗裔曰鬻熊鬻熊子事文王早卒其子曰

熊麗熊麗生熊狂熊狂生熊繹熊繹當周成王之時舉文武勤勞

之後嗣而封熊繹於楚蠻封以子男之田姓芊氏居丹陽徐廣曰在南郡枝江縣

楚子熊繹與魯公伯禽衛康叔子牟晉侯燮齊太公子呂伋俱事

成王熊繹生熊艾熊艾生熊黜熊黜生熊勝熊勝以弟熊揚為後

熊揚生熊渠熊渠生子三人當周夷王之時王室微諸侯或不朝

相伐熊渠甚得江漢間民和乃興兵伐庸揚粵杜預曰庸今上庸縣至于鄂熊

渠曰我蠻夷也不與中國之號謚乃立其長子康為句亶王張瑩曰今江陵也中子紅為鄂王九州記曰鄂今武昌也少子執疵為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蠻之地

及周厲王之時暴虐熊渠畏其伐楚亦去其王後為熊母康徐廣曰即渠之

長母康早死熊渠卒子熊摯紅立摯紅卒其弟弒而代立曰熊延

熊延生熊勇熊勇六年而周人作亂攻厲王厲王出奔薳熊勇十

年卒弟熊嚴為後熊嚴十年卒有子四人長子伯霜中子仲雪次

子叔堪少子季徇熊嚴卒長子伯霜代立是為熊霜熊霜元年周

宣王初立熊霜六年卒三弟爭立仲雪死叔堪亡避難於濮杜預曰建寧郡

南有而少弟季徇立是為熊徇熊徇十六年鄭桓公初封於鄭二十

二年熊徇卒子熊罾立熊罾九年卒子熊儀立是為若敖若敖二

十年周幽王為犬戎所弒周東徙而秦襄公始列為諸侯二十七

年若敖卒子熊坎立是為霄敖霄敖六年卒子熊駒立徐廣曰駒音舜是為

蚡冒蚡冒十三年晉始亂以曲沃之故蚡冒十七年卒蚡冒弟熊

通弒蚡冒子而代立是為楚武王武王十七年晉之曲沃莊伯弒

早宗在楚

早宗在伐庸下

母字在母

主國晉孝侯十九年鄭伯弟段作亂二十一年鄭侵天子之田二十三年衛弑其君桓公二十九年魯弑其君隱公三十一年宋太宰華督弑其君殤公三十五年楚伐隨賈逵曰隨姬姓也杜預曰隨國今義陽隨縣隨曰我無罪

楚曰我蠻夷也今諸侯皆為叛相侵或相殺我有敝甲欲以觀中國之政請王室尊吾號隨人為之周請尊楚王室不聽還報楚三

十七年楚熊通怒曰吾先鬻熊文王之師也早終成王舉我先公乃以子男田令居楚蠻夷皆率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乃自立

為武王與隨人盟而去於是始開濮地而有之五十一年周召隨侯數以立楚為王楚怒以隨背已伐隨武王卒師中而兵罷皇覽曰楚武王

陽縣葛陵鄉城東北民間謂之楚王空漢永平中葛陵城北祝里社下於土中得銅鼎而名曰楚武王由是知楚武王之冢民傳言秦項赤眉之時欲發之輒頽壞填壓不得發也子文王熊賁立始都郢文王二年代申過鄧鄧人曰楚王易取鄧侯不

許也服虔曰鄧曼妣六年代蔡虜蔡哀侯以歸已而釋之楚彊陵江漢間小國小國皆畏之十一年齊桓公始霸楚亦始大十二年代鄧滅之

十三年卒子熊羆立史記音隱云羆古艱字是為杜敖杜敖五年欲殺其弟熊暉暉奔隨與隨襲弑杜敖代立是為成王成王暉元年初即位布德

施惠結舊好於諸侯使人獻天子天子賜胙曰鎮爾南方夷越之亂無侵中國於是楚地千里十六年齊桓公以兵侵楚至陘山楚

成王使將軍屈完以兵禦之與桓公盟桓公數以周之賦不入王室楚許之乃去十八年成王以兵北伐許地理志曰潁川許昌縣故許國也許君肉袒

謝乃釋之二十二年伐黃二十六年滅英徐廣曰年表及他本皆作英一本作黃三十三年宋襄公欲為盟會召楚楚王怒曰召我我將好往襲辱之遂行至

孟遂執辱宋公已而歸之三十四年鄭文公南朝楚楚成王北伐宋敗之泓射傷宋襄公襄公遂病創死三十五年晉公子重耳過

成王以諸侯客禮饗而厚送之於秦三十九年魯僖公來請兵以

伐齊楚使申侯將兵伐齊取穀杜預曰齊北穀城縣置齊桓公子雍焉齊桓公

七子皆奔楚楚盡以為上大夫滅夔夔不祀祝融鬻熊故也服虔曰夔楚熊

渠之孫熊軻之後變在巫山之陽稱歸鄉是也夏伐宋宋告急於晉晉救宋成王罷歸將軍子玉

請戰成王曰重耳亡居外久卒得反國天之所開不可當子玉固

請乃與之少師而去晉果敗子玉於城濮成王怒誅子玉四十六

年初成王將以商臣為太子語令尹子上子上曰君之齒未也杜預曰齒

年也言尚少而又多內寵絀乃亂也楚國之舉常在少者賈逵曰舉立也且商臣

目而豺聲忍人也服虔曰言忍為不義不可立也王不聽立之後又欲立子職

賈逵曰職商臣庶弟也而絀太子商臣商臣聞而未審也告其傅潘崇曰何以得

其實崇曰饗王之寵姬姬當作妹江芊而勿敬也商臣從之江芊怒曰宜

乎王之欲殺若而立職也商臣告潘崇曰信矣崇曰能事之乎服虔曰能事之

立職于能事之曰不能能亡去乎曰不能能行大事乎服虔曰謂試君曰能冬十月商

臣以宮衛兵圍成王成王請食熊蹯而死杜預曰熊蹯難熟久將有外救之也

未成王自絞殺商臣代立是為穆王穆王立以其太子宮子潘崇

使為太師掌國事穆王三年滅江杜預曰江國在汝南安陽縣四年滅六蓼六蓼

陶之後杜預曰六國今廬江六縣蓼國今安豐蓼縣八年伐陳十二年卒子莊王侶立莊王即

位三年不出號令日夜為樂令國中曰有敢諫者死無赦伍舉入

諫莊王左抱鄭姬右抱越女坐鍾鼓之間伍舉曰願有進隱隱謂隱藏其意

曰有鳥在於阜三年不蜚不鳴是何鳥也莊王曰三年不蜚蜚則

冲天三年不鳴鳴則驚人舉退矣吾知之矣居數月淫益甚大夫

蘇從乃入諫王曰若不聞令乎對曰殺身以明君臣之願也於是

乃罷淫樂聽政所誅者數百人所進者數百人任伍舉蘇從以政

國人大說是歲滅庸六年伐宋獲五百乘八年伐陸渾戎服虔曰陸渾戎在洛

西遂至洛觀兵於周郊服虔曰觀兵陳兵于周也周定王使王孫滿勞楚王服虔曰以郊勞禮迎

南

史記四十一

于室示

兩字宋今皆作將

子室示

也楚王問鼎大小輕重杜預曰示欲對曰在德不在鼎莊王曰子無阻

九鼎楚國折鉤之喙足以為九鼎王孫滿曰嗚呼君王其忘之乎

昔虞夏之盛遠方皆至貢金九牧服虔曰使九州之牧貢金鑄鼎象物賈逵曰象所圖百

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姦杜預曰圖鬼神百物之形使民逆備之也桀有亂德鼎遷於殷載

祀六百賈逵曰載祀也祀年也商曰祀王肅曰載祀者猶言年也殷紂暴虐鼎遷於周德之休明雖小

必重杜預曰不可遷其姦回昏亂雖大必輕杜預曰言可移昔成王定鼎于郊廓杜預曰

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楚王乃歸九年相若敖氏左傳曰子越椒人或讒

之王恐誅反攻王王擊滅若敖氏之族十三年滅舒杜預曰盧江六十縣東有舒城也十

六年伐陳殺夏徵舒徵舒弑其君故誅之也已破陳即縣之羣臣

皆賀申叔時使齊來不賀王問對曰鄙語曰牽牛徑人田田主取

其牛徑者則不直矣取之牛不亦甚乎且王以陳之亂而率諸侯

伐之以義伐之而貪其縣亦何以復令於天下莊王乃復國陳後

十七年春楚莊王圍鄭三月克之入自皇門賈逵曰鄭城門何休曰郭門也鄭伯肉袒

牽羊以逆賈逵曰肉袒牽羊示服為臣隸也曰孤不天不能事君君用懷怒以及敝邑

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賓之南海若以臣妾賜諸侯亦唯命是

聽若君不忘厲宣桓武杜預曰周厲王宣王鄭之所自出也鄭武公桓公始封之賢君也不絕其社稷使改

事君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楚羣臣曰王勿許莊王曰

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庸可絕乎莊王自手旗左右麾軍引

兵去三十里而舍遂許之平杜預曰退一舍而禮鄭潘尫入盟子良出質潘尫楚大夫子良鄭

弟夏六月晉救鄭與楚戰大敗晉師河上遂至衡雍而歸二十年圍

宋以殺楚使也圍宋五月城中食盡易子而食析骨而炊宋華元

出告以情莊王曰君子哉遂罷兵去二十三年莊王卒子共王審

立共王十六年晉伐鄭鄭告急共王救鄭與晉兵戰鄆陵晉敗楚

射中共王目共王召將軍子反子反嗜酒從者豎陽穀進酒醉王

怒射殺子反遂罷兵歸三十一年共王卒子康王招立康王立十

五年卒子貞立是為邾敖康王寵弟公子圍徐廣曰史記多作回子比子皙棄

疾邾敖三年以其季父康王弟公子圍為令尹主兵事四年圍使

鄭道聞王疾而還十二月巳酉圍入問王疾絞而弑之荀卿曰以冠纓絞之左傳曰葬

王子邾謂之邾敖遂殺其子莫及平夏使使赴於鄭伍舉問曰誰為後服虔曰問來赴者

對曰寡大夫圍伍舉更曰共王之子圍為長杜預曰伍舉更赴辭使從禮告終稱嗣不以莫弑赴諸侯

比奔晉而圍立是為靈王靈王三年六月楚使使告晉欲會諸侯

諸侯皆會楚于申伍舉曰昔夏啓有鈞臺之饗杜預曰河南陽翟縣南有鈞臺陂商湯

有景毫之命周武王有盟津之誓成王有岐陽之蒐賈逵曰岐山之陽康王

有豐宮之朝服虔曰豐宮成王廟所在也杜預曰豐在始平鄠縣東有豐室康王於是朝諸侯穆王有塗山之會齊桓

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上之盟君其何用靈王曰用桓公杜預曰用會召陵之禮也

時鄭子產在焉於是晉宋魯衛不往靈王已盟有驕色伍舉曰桀

為有仍之會有緡叛之賈逵曰仍緡國名也紂為黎山之會東夷叛之服虔曰黎東夷國名也子

姓幽王為太室之盟戎翟叛之杜預曰太室中嶽也君其慎終七月楚以諸侯兵

伐吳圍朱方八月克之囚慶封滅其族以封衛曰無效齊慶封弑

其君而弑其孤以盟諸大夫杜預曰齊崔杼弑其君慶封其黨故以弑君罪責之也封反曰莫如楚

共王庶子圍弑其君兄之子貞而代之立穀梁傳曰軍人粲然皆笑於是靈王使棄

疾殺之七年就章華臺杜預曰南郡華容縣有臺在城內下令內亡人實之八年使公

子棄疾將兵滅陳十年召蔡侯醉而殺之使棄疾定蔡因為陳蔡

公十一年伐徐以恐吳左傳曰使蕩侯等圍徐靈王次於乾谿以待之王曰齊晉

魯衛其封皆受寶器我獨不令吾使使周求鼎以為分其子我乎

服虔曰有功德受分器析父對曰其子君王哉賈逵曰析父楚大夫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荆山

華露藍蕪徐廣曰華一作暴馴案服虔曰蕪露紫車素木輅也藍蕪言不較壞其蕪藍藍然也以處草莽跋涉山林服虔曰草行曰

啟水行 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其王事服虔曰桃弧棘矢所以禦其災言楚地山林無所出也齊王

勇也服虔曰齊呂及成王之舅晉及魯衛王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周今與

四國服事君王將唯命是從豈敢愛鼎靈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

吾舊許是宅服虔曰陸終氏六子長曰昆吾少曰季連季連楚之祖故謂昆吾為伯父也昆吾曾居許地故曰舊許是宅今鄭人貪其田

不我子今我求之其子我乎對曰周不愛鼎鄭安敢愛田靈王曰

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吾大城陳蔡不羹韋昭曰一國楚別都也賴川定陵有東不羹襄城有西不羹賦

皆千乘諸侯畏我乎對曰畏哉靈王喜曰析父善言古事焉十二

年春楚靈王樂乾谿不能去也國人苦役初靈王會兵于申僂越

大夫常壽過殺蔡大夫觀起起子從亡在吳乃勸吳王伐楚為間

越大夫常壽過而作亂為吳間使矯公子棄疾命召公子比於晉

至蔡與吳越兵欲襲蔡令公子比見棄疾與盟于鄧杜預曰賴川鄧陵縣西有鄧城遂

入殺靈王太子祿立子比為王公子子皙為令尹棄疾為司馬先

除王宮觀從從師于乾谿令楚眾曰國有王矣先歸復爵邑田室

後者遷之楚眾皆潰去靈王而歸靈王聞太子祿之死也自投車

下而曰人之愛子亦如是乎侍者曰甚是王曰余殺人之子多矣

能無及此乎右尹曰左傳曰右尹子革請待於郊以聽國人服虔曰聽國人欲為誰王曰眾

怒不可犯曰且入大縣而乞師於諸侯王曰皆叛矣又曰且奔諸

侯以聽大國之慮王曰大福不再祇取辱耳於是王乘舟將入于

鄆服虔曰鄆楚別都也杜預曰襄陽宜城縣右尹度王不用其計懼俱死亦去王亡靈王於是

獨傍徨山中野人莫敢入王王行遇其故錡人韋昭曰今謂曰為我之中消

求食我已不食三日矣錡人曰新王下法有敢饒王從王者罪及

三族且又無所得食王因枕其股而卧錡人又以土自代逃去王

覺而弗見遂飢不能起芊尹申無宇之子申亥曰吾父再犯王命

服虔曰斷王旌執人於章臺之宮

王弗誅恩孰大焉乃求王遇王飢於釐澤奉之以歸

夏五月癸丑王死申亥家申亥以二女從死并葬之是時楚國雖已立比為王喪靈王復來又不聞靈王死故觀從謂初王比曰不殺棄疾雖得國猶受禍王曰予不忍從曰人將忍王王不聽乃去棄疾歸國人每夜驚曰靈王入矣乙卯夜棄疾使船人從江上走呼曰靈王至矣國人愈驚又使曼成然告初王比及令尹子皙曰王至矣國人將殺君司馬將至矣杜預曰司馬謂棄疾君蚤自圖無取辱焉衆怒如水火不可救也初王及子皙遂自殺丙辰棄疾即位為王改名熊居是為平王平王以詐弑兩王而自立恐國人及諸侯叛之乃施惠百姓復陳蔡之地而立其後如故歸鄭之侵地存恤國中修政教吳以楚亂故獲五率以歸服虔曰五率蕩侯潘子司馬督鄒尹午陵尹喜平王謂觀從恣爾所欲欲為卜尹王許之賈逵曰卜尹卜師大夫官初共王有寵子五人無適立乃望祭羣神請神決之使主社稷而陰與巴姬賈逵曰巴姬共王安埋璧於室內召

五子齋而入康王跨之服虔曰兩足各跨壁靈王肘加之子比子皙皆

遠之平王幼抱而入再拜歷紐故康王以長立至其子失之圍為

靈王及身而弑子比為王十餘日子皙不得立又俱誅四子皆絕

無後唯獨棄疾後立為平王竟續楚祀如其神符初子比自晉歸

韓宣子問叔向曰子比其濟乎對曰不就宣子曰同惡相求如市

賈焉服虔曰謂國人共惡靈王者如市賈之人求利也何為不就對曰無與同好誰與同惡服虔曰言無黨

取國有五難有寵無人一也杜預曰寵須賢人而固有人無主二也杜預曰雖有賢

有主無謀三也杜預曰謀策謀也有謀而無民四也杜預曰民衆也有民而無德

五也杜預曰四者既備當以德成之子比在晉十二年矣晉楚之從不聞通者可謂無

人矣杜預曰晉楚之士從子比游皆非達人族盡親叛可謂無主矣杜預曰無親族在楚無費而動可謂

無謀矣服虔曰言靈王尚在而妄動取國故謂無謀為羈終世可謂無民矣杜預曰終身羈客在於晉是無民亡無

愛徵可謂無德矣杜預曰楚人無愛念者王虐而不忌杜預曰靈王暴虐所畏忌將自亡子比涉五難

三字據宗本改

無家宗本添

以弑君誰能濟之有楚國者其棄疾乎君陳蔡方城外屬焉苛慝不作盜賊伏隱私欲不逞服虔曰不以私欲違民心民無怨心先神命之國民信之

芊姓有亂必季實立楚之常也子比之官則右尹也數其貴寵則

庶子也以神所命則又遠之民無懷焉將何以立宣子曰齊桓晉

文不亦是乎服虔曰皆庶子而出奔對曰齊桓衛姬之子也有寵於釐公有鮑叔

牙賓須無隰朋以為輔有莒衛以為外主賈逵曰齊桓出奔莒自莒先入衛人助之有高國以

為內主服虔曰國子高子皆齊之正卿從善如流服虔曰言其疾施惠不倦有國不亦宜乎昔我

文公狐季姬之子也有寵於獻公好學不倦生十七年有士五人

有先大夫子餘子犯以為腹心賈逵曰子餘趙衰有魏犢賈佗以為股肱有

齊宋秦楚以為外主賈逵曰齊以女妻之宋贈之馬楚享以九獻秦送內之有欒郤狐先以為內主賈逵

曰四姓晉大夫亡十九年守志彌篤惠懷棄民服虔曰皆棄民不恤民從而與之故文公

有國不亦宜乎子比無施於民無援於外去晉晉不送歸楚楚不

迎何以有國子比果不終焉卒立者棄疾如叔向言也平王二年

使費無忌如秦服虔曰楚大夫為太子建娶婦婦好來未至無忌先歸說平

王曰秦女好可自娶為太子更求平王聽之卒自娶秦女生熊珍

更為太子娶是時伍奢為太子太傅無忌為少傅無忌無寵於太

子常讒惡太子建建時年十五矣其母蔡女也無寵於王王稍益

疏外建也六年使太子建居城父守邊服虔曰城父楚北境邑杜預曰襄城城父縣無忌又曰

夜讒太子建於王曰自無忌入秦女太子怨亦不能無望於王王

少自備焉且太子居城父擅兵外交諸侯且欲入矣平王召其傅

伍奢責之伍奢知無忌讒乃曰王奈何以小臣疏骨肉無忌曰今

不制後悔也於是王遂囚伍奢而召其二子而告以免父死乃令

司馬奮揚召太子建欲誅之太子聞之亡奔宋無忌曰伍奢有二子不殺者為楚國患盍以免其父召之必至於是王使使謂奢能

致二子則生不能將死奢曰尚至胥不至王曰何也奢曰尚之為人廉死節慈孝而仁聞召而免父必至不顧其死胥之為人智而好謀勇而矜功知來必死必不來然為楚國憂者必此子於是王使人召之曰來吾免爾父伍尚謂伍胥曰聞父免而莫奔不孝也父戮莫報無謀也度能任事智也子其行矣我其歸死伍尚遂歸伍胥彎弓屬矢出見使者曰父有罪何以召其子為將射使者還走遂出奔吳伍奢聞之曰胥亡楚國危哉楚人遂殺伍奢及尚十年楚太子建母在居巢開吳吳使公子光伐楚遂敗陳蔡取太子建母而去楚恐城郢初吳之邊邑卑梁與楚邊邑鍾離小童爭桑兩家交怒相攻滅卑梁人卑梁大夫怒發邑兵攻鍾離楚王聞之怒發國兵滅卑梁吳王聞之大怒乃發兵使公子光因建母家攻楚遂滅鍾離居巢楚乃恐而城郢十三年平王卒將軍子常曰太

子珍少且其母乃前太子建所當娶也欲立令尹子西子西平王之庶弟也有義子西曰國有常法更立則亂言之則致誅乃立太子珍是為昭王昭王元年楚眾不說費無忌以其讒亡太子建殺伍奢子父與郤宛宛之宗姓伯氏子嚭及子胥皆奔吳吳兵數侵楚楚人怨無忌甚楚令尹子常誅無忌以說眾眾乃喜四年吳三

公子 昭王十年二公子奔楚公子掩餘奔徐公子燭庸奔鍾離此言三公子非

奔楚楚封之以扞吳五年吳伐取楚

之六潛七年楚使子常伐吳吳大敗楚於豫章十年冬吳王闔閭伍子胥伯嚭與唐蔡俱伐楚楚大敗吳兵遂入郢辱平王之墓以伍子胥故也吳兵之來楚使子常以兵迎之夾漢水陣吳伐敗子常子常亡奔鄭楚兵走吳乘勝逐之五戰及郢已卯昭王出奔庚辰吳人入郢 春秋云十一月庚辰 昭王亡也至雲夢雲夢不知其王也射傷王王走鄖鄖公之弟懷曰平王殺吾父 服虔曰父曼成然 今我殺其子不亦可

乎郢公止之然恐其弑昭王乃與王出奔隨吳王聞昭王往即進擊隨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封於江漢之間者楚盡滅之欲殺昭王王從臣子綦乃深匿王自以為王謂隨人曰以我予吳隨人卜子吳不吉乃謝吳王曰昭王亡不在隨吳請入自索之隨不聽吳亦罷去昭王之出郢也使申包胥服虔曰楚大夫王孫包胥請救於秦秦以車五百乘救楚楚亦收餘散兵與秦擊吳十一年六月敗吳於稷賈逵曰楚地也會吳吳王弟夫概見吳王兵傷敗乃亡歸自立為王闔閭聞之引兵去楚歸擊夫概夫概敗奔楚楚封之堂谿號為堂谿氏楚昭王滅唐杜預曰義陽安昌縣東南上唐鄉九月歸入郢十二年吳復伐楚取番楚恐去郢北徙都郢十六年孔子相魯二十年楚滅頓地理志曰汝南頓縣故頓子國滅胡杜預曰汝南縣西北胡城十一年吳王闔閭伐越越王句踐射傷吳王遂死吳由此怨越而不西伐楚二十七年春吳伐陳楚昭王救之軍城父十月昭王病

於軍中有赤雲如鳥夾日而蜚杜預曰雲在楚上唯楚見之昭王問周太史太史曰

是害於楚王然可移於將相將相聞是言乃請自以身禱於神昭

王曰將相孤之股肱也今移禍庸去是身乎弗聽卜而河

夫請禱河昭王曰自吾先王受封望不過江漢服虔曰謂所受王命祀其國中山川為望而河

非所獲罪也止不許孔子在陳聞是言曰楚昭王通大道矣其不

失國宜哉昭王病甚乃召諸公子大夫曰孤不佞再辱楚國之師

今乃得以天壽終孤之幸也讓其弟公子申為王不可又讓次弟

公子結亦不可乃又讓次弟公子閻五讓乃後許為王將戰庚寅

昭王卒於軍中子閻曰王病甚舍其子讓羣臣臣所以許王以廣

王意也今君王卒臣豈敢忘君王之意乎乃與子西子綦謀伏師

閉塗徐廣曰一作辟迎越女之子章立之服虔曰閉塗不通外使也越女昭王之妾是為惠王然後罷兵

歸葬昭王惠王二年子西召故平王太子建之子勝於吳以為巢

大夫號曰白公

徐廣曰伍子胥傳曰使勝守楚之邊邑鄢駟案服虔曰白邑名楚邑大夫皆稱公杜預曰汝陰襄信縣西南有白亭

白公好兵

而下士欲報仇六年白公請兵令尹子西伐鄭初白公父建亡在

鄭鄭殺之白公亡走吳子西復召之故以此怨鄭欲伐之子西許

而未為發兵八年晉伐鄭鄭告急楚楚使子西救鄭受賂而去白

公勝怒乃遂與勇力死士石乞等襲殺令尹子西子綦於朝因劫

惠王置之高府

賈逵曰高府府名也杜預曰楚別府

欲弑之惠王從者屈固負王亡走昭

王夫人宮

服虔曰昭王夫人也杜預曰楚別府

白公自立為王月餘會葉公來救楚楚惠

王之徒與其攻白公殺之惠王乃復位是歲也

徐廣曰惠王之十年

滅陳而縣

之十三年吳王夫差彊陵齊晉來伐楚十六年越滅吳四十二年

楚滅蔡四十四年楚滅杞與秦平是時越已滅吳而不能正江淮

北楚東侵廣地至泗上五十七年惠王卒子簡王中立簡王元年

北伐滅莒八年魏文侯韓武子趙桓子始列為諸侯二十四年簡

王卒子聲王當立聲王六年盜殺聲王子悼王熊疑立悼王二年

三晉來伐楚至乘丘而還

徐廣曰年表三年歸榆關于鄭

四年楚伐周鄭殺子陽九年

伐韓取負黍十一年三晉伐楚敗我大梁榆關楚厚賂秦與之平

二十一年悼王卒子肅王滅立肅王四年蜀伐楚取茲方於是楚

為扞關以距之

李熊說公孫述曰東守巴郡距扞關之口

十年魏取我魯陽

地理志云南陽有魯陽縣

十一年肅

王卒無子立其弟熊良夫是為宣王宣王六年周天子賀秦獻公

秦始復強而三晉益大魏惠王齊威王尤強三十年秦封衛鞅於

商南侵楚是年宣王卒子威王熊商立威王六年周顯王致文武

胙於秦惠王七年齊孟嘗君父田嬰欺楚楚威王伐齊敗之於徐

州

徐廣曰時楚已滅越而伐齊也齊說越令攻楚故云齊欺楚而令齊必逐田嬰田嬰恐張丑偽謂楚王

曰王所以戰勝於徐州者田盼子不用也盼子者有功於國而百

姓為之用嬰子弗善而用申紀申紀者大臣不附百姓不為用故

王勝之也。今王逐嬰子，嬰子逐盼子，必用矣。復搏其士卒以與王

遇，必不便於王矣。楚王因弗逐也。十一年，威王卒，子懷王熊槐立。

魏聞楚喪，伐楚，取我陘山。懷王元年，張儀始相秦。惠王四年，秦惠

王初稱王。六年，楚使柱國昭陽將兵而攻魏，破之於襄陵，得八邑。

又移兵而攻齊。齊王患之。徐廣曰：懷王六年，昭陽移和而攻齊，軍門曰和。陳軫適為秦使，齊王

曰：為之奈何？陳軫曰：王勿憂，請令罷之。即往見昭陽軍中，曰：願聞

楚國之法，破軍殺將者，何以貴之？昭陽曰：其官為上柱國，封上爵。

執珪，陳軫曰：其有貴於此者乎？昭陽曰：令尹陳軫曰：今君已為令

尹矣，此國冠之上。臣請得譬之。人有遺其舍人一卮酒者，舍人相

謂曰：數人飲此，不足以徧。請遂畫地為蛇，蛇先成者獨飲之。一人

曰：吾蛇先成，舉酒而起，曰：吾能為之足。及其為之足，而後成人奪

之酒而飲之，曰：蛇固無足，今為之足，是非蛇也。今君相楚而攻魏

破軍殺將，功莫大焉。冠之上，不可以加矣。今又移兵而攻齊，攻齊

勝之，官爵不加於此，攻之不勝，身死爵奪，有毀於楚。此為蛇為足

之說也。不若引兵而去，以德齊。此持滿之術也。昭陽曰：善。引兵而

去。燕韓君初稱王。秦使張儀與楚齊魏相會盟。齧桑十一年，蘇秦

約從山東六國共攻秦。楚懷王為從長，至函谷關。秦出兵擊六國

六國兵皆引而歸齊。獨後十二年，齊潛王伐敗趙魏軍。秦亦伐敗

韓與齊，爭長。十六年，秦欲伐齊，而楚與齊從親。秦惠王患之，乃宣

言張儀，免相使張儀。南見楚王，謂楚王曰：敝邑之王所甚說者，無

先大王。雖儀之所甚願為門闌之厮者，亦無先大王。敝邑之王所

甚憎者，無先齊王。雖儀之所甚憎者，亦無先齊王。而大王和之，是

以敝邑之王不得事王，而令儀亦不得為門闌之厮也。王為儀閉

關而絕齊，今使使者從儀西取故秦所分楚商於之地方六百里

商於之地在今順陽郡南鄉丹水

二縣有商城在於中故謂之商於

於是則齊弱矣是北弱齊西德於秦私商於以爲富此一計而三利俱至也懷王大悅乃置相璽於張儀曰與置酒宣言吾復得吾商於之地羣臣皆賀而陳軫獨弔懷王曰何故陳軫對曰秦之所爲重王者以王之有齊也今地未可得而齊交先絕是楚孤也夫秦又何重孤國哉必輕楚矣且先出地而後絕齊則秦計不爲先絕齊而後責地則必見欺於張儀見欺於張儀則王必怨之怨之是西起秦患北絕齊交西起秦患北絕齊交則兩國之兵必至臣故弔楚王弗聽因使一將軍西受封地張儀至秦詳醉墜車稱病不出三月地不可得楚王曰儀以吾絕齊爲尚薄邪乃使勇士宋遺北辱齊王齊王大怒折楚符而合於秦秦齊交合張儀乃起朝謂楚將軍曰子何不受地從某至某廣袤六里楚將軍曰臣之所以見命者六百里不聞六里卽以歸報懷王懷王大怒興師將伐秦陳軫又曰伐秦非計也不如因賂之名都與之伐齊是我亡於秦取償於齊也吾國尚可全今王已絕於齊而責欺於秦是吾合秦齊之交而來天下之兵也國必大傷矣楚王不聽遂絕和於秦發兵西攻秦秦亦發兵擊之十七年春與秦戰丹陽秦大敗我軍斬甲士八萬虜我大將軍屈匄裨將軍逢侯丑等七十餘人遂取漢中之郡楚懷王大怒乃悉國兵復襲秦戰於藍田大敗楚軍韓魏聞楚之困乃南襲楚至於鄧楚聞乃引兵歸十八年秦使使約復與楚親分漢中之半以和楚楚王曰願得張儀不願得地張儀聞之請之楚秦王曰楚且甘心於子奈何張儀曰臣善其左右靳尚靳尚又能得事於楚王幸姬鄭袖袖所言無不從者且儀以前使負楚以商於之約今秦楚大戰有惡臣非面自謝楚不解且大王在楚不宜敢取儀誠殺儀以便國臣

之願也儀遂使楚至懷王不見因而囚張儀欲殺之儀私於靳尚
靳尚爲請懷王曰拘張儀秦王必怒天下見楚無秦必輕王矣又
謂夫人鄭袖曰秦王甚愛張儀而王欲殺之今將以上庸之地六
縣賂楚以美人聘楚王以宮中善歌者爲之媵楚王重地秦女必
貴而夫人必斥矣夫人不若言而出之鄭袖卒言張儀於王而出
之儀出懷王因善遇儀儀因說楚王以叛從約而與秦合親約婚
姻張儀已去屈原使從齊來諫王曰何不誅張儀懷王悔使人追
儀弗及是歲秦惠王卒二十年齊湣王欲爲從長惡楚之與秦合
乃使使遺楚王書曰寡人患楚之不察於尊名也今秦惠王死武
王立張儀走魏樗里疾公孫衍用而楚事秦夫樗里疾善乎韓而
公孫衍善乎魏楚必事秦韓魏恐必因二人求合於秦則燕趙亦
宜事秦四國爭事秦則楚爲郡縣矣王何不與寡人并力收韓魏

燕趙與爲從而尊周室以案兵息民令於天下莫敢不樂聽則王
名成矣王率諸侯並伐破秦必矣王取武關蜀漢之地私吳越之
富而擅江海之利韓魏割上黨西薄函谷則楚之強百萬也且王
欺於張儀亡地漢中兵銓藍田天下莫不代王懷怒今乃欲先事
秦願大王熟計之楚王業已欲和於秦見齊王書猶豫不決下其
議羣臣羣臣或言和秦或言聽齊昭睢曰王雖東取地於越不足
以刷恥必且取地於秦而后足以刷恥於諸侯王不如深善齊韓
以重樗里疾如是則王得齊韓之重以求地矣秦破韓宜陽而韓
猶復事秦者以先王墓在平陽而秦之武遂去之七十里以故尤
畏秦不然秦攻三川趙攻上黨楚攻河外韓必亡楚之救韓不能
使韓不亡然存韓者楚也韓已得武遂於秦以河山爲塞所報德
莫如楚厚臣以爲其事王必疾齊之所信於韓者以韓公子昧爲

齊相也韓已得武遂於秦王甚善之使之以齊韓重樗里疾疾得齊韓之重其主弗敢棄疾也今又益之以楚之重樗里子必言秦復與楚之侵地矣於是懷王許之竟不合秦而合齊以善韓

徐廣曰懷王之

二十二年秦拔宜陽取武遂二十三年秦復歸韓武遂然則已非二十年事矣

二十四年倍齊而合秦秦昭王初立乃

厚賂於楚楚往迎婦二十五年懷王入與秦昭王盟約於黃棘秦復與楚上庸二十六年齊韓魏為楚負其從親而合於秦三國共伐楚楚使太子入質於秦而請救秦乃遣客卿通將兵救楚三國引兵去二十七年秦大夫有私與楚太子鬪楚太子殺之而亡歸二十八年秦乃與齊韓魏共攻楚殺楚將唐昧取我重丘而去二十九秦復攻楚大破楚楚軍死者二萬殺我將軍景缺懷王恐乃使太子為質於齊以求平三十年秦復伐楚取八城秦昭王遺楚王書曰始寡人與王約為弟兄盟于黃棘太子為質至驪也太

子陵殺寡人之重臣不謝而亡去寡人誠不勝怒使兵侵君王之邊今聞君王乃令太子質於齊以求平寡人與楚接境壤界故為婚姻所從相親久矣而今秦楚不驩則無以令諸侯寡人願與君王會武關而相約結盟而去寡人之願也敢以聞下執事楚懷王見秦王書患之欲往恐見欺無往恐秦怒昭睢曰王毋行而發兵自守耳秦虎狼不可信有并諸侯之心懷王子子蘭勸王行曰奈何絕秦之驩心於是往會秦昭王昭王詐令一將軍伏兵武關號為秦王楚王至則閉武關遂與西至咸陽朝章臺如蕃臣不與亢禮楚懷王大怒悔不用昭子言秦因畱楚王要以割巫黔中之郡楚王欲盟秦欲先得地楚王怒曰秦詐我而又彊要我以地不復許秦秦因畱之楚大臣患之乃相與謀曰吾王在秦不得還要以割地而太子為質於齊齊秦合謀則楚無國矣乃欲立懷王子在

國者昭睢曰王與太子俱困於諸侯而今又倍王命而立其庶子
不宜乃詐赴於齊齊湣王謂其相曰不若留太子以求楚之淮北
相曰不可郢中立王是吾抱空質而行不義於天下也或曰不然
郢中立王因與其新王市曰予我下東國吾為王殺太子不然將
與三國共立之然則東國必可得矣齊王卒用其相計而歸楚太
子太子橫至立為王是為頃襄王乃告于秦曰賴社稷神靈國有
王矣頃襄王橫元年秦要懷王不可得地楚立王以應秦秦昭王
怒發兵出武關攻楚大敗楚軍斬首五萬取析十五城而去徐廣曰
取十六城既取析又并取左右十二年楚懷王亡逃歸秦覺之遮楚道懷王
五城也嘲案地理志弘農有析縣恐乃從間道走趙以求歸趙主父在代其子惠王初立行王事恐
不敢入楚王楚王欲走魏秦追至遂與秦使復之秦懷王遂發病
頃襄王三年懷王卒于秦秦歸其喪於楚楚人皆憐之如悲親戚

字宗本無必

諸侯由是不直秦秦楚絕六年秦使白起伐韓於伊闕大勝斬首
二十四萬秦乃遺楚王書曰楚倍秦秦且率諸侯伐楚爭一旦之
命願王之飭士卒得一樂戰楚頃襄王患之乃謀復與秦平七年
楚迎婦於秦秦楚復平十一年齊秦各自稱為帝月餘復歸帝為
王十四年楚頃襄王與秦昭王好會于宛結和親十五年楚王與
秦三晉燕共伐齊取淮北十六年與秦昭王好會于鄢其秋復與
秦王會穰十八年楚人有好以弱弓微繳加歸鴈之上者頃襄王
聞召而問之對曰小臣之好射騏鴈羅鷺徐廣曰呂靜曰小矢之發也
鷺野鳥也音龍何足為大王道也且稱楚之大因大王之賢所弋非直此也昔者
三王以弋道德五霸以弋戰國故秦魏燕趙者騏鴈也齊魯韓衛
者青首也鄒費邾邳者羅鷺也外其餘則不足射者見鳥六雙以
王何取王何不以聖人為弓以勇士為繳時張而射之此六雙者

可得而囊載也其樂非特朝夕之樂也其獲非特鳧鴈之實也王
朝張弓而射魏之大梁之南加其右臂而徑屬之於韓則中國之
路絕而上蔡之郡壞矣還射圍之東解魏左肘而外擊定陶則魏
之東外棄而大宋方與二郡者舉矣且魏斷二臂顛越矣膺擊郊

國大梁可得而有也王綉繳蘭臺徐廣曰綉紫也音爭蘭一作簡飲馬西河定魏大梁

此一發之樂也若王之於弋誠好而不厭則出寶弓落新繳徐廣曰以石傳

戈繳曰落落音波射罽烏於東海還蓋長城以為防徐廣曰罽一作獨還音宜蓋一作益益縣在樂安蓋縣在泰山濟北盧

東收而太山之北舉矣西結境於趙而北達於燕三國布獵徐廣曰

音首屬則從不待約而可成也北遊目於燕之遼東而南登望於越之

會稽此再發之樂也若夫泗上十二諸侯左縈而右拂之可一且

而盡也今秦破韓以為長愛得列城而不敢守也伐魏而無功擊

趙顧病則秦魏之勇力屈矣楚之故地漢中析酈可得而復存也

王出寶弓落新繳涉郿塞徐廣曰或以為真今江夏一作也而待秦之倦也山東河內可

得而一也勞民休衆南面稱王矣故曰秦為大鳥負海內而處東

面而立左臂據趙之西南右臂傅楚鄢郢膺擊韓魏垂頭中國處

既形便勢有地利奮翼鼓猓方二千里則秦未可得獨招而夜射

也欲以激怒襄王故對以此言襄王因召與語遂言曰夫先王為

秦所欺而客死于外怨莫大焉今以匹夫有怨尚有報萬乘白公

子胥是也今楚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猶足以踊躍中野也而

坐受困臣竊為大王弗取也於是項襄王遣使於諸侯復為從欲

以伐秦秦聞之發兵來伐楚楚欲與齊韓連和伐秦因欲圖周周

王赧使武公徐廣曰定王之曾孫而西周惠公之子謂楚相昭子曰三國以兵割周郊地以

便輸而南器以尊楚臣以為不然夫弑共王臣其君大國不親以

衆脅寡小國不附大國不親小國不附不可以致名實名實不得
不足以傷民夫有圖周之聲非所以爲號也昭子曰乃圖周則無
之雖然周何故不可圖也對曰軍不五不攻城不十不圍夫一周
爲二十晉公之所知也韓嘗以二十萬之衆辱於晉之城下銳士
死中士傷而晉不拔公之無百韓以圖周此天下之所知也夫怨
結於兩周以塞鄒魯之心交絕於齊聲失天下其爲事危矣夫危
兩周以厚三川方城之外必爲韓弱矣何以知其然也西周之地
絕長補短不過百里名爲天下共主裂其地不足以肥國得其衆
不足以勁兵雖無攻之名爲弑君然而好事之君喜政之臣發號
用兵未嘗不以周爲終始是何也見祭器在焉欲器之至而亡弑
君之亂今韓以器之在楚臣恐天下以器讎楚也臣請辭之夫虎
肉臊其兵利身人猶攻之也若使澤中之麋蒙虎之皮人之攻之

政本攻
正本志

必萬之於虎裂楚之地足以肥國詘楚之名足以尊主今子將以
欲誅殘天下之共主居三代之傳器吞三翮六翼以高世主非貪
而何周書曰欲起無先故器南則兵至矣於是楚計輟不行十九
年秦伐楚楚軍敗割上庸漢北地予秦二十年秦將白起拔我西

陵徐廣曰屬江夏二十一年秦將白起遂拔我郢燒先王墓夷陵徐廣曰年表云拔郢燒夷陵

楚襄王兵散遂不復戰東北保於陳城二十二年秦復拔我巫黔
中郡二十三年襄王乃收東地兵得十餘萬復西取秦所拔我江
旁十五邑以爲郡距秦二十七年使三萬人助三晉伐燕復與秦
平而入太子爲質於秦楚使左徒侍太子於秦三十六年頃襄王
病太子亡歸秋頃襄王卒太子熊元代立是爲考烈王考烈王以
左徒爲令尹封以吳號春申君考烈王元年納州干秦以平徐廣曰南郡有
是時楚益弱六年秦圍邯鄲趙告急楚楚遣將軍景陽救趙七

州陵縣

年至新中秦兵去

徐廣曰年表云六年春申君救趙十年徙於鉅陽

十二年秦昭王卒楚王使春

申君弔祠於秦十六年秦莊襄王卒秦王趙政立二十二年與諸

侯共伐秦不利而去楚東徙都壽春命曰郢二十五年考烈王卒

子幽王悍立李園殺春申君幽王三年秦魏伐楚秦相呂不韋卒

九年秦滅韓十年幽王卒同母弟猶代立是為哀王哀王立二月

餘哀王庶兄負芻之徒襲殺哀王而立負芻為王是歲秦虜趙王

遷王負芻元年燕太子丹使荆軻刺秦王二年秦使將軍伐楚太

破楚軍亡十餘城三年秦滅魏四年秦將王翦破我軍於蘄而殺

將軍項燕五年秦將王翦蒙武遂破楚國虜楚王負芻滅楚名為

楚郡

孫檢曰秦虜楚王負芻滅去楚名以楚地為秦郡

太史公曰楚靈王方會諸侯於申誅齊慶封作章華臺求周九鼎

之時志小天下及餓死于申亥之家為天下笑操行之不得悲夫

勢之於人也可不慎與棄疾以亂立嬖淫秦女甚乎哉幾再亡國

史記四十一

越王句踐世家第十一

禹川屯原葛氏園圃南

越王句踐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於會稽以奉守禹之祀文身斷髮披草萊而邑焉後二十餘世至於允常允常之時與吳王闔廬戰而相怨伐允常卒子句踐立是為越王元年吳王闔廬聞允常死乃興師伐越越王句踐使死士挑戰三行至吳陳呼而自剄吳師觀之越因襲擊吳師吳師敗於檣李杜預曰吳郡嘉興縣南有檣李城射傷吳王闔廬闔廬且死告其子夫差曰必毋忘越三年句踐聞吳王夫差日夜勒兵且以報越越欲先吳未發往伐之范蠡諫曰不可臣聞兵者凶器也戰者逆德也爭者事之末也陰謀逆德好用凶器試身於所未上帝禁之行者不利越王曰吾已決之矣遂興師吳王聞之悉發精兵擊越敗之夫椒杜預曰夫椒在吳郡吳縣太湖中椒山是也

越王乃以餘兵五千人保棲於會稽杜預曰上會稽山也吳王追而圍之越王

謂范蠡曰以不聽子故至於此為之奈何蠡對曰持滿者與天昭

曰與天法天也定傾者與人虞翻曰人道尚節事者以地韋昭曰時不至不可彊卑

辭厚禮以遺之不許而身與之市韋昭曰市利也謂委管句踐曰諾乃令

大夫種行成於吳膝行頓首曰君王亡臣句踐使陪臣種敢告下

執事句踐請為臣妻為妾吳王將許之子胥言於吳王曰天以越

賜吳勿許也種還以報句踐句踐欲殺妻子燔寶器觸戰以死種

止句踐曰夫吳太宰嚭貪可誘以利請間行言之於是句踐乃以

美女寶器令種間獻吳太宰嚭嚭受乃見大夫種於吳王種頓首

言曰願大王赦句踐之罪盡入其寶器不幸不赦句踐將盡殺其

妻子燔其寶器悉五千人觸戰必有當也嚭因說吳王曰越以服

為臣若將赦之此國之利也吳王將許之子胥進諫曰今不滅越

後必悔之句踐賢君種蠡良臣若反國將為亂吳王弗聽卒赦越

罷兵而歸句踐之困會稽也喟然嘆曰吾終於此乎種曰湯繫夏

臺文王囚羗里晉重耳犇翟齊小白犇莒其卒王霸由是觀之何

遽不為福乎吳既赦越越王句踐反國乃苦身焦思置膽於坐坐

卧即仰膽飲食亦嘗膽也曰女忘會稽之恥邪身自耕作夫人自

織食不加肉衣不重采折節下賢人厚遇賓客振貧弔死徐廣曰弔與

百姓同其勞欲使范蠡治國政蠡對曰兵甲之事種不如蠡鎮撫

國家親附百姓蠡不如種於是舉國政屬大夫種而使范蠡與大

夫柘稽行成為質於吳二歲而吳歸蠡句踐自會稽歸七年拊循

其士民士民欲用以報吳大夫逢同諫曰國新流亡今乃復殷給

繕飾備利吳必懼懼則難必至且鷲鳥之擊也必匿其形今夫吳

兵加齊晉怨深於楚越名高天下實害周室德少而功多必淫自

矜爲越計莫若結齊親楚附晉以厚吳吳之志廣必輕戰是我連其權三國伐之越承其弊可克也句踐曰善居二年吳王將伐齊子胥諫曰未可臣聞句踐食不重味與百姓同苦樂此人不死必爲國患吳有越腹心之疾齊與吳疥癢也願王釋齊先越吳王弗聽遂伐齊敗之艾陵虜齊高國以歸讓子胥子胥曰王毋喜王怒子胥欲自殺王聞而止之越大夫種曰臣觀吳王政驕矣請試嘗之貸粟以下其事請貸吳王欲與子胥諫勿與王遂與之越乃私喜子胥言曰王不聽諫後三年吳其墟乎太宰嚭聞之乃數與子胥爭越議因讒子胥曰伍員貌忠而實忍人其父兄不顧安能顧王王前欲伐齊負彊諫已而有功用是反怨王王不備伍員員必爲亂與逢同其謀讒之王王始不從乃使子胥於齊聞其託子於鮑氏王乃大怒曰伍員果欺寡人欲反使人賜子胥屬鏤劍以自

殺子胥大笑曰我令而父霸我又立若若初欲分吳國半予我我不受已今若反以讒誅我嗟乎嗟乎一人固不能獨立報使者曰必取吾眼置吳東門以觀越兵入也於是吳任嚭政居三年句踐召范蠡曰吳已殺子胥導諛者衆可乎對曰未可至明年春吳王北會諸侯於黃池吳國精兵從王惟獨老弱與太子畱守句踐復問范蠡蠡曰可矣乃發習流二千教士四萬人君子六千人

所親近有志行者猶吳所謂賢良齊所謂士也虞翻曰言君養之如子

諸御千人伐吳吳師敗遂殺吳太子吳告

急於王王方會諸侯於黃池懼天下聞之乃祕之吳王已盟黃池乃使人厚禮以請成越越自度亦未能滅吳乃與吳平其後四年

越復伐吳吳士民罷弊輕銳盡死於齊晉而越大破吳因而畱圍之三年吳師敗越遂復棲吳王於姑蘇之山吳王使公孫雄

虞翻曰吳大夫

肉袒膝行而前請成越王曰孤臣夫差敢布腹心異日嘗得罪於

會稽夫差不敢逆命得與君王成以歸今君王舉玉趾而誅孤臣
 孤臣惟命是聽意者亦欲如會稽之赦孤臣之罪乎句踐不忍欲
 許之范蠡曰會稽之事天以越賜吳吳不取今天以吳賜越越其
 可逆天乎且夫君王蚤朝晏罷非為吳邪謀之二十二年一旦而
 棄之可乎且夫天與弗取反受其咎伐柯者其則不遠君忘會稽
 之厄乎句踐曰吾欲聽子言吾不忍其使者范蠡乃鼓進兵曰王
 已屬政於執事虞翻曰執事蠡自謂也使者去不者且得罪虞翻曰我為子得罪吳使者泣而
 去句踐憐之乃使人謂吳王曰吾置王甬東君百家杜預曰甬東會稽句章縣東海中洲也
 吳王謝曰吾老矣不能事君王遂自殺乃蔽其面曰吾無面以見
 子胥也越王乃葬吳王而誅太宰嚭句踐已平吳乃以兵北渡淮
 與齊晉諸侯會於徐州致貢於周周元王使人賜句踐胙命為伯
 句踐以去渡淮南以淮上地與楚楚世家曰越滅吳而不能正江淮北楚東侵廣地至泗上歸吳所侵宋

已宗年

地與宋與魯泗東方百里當是時越兵橫行於江淮東諸侯畢賀
 號稱霸王范蠡遂去自齊遺大夫種書曰蜚鳥盡良弓藏狡兔死

於宗年

走狗烹徐廣曰校一作郊越王為人長頸烏喙可與其患難不可與其樂子何
 不去種見書稱病不朝人或讒種且作亂越王乃賜種劍曰子教

鳥宗年

寡人伐吳七術寡人用其三而敗吳其四在子子為我從先王試
 之種遂自殺句踐卒子王鼫與立王鼫與卒子王不壽立王不壽
 卒子王翁立王翁卒子王翳立王翳卒子王之侯立王之侯卒子
 王無疆立王無疆時越興師北伐齊西伐楚與中國爭疆當楚威
 王之時越北伐齊齊威王使人說越王曰越不伐楚大不王小不
 伯圖越之所為不伐楚者為不得晉也韓魏固不攻楚韓之攻楚
 覆其軍殺其將則葉陽翟危魏亦覆其軍殺其將則陳上蔡不安
 故二晉之事越也不至於覆軍殺將馬汗之力不效徐廣曰效猶見也所重

於得晉者何也越王曰所求於晉者不至頓刃接兵而況于攻城
圍邑乎願魏以聚大梁之下願齊之試兵南陽莒地以聚常郊之
境則方城之外不南淮泗之間不東商於析酈宋胡之地徐廣曰胡國今之汝陰

夏路以左徐廣曰蓋謂江夏之夏不足以備秦江南泗上不足以待越矣則齊秦

韓魏得志於楚也是二晉不戰而分地不耕而穫之不此之為而
頓刃於河山之間以為齊秦用所待者如此其失計奈何其以此

王也齊使者曰幸也越之不亡也吾不貴其用智之如目見豪毛
而不見其睫也今王知晉之失計而不自知越之過是目論也王

所待於晉者非有馬汗之力也又非可與合軍連和也將待之以
分楚眾也今楚眾已分何待於晉越王曰奈何曰楚三大夫張九

軍北圍曲沃徐廣曰一作北面曲沃於中以至無徐廣曰無一作西假之關者三千七百里

景翠之軍北聚魯齊南陽分有大此者乎且王之所求者鬪晉楚
也晉楚不鬪越兵不起是知一二五而不知十也此時不攻楚臣以

是知越大不王小不伯復讎龐徐廣曰一作龐長沙楚之粟也竟澤陵楚之
材也越窺兵通無徐廣曰無一作西假之關此四邑者不上貢事於郢矣臣聞

之圖王不王其敝可以伯然而不伯者王道失也故願大王之轉
攻楚也於是越遂釋齊而伐楚楚威王興兵而伐之大敗越殺王

無疆盡取故吳地至浙江北破齊於徐州徐廣曰周顯王之四十六年而越以此散
諸族子爭立或為王或為君濱於江南海上服朝於楚後七世至

閩君搖佐諸侯平秦漢高帝復以搖為越王以奉越後東越閩君
皆其後也范蠡太史公素王妙論曰蠡本南陽人列仙傳云蠡徐人事越王句踐既苦身戮力與句

踐深謀二十餘年竟滅吳報會稽之恥北渡兵於淮以臨齊晉號
令中國以尊周室句踐以霸而范蠡稱上將軍還反國范蠡以為

大名之下難以久居且句踐為人可與同患難難與處安為書辭

句踐曰臣聞主憂臣勞主辱臣死昔者君王辱於會稽所以不死
爲此事也今旣以雪恥臣請從會稽之誅句踐曰孤將與子分國
而有之不然將加誅于子范蠡曰君行令臣行意乃裝其輕寶珠
玉自與其私徒屬乘舟浮海以行終不反於是勾踐表會稽山以
爲范蠡奉邑范蠡浮海出齊變姓名自謂鴟夷子皮耕于海畔苦
身戮力父子治產居無幾何致產數千萬齊人聞其賢以爲相范
蠡喟然嘆曰居家則致千金居官則至卿相此布衣之極也久受
尊名不祥乃歸相印盡散其財以分與知友鄉黨而懷其重寶間
行以去止于陶徐廣曰今之濟陰定陶以爲此天下之中交易有無之路通爲生
可以致富矣於是自謂陶朱公復約要父子耕畜廢居候時轉物
逐什一之利居無何則致貲累巨萬徐廣曰萬萬也天下稱陶朱公朱公居
陶生少子少子及壯而朱公中男殺人囚於楚朱公曰殺人而死

職也然吾聞千金之子不死於市告其少子往視之乃裝黃金千
溢置褐器中載以一牛車且遣其少子朱公長男固請欲行朱公
不聽長男曰家有長子曰家督今弟有罪大人不遣乃遣少弟是
吾不肖欲自殺其母爲言曰今遣少子未必能生中子也而先空
亡長男奈何朱公不得已而遣長子爲一封書遺故所善莊生曰
至則進千金于莊生所聽其所爲慎無與爭事長男旣行亦自私
齎數百金至楚莊生家負郭披藜藿到門居甚貧然長男發書進
千金如其父言莊生曰可疾去矣慎毋留卽弟出勿問所以然長
男旣去不過莊生而私留以其私齎獻遺楚國貴人用事者莊生
雖居窮閭然以廉直聞於國自楚王以下皆師尊之及朱公進金
非有意受也欲以成事後復歸之以爲信耳故金至謂其婦曰此
朱公之金有如病不宿誠後復歸勿動而朱公長男不知其意以

為殊無短長也。莊生間時入見楚王言某星宿某此則害於楚楚王素信莊生曰今為奈何莊生曰獨以德為可以除之楚王曰生休矣寡人將行之王乃使使者封三錢之府

國語曰周景王時將鑄大錢賈遠說云虞夏商周金幣三等或

赤或白或黃黃為上幣銅錢為下幣韋昭曰錢者金幣之名所以買買物通財用也單穆公云古者有母平子子權母而行然而三品之來古而然矣駟謂楚之三錢賈說近之

楚貴

人驚告朱公長男曰王且赦曰何以也曰每王且赦常封三錢之府昨暮王使使封之

或曰王且赦常封三錢之府者錢幣至重慮人或逆知有赦盜竊之所以封錢府備盜竊也漢靈帝時河內張成能候風角知將有

救教子殺人捕得七日放出此其類也

朱公長男以為赦弟固當出也重千金虛棄莊生無

所為也乃復見莊生莊生驚曰若不去邪長男曰固未也初為事弟弟今議自赦故辭生去莊生知其意欲復得其金曰若自入室取金長男即自入室取金持去獨自歡幸莊生羞為兒子所賣乃入見楚王曰臣前言某星事王言欲以修德報之今臣出道路皆言陶之富人朱公之子殺人囚楚其家多持金銀賂王左右故王

錢據字年改

非能恤楚國而赦乃以朱公子故也楚王大怒曰寡人雖不德耳奈何以朱公之子故而施惠乎令論殺朱公子明日遂下赦令朱公長男竟持其弟喪歸至其母及邑人盡哀之唯朱公獨笑曰吾固知必殺其弟也彼非不愛其弟顧有所不能忍者也是少與我俱見苦為生難故重棄財至如少弟者生而見我富乘堅驅良逐狡兔

徐廣曰狡一作郊

豈知財所從來故輕棄之非所惜吝前日吾所為欲遣少子固為其能棄財故也而長者不能故卒以殺其弟事之理也無足悲者吾日夜固以望其喪之來也故范蠡三徙成名於天下非苟去而已所止必成名卒老死于陶故世傳曰陶朱公

張華曰陶朱公冢在

南郡華容縣西樹碑二公是越之范蠡也

太史公曰禹之功大矣漸九川

徐廣曰漸者亦引進通導之意也字亦宜然

定九州至于今諸

夏艾安及苗裔句踐苦身焦思終滅彊吳北觀兵中國以尊周室

或字

號稱霸王徐廣曰一作主句踐可不謂賢哉蓋有禹之遺烈焉范蠡二遷皆有榮名名垂後世臣主若此欲毋顯得乎

史記四十二

鄭世家第十二

鄭桓公友者周厲王少子而宣王庶弟也徐廣曰年表云母弟宣王立二十二

年友初封於鄭封三十三歲百姓皆便愛之幽王以為司徒韋昭云幽王八年

年為司徒和集周民周民皆說河洛之間人便思之為司徒一歲幽王以

褒后故王室治多邪諸侯或叛之於是桓公問太史伯虞翻曰周太史曰王

室多故予安逃死乎太史伯對曰獨雒之東土河濟之南可居公

曰何以對曰地近虢郟徐廣曰虢在成臯郟在密縣騶索虞翻曰虢姬姓東虢也郟姬姓虢郟之君貪而好

利百姓不附今公為司徒民皆愛公公誠請居之虢郟之君見公

方用事輕分公地公誠居之虢郟之民皆公之民也公曰吾欲南

之江上何如對曰昔祝融為高辛氏火正其功大矣而其於周末

有興者楚其後也周衰楚必興興非鄭之利也公曰吾欲居西方

鄭川中鳳

氏康國南

何如對曰其民貪而好利難久居公曰周衰何國興者對曰齊秦
晉楚乎夫齊姜姓伯夷之後也伯夷佐堯典禮秦嬴姓伯翳之後
也伯翳佐舜懷柔百物及楚之先皆嘗有功于天下而晉武王克
紂後成王封叔虞于唐徐廣曰晉世家曰唐叔虞姓姬氏字子于其地阻險以此有德與周衰
竝亦必興矣桓公曰善於是卒言王東徙其民維東而虢郟果獻
十邑虞翻曰十邑謂虢郟鄆竟國之韋昭曰後武公竟取十邑地而居之今河南新鄭也二歲犬戎殺幽王
於驪山下并殺桓公鄭人共立其子掘突是為武公武公十年娶
申侯女為夫人曰武姜生太子寤生生之難及生夫人弗愛後生
少子叔段段生易夫人愛之徐廣曰年表云十四年生寤生十七年生大叔段二十七年武公疾夫
人請公欲立段為太子公弗聽是歲武公卒寤生立是為莊公莊
公元年封弟段於京賈逵曰京鄭都邑杜預曰今滎陽京縣號太叔祭仲曰京大於國非所
以封庶也莊公曰武姜欲之我弗敢奪也段至京繕治甲兵與其

母武姜謀襲鄭二十二年段果襲鄭武姜為內應莊公發兵伐段

段走伐京京人畔段段出走鄆鄆潰段出奔共賈逵曰共國名也杜預曰今汲郡共縣也於是

莊公遷其母武姜於城潁賈逵曰潁鄭地誓言曰不至黃泉服虔曰天玄地黃泉在地中故言黃泉母

相見也居歲餘已悔思母潁谷之考叔賈逵曰潁谷鄭地有獻於公公賜食

考叔曰臣有母請君食賜臣母莊公曰我甚思母惡負盟奈何考

叔曰穿地至黃泉則相見矣於是遂從之見母二十四年宋繆公

卒公子馮奔鄭鄭侵周地取禾二十五年衛州吁弑其君桓公自

立與宋伐鄭以馮故也二十七年始朝周桓王桓王怒其取禾弗

禮也二十九年莊公怒周弗禮與魯易祊許田三十三年宋殺孔

父三十七年莊公不朝周周桓王率陳蔡虢衛伐鄭莊公與祭仲

高渠彌發兵自救王師大敗祝瞻射中王臂祝瞻請從之鄭伯止

之曰犯長且難之況敢陵天子乎乃止夜令祭仲問王疾三十八

年北戎伐齊齊使求救鄭遣太子忽將兵救齊齊釐公欲妻之忽謝曰我小國非齊敵也時祭仲與俱勸使取之曰君多內寵服虔曰言庶子

有寵者多太子無大援將不立三公子皆君也所謂三公子者太子忽其

弟突次弟子亶也四十二年鄭莊公卒初祭仲甚有寵于莊公莊

公使為卿公使娶鄧女生太子忽故祭仲立之是為昭公莊公又

娶宋雍氏女賈逵曰雍氏黃帝之孫姑姓之後為宋大夫生厲公突雍氏有寵於宋服虔曰為宋正卿故曰有寵

宋莊公聞祭仲之立忽乃使人誘召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

亦執突以求賂焉祭仲許宋與宋盟以突歸立之昭公忽聞祭仲

以宋要立其弟突九月辛亥忽出奔衛己亥突至鄭立是為厲公

厲公四年祭仲專國政厲公患之陰使其壻雍糾欲殺祭仲賈逵曰雍糾鄭

大夫糾妻祭仲女也知之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母曰父而巳人盡

夫也杜預曰婦人在室則天父出則夫夫女以為疑故母以所生為本解之女乃告祭仲祭仲反殺雍糾戮之於

市厲公無奈祭仲何怒糾曰謀及婦人死固宜哉夏厲公出居邊

邑櫟宋忠曰今潁川陽翟縣祭仲迎昭公忽六月乙亥復入鄭即位秋鄭厲公突

因櫟人殺其大夫單伯杜預曰鄭守櫟大夫也遂居之諸侯聞厲公出奔伐鄭弗

克而去宋頗子厲公兵自守於櫟鄭以故亦不伐櫟昭公二年自

昭公為太子時父莊公欲以高渠彌為卿太子忽惡之莊公弗聽

卒用渠彌為卿及昭公即位懼其殺已冬十月辛卯渠彌與昭公

出獵射殺昭公於野祭仲與渠彌不敢入厲公乃更立昭公弟子

亶為君是為子亶也無諡號子亶元年七月齊襄公會諸侯於首

止服虔曰首止近鄭之地杜預曰首止衛地陳畱襄邑縣東南有首鄉鄭子亶往會高渠彌相從祭仲稱疾不

行所以然者子亶自齊襄公為公子之時嘗會鬪相仇及會諸侯

祭仲請子亶無行子亶曰齊疆而厲公居櫟即不往是率諸侯伐

我內厲公我不如往往何遠必辱且又何至是卒行於是祭仲恐

齊并殺之故稱疾子亶至不謝齊侯齊侯怒遂伏甲而殺子亶高
渠彌亡歸歸與祭仲謀召子亶弟公子嬰於陳而立之是為鄭子
是歲齊襄公使彭生醉拉殺魯桓公鄭子八年齊人管至父等作
亂弒其君襄公十二年宋人長萬弒其君湣公鄭祭仲死十四年
故鄭亡厲公突在櫟者使人誘劫鄭大夫甫瑕要以求入瑕曰舍
我我為君殺鄭子而入君厲公與盟乃舍之六月甲子瑕殺鄭子
及其二子而迎厲公突突自櫟復入即位初內蛇與外蛇鬪於鄭
南門中內蛇死居六年厲公果復入入而讓其父原曰我亡國
外居伯父無意入我亦甚矣原曰事君無二心人臣之職也原知
罪矣遂自殺厲公於是謂甫瑕曰子之事君有二心矣遂誅之瑕
曰重德不報誠然哉厲公突後元年齊桓公始霸五年葵衛與周
惠王弟頹伐王王出奔温立弟頹為王六年惠王告急鄭厲公發

兵擊周王子頹弗勝於是與惠惠王歸王居于櫟七年春鄭厲公
與虢叔襲殺王子頹而入惠王於周秋厲公卒子文公踦立厲公
初立四歲亡居櫟居櫟十七歲復入立七歲與亡凡二十八年文
公十七年齊桓公以兵破蔡遂伐楚至召陵二十四年文公之賤
妾曰蕪姑賈逵曰姑南蕪姓夢天與之蘭賈逵曰香草也曰余為伯儵余爾祖也賈逵曰伯儵南燕祖
以是為而子王肅曰以是蘭也為汝子之名蘭有國香以夢告文公文公幸之而與之
草蘭為符遂生子名曰蘭三十六年晉公子重耳過文公弗禮文
公弟叔詹曰重耳賢且又同姓窮而過君不可無禮文公曰諸侯
亡公子過者多矣安能盡禮之詹曰君如弗禮遂殺之弗殺使即
反國為鄭憂矣文公弗聽三十七年春晉公子重耳反國立是為
文公秋鄭人滑滑聽命已而反與衛於是鄭伐滑周襄王伯翯請
滑鄭文公怨惠王之亡在櫟而文公父厲公入之而惠王不賜厲

鄭初有晉
楚之師

公爵祿又怨襄王之與衛滑故不聽襄王請而囚伯犢王怒與翟
人伐鄭弗克冬翟攻伐襄王襄王出奔鄭鄭文公居王于汜三十
八年晉文公入襄王成周四十一年助楚擊晉自晉文公之過無
禮故倍晉助楚四十三年晉文公與秦穆公共圍鄭討其助楚攻
晉者及文公過時之無禮也初鄭文公有三夫人寵子五人皆以
罪早死公怒漑徐廣曰一作瑕逐羣公子子蘭奔晉從晉文公圍鄭時蘭事
晉文公甚謹愛幸之乃私于晉以求入鄭為太子晉於是欲得叔
詹為僂鄭文公恐不敢謂叔詹言詹聞言於鄭君曰臣謂君君不
聽臣晉卒為患然晉所以圍鄭以詹詹死而赦鄭國詹之願也乃
自殺鄭人以詹尸與晉晉文公曰必欲一見鄭君辱之而去鄭人
患之乃使人私於秦曰破鄭益晉非秦之利也秦兵罷晉文公欲
入蘭為太子以告鄭鄭大夫石癸曰吾聞姑姓乃后稷之元妃村預曰姑

姓之女為后稷妃

其後當有興者子蘭母其後也且夫人子盡已死餘庶子

無如蘭賢今圍急晉以為請利孰大焉遂許晉與盟卒而立子蘭
為太子晉兵乃罷去四十五年文公卒子蘭立是為繆公繆公元
年春秦繆公使三將將兵欲襲鄭至滑逢鄭賈人弦高詐以十二
牛勞軍故秦兵不至而還晉敗之於殺初往年鄭文公之卒也鄭
司城繒賀以鄭情賣之秦兵故來三年鄭發兵從晉伐秦敗秦兵
於汪往年徐廣曰繆公之二年楚太子商臣弑其父成王代立二十一年與宋華
元伐鄭華元殺羊食士不與其御羊斟怒以馳鄭鄭囚華元宋贖
華元元亦亡去晉使趙穿以兵伐鄭二十二年鄭繆公卒子夷立
是為靈公靈公元年春楚獻鼃於靈公子家子公將朝靈公賈逵曰二十二年
也子公之食指動服虔曰謂子家曰佗日食指動必食異物及人見靈公
進鼃羹子公笑曰果然靈公問其笑故具告靈公靈公召之獨弗

倍宗存背

瑕宗存例

與羹子公怒染其指左傳曰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子公與子

家謀先夏弒靈公鄭人欲立靈公弟去疾去疾讓曰必以賢則去

疾不肖必以順則公子堅長堅者靈公庶弟徐廣曰年表云靈公庶兄去疾之兄也

於是乃立子堅是為襄公襄公立將盡去繆氏繆氏者殺靈公子

公之族家也去疾曰必去繆氏我將去之乃止皆以為大夫襄公

元年楚怒鄭受宋賂縱華元伐鄭鄭背楚與晉親五年楚復伐鄭

晉來救之六年子家卒國人復逐其族以其弒靈公也七年鄭與

楚王入自皇門鄭襄公肉袒牽羊以迎曰孤不能事邊邑使君王

懷怒以及弊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君王遷之江南及以賜

諸侯亦唯命是聽若君王不忘厲宣王桓武公哀不忍絕其社稷

錫不毛之地何休曰堯堯不生五穀曰不毛謙不敢求祀饒使復得改事君王孤之願也然非所

敢望也敢布腹心惟命是聽莊王為却二十里而後舍楚羣臣曰

自郢至此士大夫亦久勞矣今得國舍之何如莊王曰所為伐伐

不服也今已服尚何求乎卒去晉聞楚之伐鄭發兵救鄭其來持

兩端故遲比至河楚兵已去晉將率或欲渡或欲還卒渡河莊王

聞還擊晉鄭反助楚大破晉軍於河上十年晉來伐鄭以其反晉

而親楚也十一年楚莊王伐宋宋告急于晉晉景公欲發兵救宋

伯宗見晉君曰天方開楚未可伐也乃求壯士得霍人解揚字子

虎誑楚令宋毋降過鄭鄭與楚親乃執解揚而獻楚楚王厚賜與

約使反其言令宋趣降三要乃許於是楚登解揚樓車服虔曰樓車所以窺望敵軍兵

救宋宋雖急慎毋降楚晉兵今至矣楚莊王大怒將殺之解揚曰

君能制命為義臣能承命為信受吾君命以出有死無隕服虔曰隕墜也莊

法所謂雲梯也杜預曰樓車車上望櫓也

王曰若之許我已而背之其信安在解揚曰所以許王欲以成吾君命也將死顧謂楚軍曰為人臣毋忘盡忠得死者楚王諸弟皆諫王赦之於是赦解揚使歸晉爵之為上卿十八年襄公卒子悼公潰立悼公元年鄆公徐廣曰音許許公靈公也惡鄭於楚悼公使弟踰於楚自訟訟不直楚囚踰於是鄭悼公來與晉平遂親踰私於楚子反子反言歸踰於鄭二年楚反鄭晉兵來救是歲悼公卒立其弟踰是為成公成公三年楚共王曰鄭成公孤有德焉使人來與盟成公私與盟秋成公朝晉晉曰鄭私平於楚執之使欒書伐鄭四年春鄭患晉圍公子如乃立成公庶兄繻為君其四月晉聞鄭立君乃歸成公鄭人聞成公歸亦殺君繻迎成公晉兵去十年背晉盟盟於楚晉厲公怒發兵伐鄭楚共王救鄭晉楚戰鄆陵楚兵敗晉射傷楚共王目俱罷而去十三年晉悼公伐鄭兵於洧上服虔曰洧水名鄭城守

晉亦去十四年成公卒子暉立是為釐公釐公五年鄭相子駟朝

釐公釐公不禮子駟怒使厨人藥殺釐公徐廣曰年表云子駟使賊夜弑釐公赴諸侯曰

釐公暴病卒立釐公子嘉嘉時年五歲是為簡公簡公元年諸公

子謀欲誅相子駟子駟覺之反盡誅諸公子二年晉伐鄭鄭與盟

晉去冬又與楚盟子駟畏誅故兩親晉楚三年相子駟欲自立為

君公子子孔使尉止殺相子駟而代之子孔又欲自立子產曰子

駟為不可誅之今又效之是亂無時息也於是子孔從之而相鄭

簡公四年晉怒鄭與楚盟伐鄭鄭與盟楚共王救鄭敗晉兵簡公

欲與晉平楚又囚鄭使者十二年簡公怒相子孔專國權誅之而

以子產為卿十九年簡公如晉請衛君還而封子產以六邑服虔曰四井為邑

子產讓受其三邑二十二年吳使延陵季子於鄭見子產如舊交

謂子產曰鄭之執政者侈難將至政將及子子為政必以禮不然

鄭將敗于產厚遇季子二十三年諸公子爭寵相殺又欲殺子產

公子或諫曰子產仁人鄭所以存者子產也勿殺乃止二十五年

鄭使子產於晉問平公疾平公曰卜而曰實沉臺駘為祟史官莫

知敢問對曰高辛氏有二子長曰閼伯季曰實沉居曠林賈逵曰曠大也不

相能也日操干戈以相征伐后帝弗臧賈逵曰后帝堯也臧善也遷閼伯于商丘主

辰賈逵曰商丘在漳南杜預曰商丘宋地實沉曰辰大火主祀也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服虔曰商人契之先殷之始祖相土封閼伯之故地因其

故國而遷實沉于大夏主參服虔曰大夏在汾澮之間王祀參星杜預曰大夏今晉陽縣唐人是因服事夏

商賈逵曰商人謂陶唐之胤劉累事夏孔甲封於大夏因實沉之國子孫服事夏商也其季世曰唐叔虞杜預曰唐人之季世其君曰叔虞當

武王邑姜方娠大叔夢帝謂已賈逵曰帝天也武王也余命而子曰虞杜預曰取唐君之名乃

與之唐屬之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掌曰虞遂以命之

及成王滅唐而國大叔焉故參為晉星賈逵曰晉主祀參參為晉星由是觀之則實

沉參神也昔金天氏有稷子曰昧為玄冥師服虔曰金天少暉也玄冥水官也師長也昧為水官之長生

允格臺駘服虔曰允格臺駘兄弟也臺駘能業其官服虔曰修昧之職宜汾洮賈逵曰宜猶通也汾洮二水名障大

澤服虔曰陂障其水也以處太原服虔曰太原汾水名杜預曰太原晉陽也臺駘之所居右也帝用圭服虔曰圭也昂之國之汾川服虔曰帝由是

觀之則臺駘汾洮神也然是一者不害君身山川之神則水旱之

菑祭之服虔曰祭為營攢用幣也若有水旱則祭山川之神以祈福也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不時

祭之若君疾飲食哀樂女色所生也平公及叔嚮曰善博物君子

也厚為之禮於子產二十七年夏鄭簡公朝晉且畏楚靈王之強

又朝楚子產從二十八年鄭君病使子產會諸侯與楚靈王盟於

申誅齊慶封三十六年簡公卒子定公寧立秋定公朝晉昭公定

公元年楚公子棄疾弒其君靈王而自立為平王欲行德諸侯歸

靈王所侵鄭地于鄭四年晉昭公卒其六卿彊公室卑子產謂韓

宣子曰為政必以德毋忘所以立六年鄭火公欲禳之子產曰不

宣子曰為政必以德毋忘所以立六年鄭火公欲禳之子產曰不

宣子曰為政必以德毋忘所以立六年鄭火公欲禳之子產曰不

如修德八年楚太子建來奔十年太子建與晉謀襲鄭鄭殺建建

子勝奔吳十一年定公如晉晉與鄭謀誅周亂臣入敬王于周十

三年定公卒子獻公薑立獻公十三年卒子聲公勝立當是時晉

六卿彊侵奪鄭鄭遂弱聲公五年鄭相子產卒鄭人皆哭泣悲之

如亡親戚子產者鄭成公少子也為人仁愛人事君忠厚孔子嘗

過鄭與子產如兄弟云及聞子產死孔子為泣曰古之遺愛也賈逵曰愛

惠也杜預曰子產見愛有古人遺風也

兄事子產八年晉范中行氏反晉告急于鄭鄭救之

晉伐鄭敗鄭軍於鐵杜預曰戚城南鐵丘

十四年宋景公滅曹二十年齊田常

弑其君簡公而常相於齊二十二年楚惠王滅陳孔子卒二十六

年晉知伯伐鄭取九邑三十七年聲公卒子哀公易立年表云三十八年哀

公八年鄭人弑哀公而立聲公弟丑是為共公公三年晉滅知

伯三十年共公卒子幽公已立幽公元年韓武子伐鄭殺幽公鄭

人立幽公弟駘是為繻公

年表云鄭立幽公子駘繻或作繻

繻公十五年韓景侯伐鄭

取雍丘鄭城京十六年鄭伐韓敗韓兵於負黍

徐廣曰在陽城

二十年韓趙

魏列為諸侯二十三年鄭圍韓之陽翟二十五年鄭君殺其相子

陽二十七年子陽之黨共弑繻公駘而立幽公弟乙為君是為鄭

君徐廣曰一本云立幽公弟乙陽為君是為康公六國年表云立幽公

子駘又以鄭君陽為鄭康公乙班固云鄭康公乙為韓所滅鄭君乙立二年鄭

負黍反復歸韓十一年韓伐鄭取陽城二十一年韓哀侯滅鄭并

其國

太史公曰語有之以權利合者權利盡則交疎甫瑕是也甫瑕雖

以劫殺鄭子內厲公厲公終背而殺之此與晉之里克何異守節

如荀息身死而不能存奚齊變所從來亦多故矣

史記四十三

趙世家第十三

趙世家第十三

趙氏之先與秦共祖至中衍為帝大成御其後世蜚廉有子二人

而命其一子曰惡來事紂為周所殺其後為秦惡來弟曰季勝其

後為趙季勝生孟增孟增幸於周成王是為宅阜狼

徐廣曰或云阜狼地名在西河

阜

狼生衡父衡父生造父造父幸於周繆王造父取驥之乘匹與桃

林盜驪驪騶綠耳獻之繆王繆王使造父御西巡狩見西王母樂

之忘歸而徐偃王反繆王日馳千里馬攻徐偃王大破之乃賜造

父以趙城由此為趙氏自造父已下六世至奄父曰公仲周宣王

時伐戎為御及千畝載奄父脫宣王奄父生叔帶叔帶之時周幽

王無道去周如晉事晉文侯始建趙氏於晉國自叔帶以下趙宗

益興五世而生趙夙趙夙晉獻公之十六年伐霍魏耿而趙夙為

戰字

戰字

將伐霍霍公求犇齊

徐廣曰求一作來

晉大旱卜之曰霍太山為祟使趙夙召

霍君於齊復之以奉霍太山之祀晉復穰晉獻公賜趙夙耿夙生

共孟當魯閔公之元年也共孟生趙衰字子餘趙衰卜事晉獻公

及諸公子莫吉卜事公子重耳吉即事重耳重耳以驪姬之亂亡

奔翟趙衰從翟伐唐咎如得二女翟以其少女妻重耳長女妻趙

衰而生盾初重耳在晉時趙衰妻亦生趙同趙括趙嬰齊趙衰從

重耳出亡凡十九年得反國重耳為晉文公趙衰為原大夫居原

任國政文公所以反國及霸多趙衰計策語在晉事中趙衰既反

晉晉之妻固要迎翟妻而以其子盾為適嗣晉妻三子皆下事之

晉襄公之六年而趙衰卒諡為成季趙盾代成季任國政二年而

晉襄公卒太子夷臯年少盾為國多難欲立襄公弟雍雍時在秦

使使迎之太子母日夜啼泣頓首謂趙盾曰先君何罪釋其適子

而更求君趙盾患之恐其宗與大夫襲誅之迺遂立太子是為靈

公發兵距所迎襄公弟於秦者靈公既立趙盾益專國政靈公立

十四年益驕趙盾驟諫靈公弗聽及食熊蹯肺不熟殺宰人持其

尸出趙盾見之靈公由此懼欲殺盾盾素仁愛人嘗所食桑下餓

人反扞救盾盾以得亡未出境而趙穿弒靈公而立襄公弟黑臀

是為成公趙盾復反任國政君子譏盾為正卿亡不出境反不討

賊故太史書曰趙盾弒其君晉景公時而趙盾卒諡為宣孟子朔

嗣趙朔晉景公之三年朔為晉將下軍救鄭與楚莊王戰河上朔

娶晉成公姊為夫人晉景公之三年大夫屠岸賈欲誅趙氏

徐廣曰按年表

救鄭及誅滅皆景公三年

初趙盾在時夢見叔帶持要而哭甚悲已而笑拊手且歌

盾卜之兆絕而後好趙史援占之曰此夢甚惡非君之身乃君之

子然亦君之咎至孫趙將世益衰屠岸賈者始有寵於靈公及至

伏後案

於景公而賈為司寇將作難乃治靈公之賊以致趙盾徧告諸將曰盾雖不知猶為賊首以臣弑君子孫在朝何以懲臯請誅之韓厥曰靈公遇賊趙盾在外吾先君以為無罪故不誅今諸君將誅其後是非先君之意而後妄誅妄誅謂之亂臣有大事而君不聞是無君也屠岸賈不聽韓厥告趙朔趣亡朔不肯曰子必不絕趙祀朔死不恨韓厥許諾稱疾不出賈不請而擅與諸將攻趙氏於下宮殺趙朔趙同趙括趙嬰齊皆滅其族趙朔妻成公姊有遺腹走公宮匿趙朔客曰公孫杵臼杵臼謂朔友人程嬰曰胡不死程嬰曰朔之婦有遺腹若幸而男吾奉之即女也吾徐死耳居無何而朔婦免身生男屠岸賈聞之索於宮中夫人置兒絝中祝曰趙宗滅乎若號即不滅若無聲及索兒竟無聲已脫程嬰謂公孫杵臼曰今一索不得後必且復索之奈何公孫杵臼曰立孤與死孰

難程嬰曰死易立孤難耳公孫杵臼曰趙氏先君遇子厚子彊為

其難者吾為其易者請先死乃二人謀取他人嬰兒負之衣以文

葆徐廣曰小兒被曰葆匿山中程嬰出謬謂諸將軍曰嬰不肯不能立趙孤誰

能與我千金吾告趙氏孤處諸將皆喜許之發師隨程嬰攻公孫

杵臼杵臼謬曰小人哉程嬰昔下宮之難不能死與我謀立趙氏

孤兒今又賣我縱不能立而忍賣之乎抱兒呼曰天乎天乎趙氏

孤兒何罪請活之獨殺杵臼可也諸將不許遂殺杵臼與孤兒諸

將以為趙氏孤兒良已死皆喜然趙氏真孤乃反在程嬰卒與俱

匿山中居十五年晉景公疾卜之大業之後不遂者為祟景公問

韓厥厥知趙孤在乃曰大業之後在晉絕祀者其趙氏乎夫自中

衍者皆羸姓也中衍人面鳥喙降佐殷帝大戊及周天子皆有明

德下及幽厲無道而叔帶去周適晉事先君文侯至於成公世有

立功未嘗絕祀今吾君獨滅趙宗國人哀之故見龜策唯君圖之
景公問趙尚有後子孫乎韓厥具以實告於是景公乃與韓厥謀
立趙孤兒召而匿之宮中諸將入問疾景公因韓厥之衆以脅諸
將而見趙孤趙孤名曰武諸將不得已乃曰昔下宮之難屠岸賈
爲之矯以君命并命羣臣非然孰敢作難微君之疾羣臣固且請
立趙後今君有命羣臣之願也於是召趙武程嬰徧拜諸將遂反
與程嬰趙武攻屠岸賈滅其族復與趙武田邑如故徐廣曰推次晉復與趙武田邑是景
公之十七年也而乃是春秋成公八年經書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左傳於此說立趙武事者注云終說之耳非此年也及趙武冠爲成人程嬰
乃辭諸大夫謂趙武曰昔下宮之難皆能死我非不能死我思立
趙氏之後今趙武既立爲成人復故位我將下報趙宣孟與公孫
杵臼趙武啼泣頓首固請曰武願苦筋骨以報子至死而子忍去
我死乎程嬰曰不可彼以我爲能成事故先我死今我不報是以

我事爲不成遂自殺趙武服齊衰三年爲之祭邑春秋祠之世世

勿絕新序曰程嬰公孫杵臼可謂信友厚士矣嬰之自殺下報亦過矣趙氏復位十一年而晉厲公殺其大

夫三卻樂書畏及乃遂弑其君厲公更立襄公曾孫周徐廣曰年表云襄公孫也是

爲悼公晉由此大夫稍彊趙武續趙宗二十七年晉平公立平公

十二年而趙武爲正卿十三年吳延陵季子使於晉曰晉國之政

卒歸於趙武子韓宣子魏獻子之後矣趙武死諡爲文子文子生

景叔景叔之時齊景公使晏嬰於晉徐廣曰平公之十九年晏嬰與晉叔向語嬰

曰齊之政後卒歸田氏叔向亦曰晉國之政將歸六卿六卿侈矣

而吾君不能恤也趙景叔卒生趙鞅是爲簡子趙簡子在位晉頃

公之九年簡子將合諸侯成於周其明年入周敬王於周辟弟子

朝之故也晉頃公之十二年六卿以法誅公族祁氏羊舌氏分其

邑爲十縣六卿各令其族爲之大夫晉公室由此益弱後十三年

魯賊臣陽虎來奔趙簡子受賂厚遇之趙簡子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懼醫扁鵲視之出董安于問韋昭曰安于簡子家臣扁鵲曰血脉治也而何怪在昔秦繆公嘗如此七日而寤寤之日告公孫支與子輿曰我之帝所甚樂吾所以久者適有學也帝告我晉國將大亂五世不安其後將霸未老而死霸者之子且令而國男女無別公孫支書而藏之秦讖於是出矣獻公之亂文公之霸而襄公敗秦師於殽而歸縱淫此子之所聞今主君之疾與之同不出三日疾必間間必有言也居二日半簡子寤語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游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人心有一熊欲來援我帝命我射之中熊熊死又有一熊來我又射之中熊熊死帝甚喜賜我二筥皆有副我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壯也以賜之帝告我晉國且世衰七世而亡嬴姓將大敗周人

於范魁之西而亦不能有也今余思虞舜之勳適余將以其胄女孟姚配而七世之孫董安于受言而書藏之以扁鵲言告簡子簡子賜扁鵲田四萬畝他日簡子出有人當道碎之不去從者怒將刃之當道者曰吾欲有謁於主君從者以聞簡子召之曰譖吾有所見子晰也當道者曰屏左右願有謁簡子屏人當道者曰主君之疾臣在帝側簡子曰然有之子之見我我何爲當道者曰帝令主君射熊與羆皆死簡子曰是且何也當道者曰晉國且有大難主君首之帝令主君滅二卿夫熊與羆皆其祖也簡子曰帝賜我二筥皆有副何也當道者曰主君之子將克二國於翟皆子姓也簡子曰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長以賜之夫兒何謂以賜翟犬當道者曰見主君之子也翟犬者代之先也主君之子且必有代及主君之後嗣且有革政而胡服并二國於翟

簡子問其姓而延之以官當道者曰臣野人致帝命耳遂不見簡

子書藏之府異日姑布子卿見簡子司馬彪曰姑布姓子卿字簡子徧召諸子相之

子卿曰無為將軍者簡子曰趙氏其滅乎子卿曰吾嘗見一子於

路殆君之子也簡子召子毋卹毋卹至則子卿起曰此真將軍矣

簡子曰此其母賤翟婢也奚道貴哉子卿曰天所授雖賤必貴自

是之後簡子盡召諸子與語毋卹最賢簡子乃告諸子曰吾藏寶

符於常山上先得者賞諸子馳之常山上求無所得毋卹還曰已

得符矣簡子曰奏之毋卹曰從常山上臨代代可取也簡子於是

知毋卹果賢乃廢太子伯魯而以毋卹為太子後二年晉定公之

十四年范中行作亂明年春簡子謂邯鄲大夫午曰歸我衛士五

百家吾將置之晉陽服虔曰往年趙鞅圍衛衛人恐懼故貢五百家鞅置之邯鄲又欲更徙於晉陽午許諾歸而其父

兄不聽服虔曰午之諸父兄及邯鄲中長老倍言趙鞅捕午囚之晉陽乃告邯鄲人曰我

私有誅午也諸君欲誰立杜預曰午趙鞅同族別封邯鄲故使邯鄲人更立午宗親也遂殺午趙稷涉賓

以邯鄲反服虔曰稷午子晉君使籍秦圍邯鄲左傳曰籍秦此時為上軍司馬荀寅范吉射與午

善左傳曰午荀寅之甥荀寅范吉射之姻不肯助秦而謀作亂董安于知之十月范中行氏

伐趙鞅鞅奔晉陽晉人圍之范吉射荀寅仇人魏襄等謀逐荀寅

以梁嬰父代之賈逵曰梁嬰父晉大夫也逐吉射以范臯繹代之服虔曰范氏之側室子荀躒言於

晉侯曰服虔曰荀躒智文子君命大臣始亂者死今三臣始亂賈逵曰范中行趙也而獨逐

鞅用刑不均請皆逐之十一月荀躒韓不佞魏哆奉公命以伐范

中行氏不克范中行氏反伐公公擊之范中行敗走丁未二子奔

朝歌韓魏以趙氏為請服虔曰以其罪輕於荀范也十二月辛未趙鞅入絳盟於公

宮其明年知伯文子謂趙鞅曰范中行雖信為亂安于發之是安

于與謀也晉國有法始亂者死夫二子已伏罪而安于獨在趙鞅

患之安于曰臣死趙氏定晉國寧吾死晚矣遂自殺趙氏以告知

伯然後趙氏寧孔子聞趙簡子不請晉君而執邯鄲午係晉陽故書春秋曰趙鞅以晉陽畔趙簡子有臣曰周舍好直諫周舍死簡子每聽朝常不悅大夫請臯簡子曰大夫無罪吾聞干羊之皮不

如一狐之腋諸大夫朝徒聞唯唯不聞周舍之鄂鄂是以憂也詩韓外傳曰周舍立於門下三日三夜簡子使問之曰子欲見寡人何事對曰願為鄂鄂之臣墨筆操牘從君之過而日有記月有成歲有效也簡子由此能附趙

邑而懷晉人晉定公十八年趙簡子圍范中行于朝歌中行文子奔邯鄲明年衛靈公卒簡子與陽虎送衛太子崩賸於衛衛不內居戚晉定公二十一年簡子拔邯鄲中行文子奔柏人簡子又圍柏人中行文子范昭子遂奔齊趙竟有邯鄲柏人范中行餘邑入於晉趙名晉卿實專晉權奉邑侯於諸侯晉定公三十年定公與吳王夫差爭長於黃池趙簡子從晉定公卒長吳定公三十七年卒而簡子除三年之喪期而已是歲越王句踐滅吳晉出公十一年

伴宗本

年知伯伐鄭趙簡子疾使太子毋卹將而圍鄭知伯醉以酒灌

毋卹毋卹羣臣請死之毋卹曰君所以置毋卹為能忍詢然亦愠

知伯知伯歸因謂簡子使廢毋卹簡子不聽毋卹由此怨知伯晉

出公十七年簡子卒張華曰趙簡子冢在臨水界一冢併上氣成樓閣太子毋卹代立是為襄子

趙襄子元年越圍吳襄子降喪食使楚隆問吳王襄子姊前為代

王夫人簡子既葬未除服北登夏屋徐廣曰山在廣武請代王使廚人操銅

料以食代王及從者行斟陰令宰人各徐廣曰一作雜以料擊殺代王及從

官遂興兵平代地其姊聞之泣而呼天摩笄自殺代人憐之所死

地名之為摩笄之山遂以代封伯魯子周為代成君伯魯者襄子

兄故太子太子蚤死故封其子襄子立四年知伯與趙韓魏盡分

其范中行故地晉出公怒告齊魯欲以伐四卿四卿恐遂共攻出

公出公奔齊道死知伯乃立昭公曾孫驕是為晉懿公知伯益驕

請地韓魏韓魏與之請地趙趙不與以其圍鄭之辱知伯怒遂率韓魏攻趙趙襄子懼乃奔保晉陽原過從後至於王澤見三人自帶以上可見自帶以下不可見與原過竹二節莫通曰為我以是遺趙毋卹原過既至以告襄子襄子齊三日親自剖竹有朱書曰趙毋卹余霍泰山徐廣曰在河東永安縣山陽侯天使也三月丙戌余將使女及滅知氏如亦立我百邑余將賜女林胡之地至於後世且有侂玉赤黑龍面而鳥喙鬢鬕頰大膺大胸修下而馮左衽界乘徐廣曰修或作奄有河宗至於休溷諸貉南伐晉別北滅黑姑襄子再拜受三神之令三國攻晉陽歲餘引汾水灌其城城不浸者三版城中懸釜而炊易子而食羣臣皆有外心禮益慢唯高共徐廣曰一作赫不敢失禮襄子懼乃夜使相張孟同私於韓魏韓魏與合謀以三月丙戌三國反滅知氏共分其地於是襄子行賞高共為上張孟同曰晉

陽之難唯共無功襄子曰方晉陽急羣臣皆懈唯共不敢失人臣

禮是以先之於是趙北有代南并知氏疆於韓魏遂祠三神於百

邑使原過主霍泰山祠祀其後娶空同氏生五子襄子為伯魯之

不立也不肯立子且必欲傳位與伯魯子代成君成君先死乃取

代成君子浣立為太子襄子立三十三年卒浣立是為獻侯獻侯

少即位治中牟地理志曰河南中牟縣趙獻侯自耿徙此瓚曰中牟在春秋之時是鄭之疆內也及三鄉分晉則在魏之邦土也趙界自漳水以北不及此春秋傳

自立於代一年卒國人曰桓子立非襄子意乃共殺其子而復迎

立獻侯十年中山武公初立徐廣曰西周桓公之子桓公者孝王子弟而定王子十二年城平邑地理志曰

代郡有平邑縣十五年獻侯卒于烈侯籍立烈侯元年魏文侯伐中山使太

子擊守之六年魏韓趙皆相立為諸侯追尊獻子為獻侯烈侯好

音謂相國公仲連曰寡人有愛可以貴之乎公仲曰富之可貴之

史記四十三

則否烈侯曰然夫鄭歌者槍石二人吾賜之田人萬畝公仲曰諾
不與居一月烈侯從代來問歌者田公仲曰求未有可者有頃烈
侯復問公仲終不與乃稱疾不朝番吾君徐廣曰番音盤常山有番吾縣自代來謂公
仲曰君實好善而未知所持今公仲相趙於今四年亦有進士乎
公仲曰未也番吾君曰牛畜荀欣徐越皆可公仲乃進三人及朝
烈侯復問歌者田何如公仲曰方使擇其善者牛畜侍烈侯以仁
義約以王道烈侯道然明日荀欣侍以選練舉賢任官使能明日
徐越侍以節財儉用察度功德所與無不充君說烈侯使使謂相
國曰歌者之田且止官牛畜為師荀欣為中尉徐越為內史賜相
國衣二襲單復具為一襲九年烈侯卒弟武公立武公十三年卒趙復立烈
侯太子章是為敬侯是歲魏文侯卒敬侯元年武公子朝作亂不
克出奔魏趙始都邯鄲二年敗齊於靈丘地理志曰代郡有靈丘縣三年救魏於廩

丘大敗齊人四年魏敗我免臺築剛平以侵衛五年齊魏為衛攻

趙取我剛平六年借兵於楚伐魏取棘蒲八年拔魏黃城杜預曰陳留外黃縣

東有黃城九年伐齊齊伐燕趙救燕十年與中山戰於房子十一年魏韓

趙共滅晉分其地伐中山又戰於中人徐廣曰中山唐縣有中人亭十二年敬侯卒

子成侯種立成侯元年公子勝與成侯爭立為亂二年六月雨雪

三年太戊午為相徐廣曰戊作成伐衛取鄉邑七十三魏敗我藺四年與秦

戰高安敗之五年伐齊於鄆魏敗我懷攻鄭敗之以與韓韓與我

長子地理志曰上黨有長子縣六年中山築長城伐魏敗滌澤圍魏惠王七年侵齊

至長城與韓攻周八年與韓分周以為兩徐廣曰顯王二年周紀無此九年與齊戰

阿下徐廣曰戰一作會也十年攻衛取甄十一年秦攻魏趙救之石阿十二年

秦攻魏少梁趙救之十三年秦獻公使庶長國伐魏少梁虜其太

子痤魏敗我澮取皮牢徐廣曰魏年表曰取趙皮牢成侯與韓昭侯遇上黨十四年

與韓攻秦十五年助魏攻齊十六年與韓魏分晉封晉君以端氏

徐廣曰在平陽十七年成侯與魏惠王遇葛孽徐廣曰在馬丘年表曰十八年趙孟如齊十九年與齊宋

會平陸與燕會阿二十年魏獻榮椽因以為檀臺徐廣曰襄國縣有檀臺二十一

年魏圍我邯鄲二十二年魏惠王拔我邯鄲齊亦敗魏於桂陵二

十四年魏歸我邯鄲與魏盟漳水上秦攻我蘭二十五年成侯卒

公子緜與太子肅侯爭立緜敗亡奔韓肅侯元年奪晉君端氏徙

處屯留二年與魏惠王遇於陰晉三年公子范襲邯鄲不勝而死

四年朝天子六年攻齊拔高唐七年公子刻攻魏首垣十一年秦

孝公使商君伐魏虜其將公子卬趙伐魏十二年秦孝公卒商君

死十五年起壽陵魏惠王卒十六年肅侯游大陵徐廣曰太原有大陵縣亦曰陸出於

鹿門大戊午扣馬呂忱曰扣牽馬曰耕事方急一日不作百日不食肅侯下

車謝十七年圍魏黃不克地理志曰山陽有黃麻築長城十八年齊魏伐我我決

河水灌之兵去二十二年張儀相秦趙疵與秦戰敗秦殺疵河西

取我蘭離石二十三年韓舉徐廣曰韓將與齊魏戰死於桑丘地理志曰秦二山有桑丘縣

十四年肅侯卒秦楚燕齊魏出銳師各萬人來會葬子武靈王立

武靈王元年徐廣曰年表云魏敗我趙護陽文君趙豹相梁襄王與太子嗣韓宣王

與太子倉來朝信宮武靈王少未能聽政博聞師三人左右司過

三人及聽政先問先王貴臣肥義加其秩國三老年八十月致其

禮三年城鄣四年與韓會於區鼠五年娶韓女為夫人八年韓擊

秦不勝而去五國相王趙獨否曰無其實敢處其名乎令國人謂

已曰君九年與韓魏共擊秦秦敗我斬首八萬級齊敗我觀澤十

年秦取我西都及中陽徐廣曰年表云秦取中都西陽安邑十一年秦敗我將軍英太原有中都縣西河有中陽縣齊破燕燕

相子之為君君反為臣十一年王召公子職於韓立以為燕王徐廣曰紀年亦使樂池送之按燕世家子之死後燕人共立太子平是為燕昭王無趙送公子職為十

燕王之事當是趙聞燕亂逐立職為燕王雖使樂池送之竟不能就

三年秦拔我蘭虜將軍趙莊楚魏王來過邯鄲十四年趙何攻魏
十六年秦惠王卒王遊大陵他日王夢見處女鼓琴而歌詩曰美

人熒熒兮顏若茗之榮熒熒母遂曰陵茗之草其華紫命乎命乎曾無我羸熒熒母遂曰言有命祿生遇其時

人莫知已貴異日王飲酒樂數言所夢想見其狀吳廣聞之因夫人而

內其女娃羸方言曰娃美也孟姚也徐廣曰古史考云內其女曰娃孟姚甚有寵於王是為

惠后十七年王出九門徐廣曰在常山為野臺徐廣曰野一作望以望齊中山之境十八

年秦武王與孟說舉龍文赤鼎絕臙而死徐廣曰一作絕趙王使代相

趙固迎公子稷於燕送歸立為秦王是為昭王十九年春正月大

朝信宮召肥義與議天下五日而畢王北畧中山之地至於房子

遂之代北至無窮西至河登黃華之上召樓緩謀曰我先王因世

之變以長南藩之地屬阻漳滏之險立長城又取蘭郭狼敗林人

於荏而功未遂今中山在我腹心北有燕東有胡西有林胡樓煩

秦韓之邊而無彊兵之救是亡社稷奈何夫有高世之名必有遺

俗之累吾欲胡服樓緩曰善羣臣皆不欲於是肥義侍王曰簡襄

主之烈計胡翟之利為人臣者寵有孝悌長幼順明之節通有補

民益主之業此兩者臣之分也今吾欲繼襄主之跡開於胡翟之

鄉而卒世不見也為敵弱用力少而功多可以毋盡百姓之勞而

序往古之勳夫有高世之功者負遺俗之累有獨智之慮者任驚

民之怨今吾將胡服騎射以教百姓而世必議寡人奈何肥義曰

臣聞疑事無功疑行無名王既定負遺俗之慮殆無顧天下之議

矣夫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眾昔者舜舞有苗禹

袒裸國非以養欲而樂志也務以論德而約功也愚者闇成事智

者覩未形則王何疑焉王曰吾不疑胡服也吾恐天下笑我也狂

夫之樂智者哀焉愚者所笑賢者察焉世有順我者胡服之功未

可知也雖驅世以笑我胡地中山吾必有之於是遂胡服矣使王
縹告公子成曰寡人胡服將以朝也亦欲叔服之家聽於親而國
聽於君古今之公行也子不反親臣不逆君兄弟之通義也徐廣曰兄弟一

作元夷元始也夷平也今寡人作教易服而叔不服吾恐天下議之也制國有常

利民為本從政有經令行為上明德先論於賤而行政先信於貴

今胡服之意非以養欲而樂志也事有所止而功有所出事成功

立然後善也今寡人恐叔之逆從政之經以輔叔之議且寡人聞

之事利國者行無邪因貴戚者名不累故願慕公叔之義以成胡

服之功使縹謁之叔請服焉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固聞王之胡

服也臣不佞寢疾未能趨走以滋進也王命之臣敢對因竭其愚

忠曰臣聞中國者蓋聰明御智之所居也徐廣曰五帝本紀云幼而徇齊萬物財用之

所聚也賢聖之所教也仁義之所施也詩書禮樂之所用也異敏

技能之所試也遠方之所觀赴也蠻夷之所義行也今王舍此而

襲遠方之服變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而怫學者離中國故

臣願王圖之也使臣以報王曰吾固聞叔之疾也我將自往請之

王遂往之公子成家因自請之曰夫服者所以便用也禮者所以

便事也聖人觀鄉而順宜因事而制禮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國也

夫翦髮文身錯臂左衽瓠越之民也黑齒雕題劉逵曰以草染齒用白作黑

丹涅却冠秫紬徐廣曰戰國策作秫縹紬亦縹紬之別名也縹者蒸紬也古字多假借故作秫紬耳此蓋言其女功鍼縹之蠶拙也又一本作鮭冠黎縹也大吳之

國也故禮服莫同其便也鄉異而用變事異而禮易是以聖人果

可以利其國不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禮儒者一師而俗異中

國同禮而教離況於山谷之便乎故去就之變智者不能一遠近之

服賢聖不能同窮鄉多異曲學多辯不知而不疑異於已而不非

者公焉而眾求盡善也今叔之所言者俗也吾所言者所以制俗

也吾國東有河薄洛之水徐廣曰安平經縣西有漳水津名薄洛津與齊中山同之無舟楫

之用自常山以至代上黨徐廣曰一云自常山以下代上黨以東東有燕東胡之境而西有

樓煩秦韓之邊今無騎射之備故寡人無舟楫之用夾水居之民

將何以守河薄洛之水變服騎射以備燕三胡秦韓之邊且昔者

簡王不塞晉陽以及上黨而襄主并戎取代以攘諸胡此愚智所

明也先時中山負齊之彊兵侵暴吾地係累吾民引水圍鄣微社

稷之神靈則鄣幾於不守也先王醜之而怨未能報也今騎射之

備近可以便上黨之形而遠可以報中山之怨而叔順中國之俗

以逆簡襄之意惡變服之名以忘鄣事之醜非寡人之所望也公

子成再拜稽首曰臣愚不達於王之義敢道世俗之聞臣之臯也

今王將繼簡襄之意以順先王之志臣敢不聽命乎再拜稽首乃

賜胡服明日服而朝於是始出胡服令也趙文趙造周徐廣曰戰國策作紹

紹音趙俊皆諫止王毋胡服如故法便王曰先王不同俗何古之法

帝王不相襲何禮之循慮戲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

及至三王隨時制法因事制禮法度制令各順其宜衣服器械各

便其用故禮也不必一道而便國不必古聖人之典也不相襲而

王夏殷之衰也不易禮而滅然則反古未可非而循禮未足多也

且服奇者志淫則是鄒魯無奇行也俗辟者民易則是吳越無秀

士也且聖人利身謂之服便事謂之禮夫進退之節衣服之制者

所以齊常民也非所以論賢者也故齊民與俗流賢者與變俱故

諺曰以書御者不盡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達事之變循法之功

不足以高世法古之學不足以制今子不及也遂胡服招騎射二

十年王略中山地至寧葭西畧胡地至榆中林胡王獻馬歸使樓

緩之秦仇液之韓王賁之楚富丁之魏趙爵之齊代相趙固主胡

致其兵二十一年攻中山趙紹為右軍許鈞為左軍公子章為中

軍王并將之牛翦將車騎趙希并將胡代趙與之陘徐廣曰一作陸又

之陘陘者山絕之名常山有井陘中山有苦陘上黨有關與合軍曲陽徐廣曰上曲陽在常山下曲陽在鉅鹿攻取丹丘華陽鵠

之塞徐廣曰華一作爽鵠一作鴻王軍取鄣石邑徐廣曰在常山封龍東垣中山獻四邑和王

許之罷兵二十三年攻中山二十五年惠后卒使周紹胡服傅王

子何二十六年復攻中山攘地北至燕代西至雲中九原二十七

年五月戊申大朝於東宮傅國立王子何以為王王廟見禮畢出

臨朝大夫悉為臣肥義為相國并傅王是為惠文王惠文王惠后

吳娃子也武靈王自號為主父主父欲令子主治國而身胡服將

士大夫西北畧胡地而欲從雲中九原直南襲秦於是詐自為使

者入秦秦昭王不知已而怪其狀甚偉非人臣之度使人逐之而

主父馳已脫關矣審問之乃主父也秦人大驚主父所以入秦者

欲自畧地形因觀秦王之為人徐廣曰元年以公子勝為相封平原二年主父

行新地遂出代西遇樓煩王於西河而致其兵三年滅中山遷其

王於膚施徐廣曰在上郡起靈壽徐廣曰在常山北地方從代道大通還歸行賞大赦

置酒脯五日封長子章為代安陽君章素侈心不服其弟所立主

父又使田不禮相章也李兌謂肥義曰公子章彊壯而志驕黨眾

而欲大殆有私乎田不禮之為人忍殺而驕二人相得必有謀

陰賊起一出身徼幸夫小人有欲輕慮淺謀徒見其利而不顧其

害同類相推俱入禍門以吾觀之必不久矣子任重而勢大亂之

所始禍之所集也子必先患仁者愛萬物而智者備禍於未形不

仁不智何以為國子奚不稱疾毋出傳政於公子成毋為怨府毋

為禍梯肥義曰不可昔者主父以王屬義也曰毋變而度毋異而

慮堅守一心以歿而世義再拜受命而籍之今畏不禮之難而忘

吾籍變孰大焉進受嚴命退而不全負孰甚焉變負之臣不容於刑諺曰死者復生生者不愧吾言已在前矣吾欲全吾言安得全吾身且夫貞臣也難至而節見忠臣也累至而行明子則有賜而忠我矣雖然吾有語在前者也終不敢失李兌曰諾子勉之矣吾見子已今年耳涕泣而出李兌數見公子成以備田不禮之事異日肥義謂信期曰公子與田不禮甚可憂也其於義也聲善而實惡此爲人也不子不臣吾聞之也姦臣在朝國之殘也讒臣在中主之蠹也此人貪而欲大內得主而外爲暴矯令爲慢以擅一旦之命不難爲也禍且逮國今吾憂之夜而忘寐飢而忘食盜賊出入不可不備自今以來若有召王者必見吾面我將先以身當之無故而王乃入信期曰善哉吾得聞此也四年朝羣臣安陽君亦來朝主父令王聽朝而自從旁觀窺羣臣宗室之禮見其長子章

儼然也及北面爲臣誥於其弟心憐之於是乃欲分趙而王章於代計未決而輟主父及王游沙丘異宮公子章卽以其徒與田不禮作亂詐以主父令召王肥義先入殺之高信卽與王戰公子成與李兌自國至乃起四邑之兵入距難殺公子章及田不禮滅其黨賊而定王室公子成爲相號安平君李兌爲司寇公子章之敗往走主父主父開之成兌因圍主父宮公子章死公子成李兌謀曰以章故圍主父卽解兵吾屬夷矣乃遂圍主父令宮中人後出者夷宮中人悉出主父欲出不得又不得食探爵穀而食之慕母遂曰穀爵

也二月餘而餓死沙丘應劭曰武靈王葬代郡靈丘縣主父定死乃發喪赴諸侯是時

王少成兌專政畏誅故圍主父主父初以長子章爲太子後得吳娃愛之爲不出者數歲生子何乃廢太子章而立何爲王吳娃死愛弛憐故太子欲兩王之猶豫未決故亂起以至父子俱死爲天

下笑豈不痛乎徐廣曰或無此十四字主父死惠文王立立五年與燕鄭易徐廣曰皆屬涿

郡鄭音莫八年城南行唐徐廣曰在常山九年趙梁將與齊合軍攻韓至魯關下及

十年秦自置為西帝十一年董叔與魏氏伐宋得河陽於魏秦取

榎陽杜預曰太原晉陽縣南榎陽城也十二年趙梁將攻齊十三年韓徐為將攻齊公

主死十四年相國樂毅將趙秦韓魏燕攻齊取靈丘與秦會中陽

十五年燕昭王來見趙與韓魏秦共擊齊齊王敗走燕獨深入取

臨菑十六年秦復與趙數擊齊齊人患之蘇厲為齊遺趙王書曰

臣聞古之賢君其德行非布於海內也教順非洽於民人也祭祀

時享非數常於鬼神也甘露降時雨至年穀豐熟民不疾疫聚人

善之然而賢主圖之今足下之賢行功力非數加於秦也怨毒積

怒非素深於齊也秦趙與國以疆徵兵於韓秦誠愛趙乎其實憎

齊乎物之甚者賢主察之秦非愛趙而憎齊也欲亡韓而吞二周

故以齊餘天下恐事之不合故出兵以劫魏趙恐天下畏已也故

出質以為信恐天下亟反也故徵兵於韓以威之聲以德與國實

而伐空韓臣以秦計為必出於此夫物固有勢異而患同者楚久

伐而中山亡今齊久伐而韓必亡破齊王與六國分其利也亡韓

秦獨擅之收二周西取祭器秦獨私之賦田計功王之獲利孰與

秦多說士之計曰韓亡三川魏亡晉國市朝未變而禍已及矣燕

盡齊之北地去沙丘鉅鹿斂三百里韓之上黨去邯鄲百里燕秦

謀王之河山間三百里而通矣秦之上郡近挺關至於榆中者千

五百里秦以三郡攻王之上黨羊腸之西句注之南非王有已踰

句注斬常山而守之三百里而通於燕代馬胡犬不東下昆山之

玉不出此三寶者亦非王有已王久伐齊從疆秦攻韓其禍必至

於此願王孰慮之且齊之所以伐者以事王也天下屬行以謀王

評按國策作行
大事記云行者行
之謂非謂也
又按此雖以秦之
趙魏之然天下大勢
必至於此非若他人
徒以虛聲恫喝語後
音

也燕秦之約成而兵出有日矣五國三分王之地齊倍五國之約而殉王之患西兵以禁彊秦秦廢帝請服反高平根柔於魏徐廣曰紀年云

魏襄王四年改陽曰河雍向曰高平根柔一作槐柔一作平柔反至分徐廣曰一作王公亞音胡鼎反先俞於趙徐廣曰爾雅曰西俞鴈門是齊之

事王宜為上佼而今乃抵罪臣恐天下後事王者之不敢自必也願王孰計之也今王毋與天下攻齊天下必以王為義齊抱社稷

而厚事王天下必盡重王義王以天下善秦秦暴王以天下禁之

是一世之名寵制於王也於是趙乃輟謝秦不擊齊王與燕王遇

廉頗將攻齊昔陽取之杜預曰樂平治縣有昔陽城十七年樂毅將趙師攻魏伯陽

而秦怨趙不與已擊齊伐趙拔我兩城十八年秦拔我石城地理志云右北

平有石城縣王再之衛東陽決河水伐魏氏大潦漳水出魏冉來相趙十

九年秦敗我二城趙與魏伯陽趙奢將攻齊麥丘取之二十年廉

頗將攻齊王與秦昭王遇西河外徐廣曰年表云與秦會池池二十一年趙徙漳水

武平西二十二年大疫置公子丹為太子二十三年樓昌將攻魏

幾不能取十二月廉頗將攻魏取之二十四年廉頗將攻魏房子

徐廣曰屬常山拔之因城而還又攻安陽取之二十五年燕周將攻昌徐廣曰屬齊郡

城高唐取之與魏共擊秦秦將白起破我華陽得一將軍二十六

年取東胡歐代地二十七年徙漳水武平南封趙豹為平陽君戰

策曰趙豹平陽君惠文王母弟河水出大潦二十八年藺相如伐齊至平邑罷城北九

門大城燕將成安君公孫操弒其王徐廣曰年表云是燕武成王九年二十九年秦韓

相攻而圍闕與趙使趙奢將擊秦大破秦軍闕與下賜號為馬服

君三十三年惠文王卒太子丹立是為孝成王孝成王元年徐廣曰平原君

也秦伐我拔三城趙王新立太后用事秦急攻之趙氏求救於齊

齊曰必以長安君為質兵乃出太后不肯大臣彊諫太后明謂左

右曰復言長安君為質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觸龍言願見太后

太后盛氣而胥之入

胥猶須也穀梁傳曰胥其出也

徐趨而坐自謝曰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見久矣竊自恕而恐太后體之有所苦也故願望見

太后太后曰老婦恃輦而行曰食得毋衰乎曰恃粥耳曰老臣聞

者殊不欲食乃強步日三四里少益嗜食和於身也太後曰老婦

不能太后不和之色少解左師公曰老臣賤息舒祺最少不肖而

臣衰竊憐愛之願得補黑衣之缺以衛王宮昧死以聞太后曰敬

諾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未填溝壑而託之太后曰

丈夫亦愛憐少子乎對曰甚於婦人太后笑曰婦人異甚對曰老

臣竊以為媼之愛燕后賢於長安君太后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

之甚左師公曰父母愛子則為之計深遠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

為之泣念其遠也亦哀之矣已行非不思也祭祀則祝之曰必勿

使及豈非計長久為子孫福繼為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公曰今

三世以前至於趙主之子孫為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微

獨趙諸侯有在者乎曰老婦不聞也曰此其近者禍及其身遠者

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侯則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

挾重器多也今媼尊長安君之位而封之以膏腴之地多與之重

器而不及今令有功於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老

臣以媼為長安君之計短也故以為愛之不若燕后太后曰諾恣

君之所使之於是為長安君約車百乘質於齊齊兵乃出于義聞

之曰人主之子骨肉之親也猶不能持無功之尊無勞之奉而守

金玉之重也而況於予乎齊安平君田單將趙師而攻燕中陽

徐廣曰一拔之又攻韓注人拔之二年惠文后卒田單為相四年王夢衣

偏褰之衣乘飛龍上天不至而墜見金玉之積如山明日王召筮

史敢占之曰夢衣偏褰之衣者殘也乘飛龍上天不至而墜者有

氣而無實也見金玉之積如山者憂也後三日韓氏上黨守馮亭
使者至曰韓不能守上黨入之於秦其吏民皆安為趙不欲為秦
有城市邑十七願再拜入之趙財王所以賜吏民王大喜召平陽
君豹告之曰馮亭入城市邑十七受之何如對曰聖人甚禍無故
之利王曰人懷吾德何謂無故乎對曰夫秦蠶食韓氏地中絕不
令相通固自以為坐而受上黨之地也韓氏所以不入於秦者欲
嫁其禍於趙也秦服其勞而趙受其利雖彊大不能得之於小弱
小弱顧能得之於彊大乎豈可謂非無故之利哉且夫秦以牛田
之徐廣曰一水通糧蠶食上乘倍戰者裂上國之地其政行不可與為
無此字難必勿受也王曰今發百萬之軍而攻踰年歷歲未得一城也今
以城市邑十七幣吾國此大利也趙豹出王召平原君與趙禹而
告之對曰發百萬之軍而攻踰歲未得一城今坐受城市邑十七

此大利不可失也王曰善乃令趙勝受地告馮亭曰敝國使者臣
勝敝國君使勝致命以萬戶都三封太守千戶都三封縣令皆世
世為侯吏民皆益爵三級吏民能相安皆賜之六金馮亭垂涕不
見使者曰吾不處三不義也為主守地不能死固不義一矣入之
秦不聽主令不義二矣賣主地而食之不義三矣趙遂發兵取上

黨漢書馮奉世傳曰趙封馮亭為華陵君與趙將括距秦戰死於長平宗族由是分散或在趙
在趙者為官師將官師將子為代相及秦滅六國而馮亭之後馮無擇馮去疾馮劫皆為秦
將相焉漢興馮唐即代相之子也上廉頗將軍軍長平七年廉頗免而趙括代

將秦人圍趙括趙括以軍降卒四十餘萬皆阬之王悔不聽趙豹
之計故有長平之禍焉王還不聽秦秦圍邯鄲徐廣曰武垣令徐廣曰

武垣縣本傅豹王容蘇射率燕眾反燕地趙以靈丘封楚相春申君

八年平原君如楚請救還楚來救及魏公子無忌亦來救秦圍邯
鄲乃解十年燕攻昌壯徐廣曰五月拔之趙將樂乘慶舍攻秦信梁

軍破之徐廣曰年表云新中軍也太子死徐廣曰是年周赧王卒或者太子云天子乎而秦攻西周拔之徒父

祺出十一年城元氏地理志常山有元氏縣縣上原武陽君鄭安平死徐廣曰故秦將降趙也

伐其地十二年邯鄲屠燒徐廣曰庫廐之名音膾也十四年平原君趙勝死十五年

為趙王酒還歸報燕王曰趙氏壯者皆死長平其孤未壯可伐也

王召昌國君樂間而問之對曰趙四戰之國也其民習兵伐之不

可王曰吾以衆伐寡二而伐一可乎對曰不可王曰吾即以五而

伐一可乎對曰不可燕王大怒羣臣皆以為可燕卒起二軍車二

千乘栗腹將而攻鄣卿秦將而攻伐廉頗為趙將破殺栗腹虜卿

秦樂間十六年廉頗圍燕以樂乘為武襄君十七年假相大將武

襄君攻燕圍其國十八年延陵鈞徐廣曰代郡有延陵縣率師從相國信平君助

魏攻燕秦拔我榆次徐廣曰在太原三十七城十九年趙與燕易土以龍兒

汾門徐廣曰在北新城臨樂徐廣曰方城有臨鄉與燕燕以葛武陽徐廣曰葛城在高陽平舒徐廣曰在代郡與趙

二十一年秦拔我晉陽二十一年孝成王卒廉頗將攻

繁陽徐廣曰在頓丘取之使樂乘代之廉頗攻樂乘樂乘走廉頗亡入魏子

偃立是為悼襄王悼襄王元年大備徐廣曰一作修魏欲通平邑中牟之道

不成二年李牧將攻燕拔武遂方城徐廣曰武遂屬安平秦召春平君因而留

之泄鈞為之謂文信侯曰春平君者趙王甚愛之而郎中妬之故

相與謀曰春平君入秦秦必留之故相與謀而內之秦也今君留

之是絕趙而郎中之計中也君不如遣春平君而留平都春平君

者言行信於王王必厚割趙而贖平都文信侯曰善因遣之徐廣曰年表云

太子從質秦歸城韓臯三年龐煖將攻燕禽其將劇辛四年龐煖將趙楚魏

燕之銳師攻秦蕞徐廣曰在新豐不拔移攻齊取饒安徐廣曰在勃海又云饒屬北海安屬平原五年傳

抵將居平邑慶舍將東陽河外師守河梁六年封長安君以饒魏

與趙鄴九年趙攻燕取狸陽城兵未罷秦攻鄴拔之徐廣曰今饒陽在河間又年表曰拔

關與鄴九城悼襄王卒子幽繆王遷立幽繆王遷元年徐廣曰又云湣王世本云季成王丹生悼襄王偃偃

生今王遷年表及史考趙遷皆無論城柏人二年秦攻武城徐廣曰年表云秦攻我平陽扈輒率師救之軍

敗死焉三年秦攻赤麗宜安守牧率師與戰肥下却之封牧為武

安君四年秦攻番吾李牧與之戰却之五年代地大動自樂徐以

西徐廣曰一作除北至平陰臺屋墻垣大半壞地圻東西百三十步六年大

饑民謔言曰趙為號秦為笑以為不信視地之生毛七年秦人攻

趙趙大將李牧將軍司馬尚將擊之李牧誅司馬尚免趙忽及齊

將顏聚代之趙忽軍破顏聚亡去以王遷降八年十月邯鄲為秦

淮南子曰趙王遷流於房陵思故鄉作為山水之謳聞之者莫不流涕

太史公曰吾聞馮王孫曰趙玉遷其母倡也徐廣曰列女傳曰邯鄲之倡嬖於悼襄

王悼襄王廢適子嘉而立遷遷素無行信讒故誅其良將李牧用

郭開豈不謬哉秦既虜遷趙之亡大夫共立嘉為王王代六歲秦

進兵破嘉遂滅趙以為郡

善其好義遂成
博學不墮



法入丁天夫共在

六六



